

藝文中國

● 期 四 第 ● 卷 五 第 ●

953.C.12

本期要目：

詩歌的嬗變形態(論文) 吳櫻子

散步鄉野(散文) 彌提佛作
何漫譯

密魔崖(散文) 歐陽斐亞

成人的悲哀(詩) 查顯林

秋之實(詩) 王 攻

天花(小說) 麥 靜

秋天的微笑(小說) 左 金

怨(小說) 紀 瑩

太陽(戲劇) 蘆荻譯



• 像刻木德都家說小名界世 •

號 月 二 十

28

• 行 發 版 出 社 藝 文 國 中 •

華北文化書局總局廣告!!!

本局為應時代之要求，供社會之需要，發行武德報社出刊之各項雜誌，內容豐富，措詞簡明，無論何人讀之，無不感覺興趣百倍，愉快非常，久為一般好讀者歡迎訂閱，刊物內容取材新穎豐美，舉凡各方政情，世界大勢，以及文獻，典故，名人軼事，各地風土人物，東方道德，暨文事武備，技藝美術，並最近歐洲戰況等，無不應有盡有，包羅萬象，誠為現代文化進化中不可少讀之刊物也。凡不堪為時代之落伍者，應各手執一冊，非但可以增廣見聞，抑且可以輔助學識之增進，本局為普遍週知起見，特印發此項廣告俾讀者易於訂閱，茲將書目，價值，暨總局，分局地點分別列後。

計開

- 一、國民雜誌 每冊五角 時事畫報 每冊五角
- 一、婦女雜誌 每冊四角 兒童畫報 每冊二角
- 一、北京漫畫 每冊二角五

華北文化書局各分局地址一覽表

局處	住在地	局處	住在地
天津分局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徐州分局	徐州市公園前巷二號
冀東分局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燕京分局	通州城內西大街五七號
保定分局	保定國公街十三號	邯鄲分局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石門分局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順德分局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濟南分局	濟南城內石宰門街十七號	開封分局	
青島分局	青島濟寧支路二號	運城分局	
烟台分局	烟台南南鴻街九一號	新鄉分局	
臨汾分局	臨汾城內東大街六九號	厚和分局	厚和民市南街五號
太原分局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豐鎮分局	豐鎮城內曹碾灣路十八號
張家口分局	張家口新民大街二道井巷一〇	大同分局	陳國禮大同城內東大街九二號

中·國·文·藝

第五卷·第四期

十二月號

·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

專載

德蘇戰今後之觀測

赤軍不能再起

德軍第二目標在於英本土

德國四百萬大軍，以戰車數千輛為先鋒，並有遮蔽天日之空軍為之掩護，現已逼近距離莫斯科百公里地點矣。史太林所最信賴而依為最後壁壘的提摩希安克軍，被德軍圍在維亞斯馬與布利安斯克兩地區的包圍圈內，恰像網中之魚。德軍先鋒部隊，已向莫斯科以破竹之勢，進擊不已，北方的伏羅希洛夫軍，已瀕於潰滅，僅孤守列寧格勒作困獸之鬥。南方戰線，被人席捲亞速夫海岸的布喬恩努伊軍，已消滅至於體無完膚了。德國新聞長官戴特禮氏所聲明的「蘇聯主力已被殲滅」的消息，可以說已然為事實所證明。然而今後的德蘇戰，究竟將要有怎樣的動向呢？

我們先從德蘇戰的現況來檢討。攻陷斯摩稜斯克，德蘇開戰以來約兩月餘而呈一時停頓狀態的德軍，一面形成若干包圍鐵環陣，一面復行兵員之整備，對裝甲車之修理，武器彈藥之補給，兵站路之確保，一鼓作氣地準備着下期作戰，此間在北方則企圖列寧格勒之完全包圍，在南方則企圖基輔之完全包圍，使赤軍之注目，集於南北戰線。等到完成那赤軍無隙可乘的準備以後，便

突然進行了這一次雄渾巧妙的中部大殲滅作戰。

據希特勒總統三日所舉行的演說稱：「赤軍在此次作戰開始之前，已喪失捕虜二百四十萬，飛機一萬四千餘，戰車裝甲車一萬七千五百，砲二萬一千餘。」云云，又照他在這次演說裏正直宣稱的說：在進行德蘇戰之前，若按德方的預料，則認為蘇聯能使用於第一線的飛機與戰車，至多不過六七千，由其實際戰鬥來看，對於其武器之夥，不禁為之一驚，這似乎是事實。就是從那個人所共許為世界第一的陸軍國法蘭西的慘敗情形來看，這次赤軍發揮其可以在戰史上劃一新記錄的抵抗力一事，也算確實可觀的。

然而不能抵禦那動員一千萬，在第一線至少配備了四百萬大軍的德國之猛擊，與希特勒之天才的統帥，到底將平日訓練好的兵員，喪失了大半，戰車也喪失了七八成，飛機也損失五分之四，轉落於僅達千餘機之勢，其戰力之損耗，可以說已瀕於崩潰了。敏於見機之希特勒總統敢行此次大作戰，終於將蘇聯最後指望

的莫斯科正面的提摩希安克軍，包圍在兩個鐵環裡而獲得成功了。

被包圍的赤軍，據說爲七十個師團，所以至少也是百萬以上的大軍吧。像這樣，已使戴特禮新聞長官發表的所謂「德蘇戰事實上業已終了」的公言成了定論，不過，他所說的「德蘇戰事實上業已終了」，是怎樣的意義呢？希特勒總統的此次蘇聯作戰，是堂堂履行所謂從速殲滅敵軍的作戰常道的。其第一目標並不在於土地之佔領，這一點應該注意的。因爲是一方面堅決期待敵軍殲滅，一方面進行偉大的此次作戰，所以不是單以攻下莫斯科爲第一目標。但一方面使敵軍消耗，一面進佔戰略的要衝，這也是戰略常識。所以如果把過去二十年間造成的赤軍予以殲滅，那麼莫斯科的攻畧，總可以認爲不是特別重大的問題了。爲什麼呢？因爲喪失了已經訓練的士兵，損失了近代武器，以及主要的軍事工場與戰時必要物資，大半落於人手的蘇聯，任其人口多麼衆多，那麼即使集合囚犯婦孺，以及老人等來看，編成可以進行近代戰爭的百萬精銳軍，至少在未來十年或二十年也不能作到。

進行其餘的蘇聯土作戰，與近東作戰，另外以百萬兵力便可够用。所以總計以二百萬陸軍，就足可應付一切。這樣看來，在

現在的動員兵力一千萬之中，便有使其大部分歸還的餘裕而將背後赤狼消滅的德國，無後顧之憂，始可舉其空軍全部，防備此法，恐將來恐怖一定要進行本格的英本土轟炸作戰，若按前此的全部機數，或將達數千架之夥。但同時數百架飛機，相連的大轟炸，是不進行的。就是這樣，被那不間斷的德國空炸，與潛水艦所破壞，而本國艦船陷於不能由本國來修理的境地的今日英國的困窮，恐怕要超乎想像之外了。這樣一來，不待上陸作戰，英國的滅亡也已洞若觀火。德國對蘇聯佔領地的工作，似乎準備撤廢關稅，與土地私有的政策，獲得歐俄大半的德國，總動員其技術與勞力，向建設新歐洲邁進。其結果如何，縱不問之於德人，亦可知其大概了。一九四〇年一月號的外事月刊(Foreign Affairs)上，號稱美國第一蘇聯通的霍巴氏，曾發表結論說：「如果對蘇聯供給機械設備，與技術力，整備鐵路，那麼德國所必要的煤油，穀貨，錳，木材，一切便都充足，所缺乏者，僅僅橡皮與錫而已。蘇聯的資源，與德國的技術合作之日，則其強大鞏固，即使美國參戰，扶助英國也無能爲力了！」這幾句話是我們十分相信的。

本期內容

中國文藝第二十八期

·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

特 載

赤軍不能再起

(二)

論 文

詩歌的變態形態

吳櫻子 (六)

譯界漫譯

木村毅著
馬雲超譯 (一一)

世界文學家木刻像(都德)

聞青 (一五)

散 文

小花貓

德玉葆 (一六)

城邊草外二章

雨辰 (一九)

嘎貝爾斯日記

嘎貝爾斯作
山風譯 (二一)

雨

岳倫 (二四)

散步鄉野

彌提佛作
何漫譯 (二六)

花露

燕弟 (二九)

我將離你而去

傅冷沙 (二九)

密魔崖

歐陽斐亞 (三〇)

詩 歌

雨中度黃昏（外一章）……………陳蕊蕊（四七）

成人的悲哀……………查顯琳（四八）

詩兩章……………聞青（四八）

秋之實……………王玫（四九）

小 說

天花……………麥靜（五〇）

秋大的微笑……………左金（五四）

幸福之谷……………羅明譯（五八）

論述輯（一）……………茨（六一）

怨……………紀瑩（六二）

結婚戒指……………哲西譯（七〇）

咆哮山莊（續）……………愛密黎·勃朗特著
林·栢·譯（七七）

論述輯（二）……………茨（八〇）

讀「沉淵」……………林茨（八一）

「報告」與「朗誦」詩……………林天青（八三）

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羊舌（八五）

柴霍夫日常生活種種……………王志襄（八六）

文壇短訊……………魏薇（八七）

戲 劇

太陽……………蘆荻譯（八八）

「四一劇社」成立會觀禮記……………林仔（九一）

編者話……………編者（九五）



詩歌的嬗變形態

· 吳樓子 ·

——美的文學之研究之一——

「文學」不是「文化」，雖「文化」或可包括「文學」，但是「文學」之發生，却遠在「文化」之發生以前。

「文學」之定義，又可分為廣義的與狹義的兩種。廣義的「文學」是指所有文字的組成的篇什，都算作文學，狹義的文學則是專指「純文學」而言，「純文學」亦便是「美的文學」。中國在很早的時候，便有「文」與「筆」的分別。「文」便是我們所說的純文學，美的文學，內中可包括詩歌，散文，散文詩……等等。「筆」則是與「文」恰相對的非純文學，只是文字的組成，用來表達一切意義，如公文，書簡……等等屬之。

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便是所謂「文」。

首先要承認的，沒有文字，人類絕對不會有今日的文化，更不會使文學進步到如此的境地。同時却更要注意的，文字雖是如此的厥功甚偉，但是文學的發生却早遠在文字的發生以前，這是必須要認

清楚的。

人類在原始生活的時代中：咿咿呀呀，便有一種自然發生的「天籟」，這個時候，甚至於他們還未必能够以語言來表達意思，但是他們却早能够發生這種自然的「天籟」。

如 Mary Olivier Dumplings 掩面而歌——

Aw, dany di-Doomplin,

Di-Doomplin, ee-Doomplin,

Diany, dany dy-Doomplin,

Dy-Doomplin daay.

我們相信，在起初的時候一定會有的。

中國的古代文獻甚少，空有如許長時的文化，但是我們却很難追溯到有史以前的文學遺產，這是很遺憾的。我們相信或者亦是逃不出上述的範疇的。在「呂氏春秋」中，曾有「葛天氏樂歌八闕」之目。「葛天氏之民」，在後世講起來，已經是十分遼遠的了。但是「樂歌八闕」亦只是在「呂氏春秋」中存目，却未能認真的找到原詞，原譜，這真是十分可惜的。

講到「葛天氏樂歌八闕」，我們却又要補充一下。根據一部分學

者的研究，人類文明的進程是先有天籟，而後才有人籟——人先唱着
一種單純的歌調，始漸有語言。另一方面人類先試着描繪所見的與所
接觸的景物，然後始逐漸有文字。文字與語言，殊途同歸，匯合以
後，才有一切的文學作品產生出來。這一些數見不鮮的理論，頗有
在這裡一加重述的須要，對於我們對美的文學的整理上，是很有幫助
的。遠古如葛天氏之民，他們已有樂歌，那是十分可能的。

二

當一些原始的人們在曠野中發現了一種有規則的聲音來表示他所
感覺的，同時更很神秘地會使他的夥伴亦發生着相同的感覺，這便是
人類一種最大的發明的起源。聲調已爲人類所認識，於是乎「音樂之
母」便走到了人類的聲音裡來。在多少萬年以前，原始的世界上也
沒有人類，只有杜鵑和一些不知名的鳴禽棲息在荒林間。這時候，杜
鵑和一些不知名的鳴禽已經會唱出了很美的音調，和現在它們唱的是
一樣的好聽。但是它們只能唱，却不能自己領畧，更談不到整理。人
類却於這種自然的聲音發生之後，同類能互相發生心理上的共鳴，
又能加以整理，於是便能造成更好的更複雜的聲音來。這是人類文明
之所以發生的最大原因，同時亦便是人類之所以能高出於萬物之處。
「音樂之母」才發生的時候，本是沒有意義的。從沒有意義，才
逐漸的產生出意義來。從此，歌唱與思想互相結合，而「詩」亦便於
是乎產生，並且能立即變成一種帶有魔術意味的東西，能够使人類受
其感動。

詩本是依存於音樂而生的。但是到詩發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階段以
後，它却又拋去音樂而獨立。原是歌，以後便成了詩。有如中國後
世的「詞」本來是能唱的；但是到清朝的「納蘭性德」的「自度曲」
却只能念而不能唱，而其價值却仍能存在，同是一樣的情形。詩要傳
統下去，獻身於時代，表現那個時代，並影響以後的時代，這是詩的

重要特性。人們覺得字放在循環的音節裡，不僅是悅耳，而且也很容
易記住。以後，雖是把音調忘記了，但是還能繼續記得它的字句，這
是詩之所以流傳的最大原因。同時，因爲有音節的字句便容易記得，
所以凡是他們想記住的字句，便都使它有了音節。所以詩不僅僅抓住
了現在，而且也顧到了過去與將來。藝術的傳統便是這樣的形式沿習
下來的——文學的生命亦便於此萌芽，雖然也可以這亦正是它後來的
致命傷。詩的本身本是至美的，但是後來却墮入了人爲的事蹟與思想
的渣滓，正如一塊完好的璞玉，却被匠人加上了醜陋的漆飾，雕刻，
以後再沒有法子來洗淨，再沒有法子使它把瑕玷完全褪去。

在歐洲古代 *Tolantio Seas* 的傳說，當他們的鋼條打着敵人，
或是爲敵兵所打，便會發出了一種一般的短歌，後此却便不復能如
此簡單。但是現在音節已和記憶混在了一起，藝術顯示出了它與記
憶傳統關係，詩不僅僅得到了時代的永久性，堅持性，神聖性；它
更把隨口吐露的形式加以改換，可以記載了年代久遠的戰績與哲言，
比石與銅更來得永垂不朽。如「尚書」中「堯典」，「湯誓」，以
及「湯之盤銘」等等，都是有音韻與音節可尋的。再如歐洲古代的
Bilatu 中的

Wirked hurga beieft Jone
Though the hurga self leach none

其中詩的意味固然保留，但是却亦變得更具有聯想與分析。其思想之
所以能遺傳下來，便是因爲音節美麗的原故。

三

荷馬 *Homer* 已經把他的觀念一大半當作夢看，但是夢才是人世間
最美麗的東西，因此詩人寧可以把夢幻想作真的。所以人類的知識是
如蛇殼一般的一層一層的蛻脫而去；而人們却還要把它裝成一個美麗
的容殼。從來沒有比無用後還要可貴過——

The gods are forgotten in Morvan of the Jews

The sun shines clearly and gentle is the day.

Like snow from summer comes, like mist upon the fens,

The lowly gods of Iorque are van-hel-away!

但是這並不是從詩裡來的。因為很快的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答案——

Paganisme unioyey, san, nioy? On le dit.

Mais Pan fait bas uoyeu, ut la S'tene emt,

同樣的，因自身的關係，從需要知識以至於馳騁幻想，却還用得着明確與暗喻，這便是應用着「此類似彼」的藝術，雖則一轉念就會明瞭，但仍常常很多最深奧的詩歌的異常簡單的基礎。這些一方面表明了詩的「技術」的進步；但其素質却亦變劣了。

四

詩從沒有比 *Aeschylus* *dramas* 與 *莎士比亞* 等幾個時期更偉大過。在他們的時代裡，以前較為野蠻的時期的生命刀鋒足以激發心中新的精練處，而新的精練正可以鎮定着，可是舊的却亦沒有病萎。但是到後來，人們想得更多，而已比較不如以前之熱烈的做着和感到。前此的精爽逐漸消滅，而有些巨技亦凋萎了起來。詩劇變成了一種沒有精彩的東西；散文的傳奇取得了史詩的位置；洋洋數千行的詩漸漸不見，加之還可以聽到 *Calpurnius* 或 *Pas* 的呼聲，宣告着長詩根本的意義便是一大差誤。

詩從這一世紀到另一世紀間合理的演化並不像這樣的顯著或統一。不斷的新技術會從似乎死了的老根裡生出來；可是總覺到是緩緩的上到了秋季。雖然或許會有聖馬丁的夏天 *St. Martin's summer*，或是 *Alexa* *dring* *See*，那時又回復到了舊式的詩的春天，似乎又判了一個世界的偉大時期，依樣的明媚鮮妍——從 *Moritz* *Op* *Hilf* 的書中，*Argo* 又向着

O *Jefus* 駛行，自然在 *Therontis* 與 *W.* 的眼裏充分的顯示出它的可愛——但是在綠蔭森森的美景間却已潛伏着了初秋的氣味。在人類的記憶中這樣的經過已發現了兩次，一次是希臘與羅馬時代一次便是近代。

散文是詩的最大敵人，雖是比較不太華麗一點，但却極其適於實用，更迅速的趕得上理智的進步。沒有思想，詩將永遠不能達到它的最高點。因之，遂使我們的生活與詩都日趨於散文化。更有介於詩與散文之間的一種特別的東西，便是「散文詩」，它有詩的意境與美，但是却採用了散文的形式。

五

任何一種東西，都有其傳統的因果關係存在。我們不能承認了現在的而忽略了過去的；而亦不能只承認過去的，便否認現實。同時，任何一種既成的現象，亦便是不加更改的事實。我們不能詛咒前者影響了後者的發生，更不能因了後者的發生否定了前者的存在。因為，沒有前者，便不會使後者變成如此的現狀；而同時，亦正因爲有了後者，才使前者的地位固定。荷馬以前如果沒有詩人，那麼便決沒有荷馬；沒有古詩十九首，亦便不會產生近體詩。前者影響後者；後者又使前者的存在更爲固定。這便是傳統的發生，詩的來源亦是如此，這是勞不可破的定例。

但是亦便因爲如此，才使詩歌蒙受了莫大的創傷。

有人嘆着 *Homers* *suffice* *all* *nein* 但是也有詠着——

Thun *fame* *vaa* *ch* *ap* *and* *the* *first* *corner* *ahead*

And *they* *have* *hepl* *is* *since* *by* *being* *dead*.

所以這種不平的嘗試使文學不成其爲文學，更說不到生命。只有很少很少的偉大者才能成功。

已經死去了多少的詩人，又從墳墓裡鑽了出來，坐在活跳的現代詩

人的旁邊，歌唱着他的絕句，這真是令人氣憤得沒有辦法的事。因為蘇東坡作了一篇「范增論」，却害得後世的讀書人費了多少的工夫去模仿，去效顰，以致發生了多少的胡說八道的文章。這都是前人給後人的不良影響。在與此相同的情形下，使詩的進程蒙受了極大的致命傷，但是却無法避免。

再如Hercules代替了Paris, Hardra代替了Tandis 文明一步步的成熟，人類更感到他們的感想，更想到他們的思想，這亦不是一種新的進化，這在遠古人類未開化時早便是如此的。

除了他們盛怒之時以外，什麼都不曉得；這是他們的短處，亦是他的長處。這是一種很大的力量。C'est le grande force de n. pas comprendre. 當他們經過田野的時候，可聽到隨意很快地狂呼着的

那首歌謠——

Is there my room at your head, Samder?

Is there my room at your feet?

Is there my room at your side, Sauder?

Where fair, fair, I wad deap?

與那首不稍減色的，深慮的回響

O waz way but I've be bornie.

A bird, byre while it is raw,

But when it's all, it rarch canid.

And farthi awa, like the morning dew.

民謠的時期差不多已全過去了。這是幻滅已經在阻滯着思想。

無論政治家如何的宣稱，W. G. Owe仍寫他的直可使維多利亞人都會迷惑的句子——

I have perceived much vanity.

In the hearts of the chat kept our courage straight.

我們可以看到人爲的斧鑿痕跡之表現。越是如此，越是反應着人類心

理的不滿足。不信任理智的反而算作有理智性；幻想着文學許能復興，假如他是學到了沒有感覺。

Doch jetzt ist all's wie verstorben,

Das ist ein Drang, ein Noß!

Getorben ist der Herrgott oben,

Und unter ist der Teufel lot.

Und all's rakont so graulich rube,

So krusver wirt und worsch und kelt,

Und ward nicht das Tischchen lege,

So gab es nirgends einen Halt.

在事實上我們的創作文學已經降至完全爲此種遺留情緒所做成的小說，詩歌與戲劇。

用遺留情緒來繁衍我們現在的詩，那真是一條再蠢不過的死路。作中國詩，假如你創造了一個比較新的句子，那麼便一定會有人譏諷你是不典切，沒有出處。但是用古時的情緒，來反映現在的時代，怎麼能够？這又是前面所說的已死去多少年的詩人又從墳墓裡爬出來作怪的那一句話。

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現在人如欲作一首歌詠單相思的古近體詩，非從此套換不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又何德於我哉！

這相傳是唐虞時代的民間作品。但是觀其意境辭句，頗似偽託。現在我們姑不究其本身之真偽；即令現在有人因襲這個情緒來作一首詩，豈非大逆不道之甚了？

Miss Isha-ku 把我們的世界這樣的說着——

Grey horse and grey horse and after that grey horse,

Another horse as grey and swag and still:

And old fat head of playing with a mouse,

A sick child of chasing down the hill,

Shut is and hurry, tight, fast and slow.

I'm fat and merry face, so wry all,

Why do you hurry? where is there is get?

Why are you shouting I Who is there to call?

這簡直是在作着悲鳴了。但是反乎此，納粹的黨歌便是我們所應絕對稱頌的了麼？

六

總之，詩歌之所以發生，是十分偶然而又決非偶然的事。它的進程是由天然的音韻作始基，然後輔以語言與文字，而後漸有了循環美麗的音節，於是乎詩歌便成長了起來。

詩有一最不可避免的創傷便是傳統的影響，但是這却是不能補救的。反之，如沒有傳統的影響，或者今日的一般美的文學還不一定能否進步到了今日的田地。

其次，因了人類的聰明，給了它以種種的技術的修飾，以致它反倒更變劣了它的素質。中國詩由古詩變為近體，又由近體變化出詞，曲等。最起初都是一塊自然產生的璞玉，但是到後來却都因了人工的琢磨而弄得反倒更醜陋了。這既同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那麼亦便不是少數人的力量所可以矯正的事。少數人的責任只是先把過去的歷史逐步的認清，加以整理，使得它走起未來的路時，更容易，更正當。同時，期待新型的東西再由大眾創造出來。過去的舊物的整理，或者可以給未來的東西的產生以什麼幫助；反之，如要以少數人的力量來創造什麼，那倒恐怕要失敗了。今日美的文學晦暗，大概亦只是暫時的罷。

批評輯

蘆 焚

他骨子裡是一位極認真的人，認真到倔強和笨拙的地步，他的理想敵不過冷酷無情的事實，於是他的同情為忿恨與諷刺。他並不是一位善諷刺者，他離不開那股揮下人的老實本分。讀蘆焚頗近似讀 *Hercules*，我們時時覺得在沉悶的氣壓中，有窒息之苦。……蘆焚在沉著之中能輕快，而蘆焚却始終是沉著。……因為這個原故，讀蘆焚總比讀蕭軍費力。蕭軍的好處馬上可以吸引讀者注意，蘆焚的好處是要讀者費一番掙扎纔能察覺的。他愛描寫風景人物甚於說故事。在寫短篇小說時他仍不免沒有脫除寫遊記和描寫類散文的積習。

——孟實——同 前——

(英)

翻譯界漫譚

——日本翻譯史話

· 木村毅著 ·
· 馬雲超譯 ·

一，翻譯工作也要國營吧

果然，現在我們不能不把視線垂到翻譯問題之上了。

今日的翻譯界，充溢了與時局無關的純文藝，而極關緊要的自然科學叢書，其數量還不到譯書總額的百分之三呢，真可浩嘆！

一些疲落的翻譯界的門外漢，爲了貼補糊口之資，低能的譯了些稿子，去欺騙稿費，他們真是誤人，而又誤世。

爲了這個原故，情報局第二部第二課長大熊大佐說：

「現在政府對翻譯出版界擬行全部統制，施行嚴重的審查權。對具有適應目前國勢性者，付以優先權，對實質惡劣者，則一一清除之。」——見八月二十九日大每及東日兩新聞夕刊。

翌晨，大每·東日以及其他各大新聞社，均競以「翻譯國營」爲題，掲載社說，而各該論文，並臚陳了許多翻譯國營的實例。

翻譯工作，對於國家的意義是重要的。所以各國很少採取極端放任政策。不過，以前各國多半在維護風教的意義下實行消極政策；譬如莫泊桑的某一個選集，便是在這種意義下遭受禁止處分的。

但是，現在各國却多採取積極性的「作爲政策」了。現在情報局與出版文化協同和作，對於「以科學及技術爲主果」之優秀譯書，謀

極力援助之。

所以，像大每·東日諸新聞紙所揭示的翻譯國營，也許真的要有現實之可能吧？

現在，我想以官營翻譯爲主，雜以民間層的翻譯實例，對於日本的翻譯界來窺視一下，也許不無意義吧？

二，「魯濱遜」的最初譯本

江戶時代的藩鎮，對於從事「蘭學」(註)的人，多加資助。於是翻譯工作也就從這時盛大的開始了。例如明公島津齊彬之命澤三伯翻譯兵書，便是在這時著手的。

這時，翻譯出來的東西有「兵答古之幾」一書。這本書是從直木三十五氏的「南國太平記」中摘下來，想大衆小說作品的讀者，一定覺得耳熟吧？

「步兵，騎兵，砲兵」等等用語的翻譯？一直到今天，軍事學書籍仍應用之，這可以說頗具歷史價值的。

至於像「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等名詞也是始創自「三兵答古之幾」一書。又作了今日軍官的基本名詞。

幕府制開始後，井伊大志對西方學術多所憎惡，故未特設翻譯局

。但至安政年間，因時勢所趨，遂設立一個專掌譯譯事務的「譯譯取調所」，以應世態。

這時這兒從事譯譯的人，工作也許是龐多的，但殘存於今日的出版物，只有「官板玉石志林」一篇。此文係譯自一八四五年的「荷蘭雜誌」。

這篇東西的第一章有「無人島移民記」的記述，同時關於日本風土國勢，也頗加涉獵。至於譯者，現在還不敢確實，不過我的友人明大教授松崎實，推定爲箕作阮甫，氏於安政二年間，曾一度充任「譯譯取調所」的教授。

然而這還不是什麼正式的譯譯工作，安政四年，自「魯濱濱漂流記」由荷蘭文譯出刊行，日本才有所謂的正式譯書出現，這本書可以說於當時譯譯界的一顆稀有的碩果。

至於橫山由清的「魯濱濱漂流記」則是明治時代左近的版本，但很珍貴，書扉頁有漢文序一編，撰述者爲箕作阮甫。

箕作等人之後的譯譯家，有阮甫麟祥，菊池大麓等輩。不過他們的工作，從幕府末年到明治初年是非常的貧乏而脆弱。

嗣「譯譯取調所」易名爲「開成所」，除譯譯書籍之外，兼理西文書的複印，爲普及海外知識的輸入，更使用西洋鉛字從事印刷。但不振作的當時，事事都呈現着頹敗的僵態，這正是幕府崩潰的主因呵！

譯者註：「蘭學」，指荷蘭之學術及文字而言。

三，最初的活動鉛字

「譯譯開成所」購置的外國書籍，印刷機械等物，至明治時代，遂全部移讓予沼津兵學校，而活動鉛字的始用者，推想起來，大概就是這個學校的教授渡邊溫吧。

明治三年，他利用是項鉛字，把一本名叫「政治經濟綱要」(The

compendium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英文書加以複印。

明治初年，朝野上下，充滿了富國強兵的呼聲，像這樣的一個縱論富強原理的鉅著，當時真像搖錢一樣的受一般人歡迎。

他們雖然複印西書，但在當時，一般印刷職工業者，對於活版的應用均覺茫然，當然，對於英文鉛字，更不能熟練的排印了。

時活版鉛字始創者渡邊先生，他以妻女代替印刷工人，從事工作。他們雖然不懂英文，甚至是不諳字母的法，但他們却很熱心的工作着：

「喂！把小葫蘆瓢拿來！」

「嘩！把家鴨子捉來！」

這真是奇妙的讀法，他們以「小葫蘆」象徵「G」，以家鴨子爲「A」，他們雖然艱難，但他們不畏艱難，就這末的把字印到薄紙上，再加紙貼到木板上，在沒有「紙型」發明的往昔，這種麻煩，實在是不能避免的。所以所謂的活字，實在說來，就是木板印刷。

此書於明治三年由慶應義塾(即今之慶應大學前身)的小幡篤次郎譯爲日文，題名「生產指南」。

四，帝王學習西文之發軔

明治時代的維新政府，採取文化開導政策。

明治初年，日本國內政治，文物，都表現一種劃時的革新氣象。

所以在「大政官」(即內閣)內設了一所組織宏大的譯譯局，企圖刊行質實優越的譯本，以供國民之參考，俾促進國民精神之向上。

有名的「法國政典」，便是這時的「大政官」譯的。譯者爲大井憲太郎，校閱者爲箕作麟祥，由司法省刊印出版。

此外「大政官」譯譯的法蘭西法學書籍也頗不少，譯者多爲箕作麟祥氏。亦由司法省刊行，其時約在明治六，七年間。

嗣 天皇陛下學習德文，對泰西各國的法律也逐一的涉獵，所以

翻譯之路也可以發見帝王的踪跡了。思之真是值得人們崇敬。至今，明治神宮寶物館，述陳列著帝王涉獵過的西書或其譯本，拜觀之餘，種種雜感，來叩打我們的心扉。

五，「大政官」翻譯的三大名著

「大政官」翻譯的書籍，舉世大者，當首推「日本西教史」一書。

當外務省書記生原敬滯留巴黎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遇，在一家古坊肆間，發現了這個「日本西教史」的原本。買來一讀，始知原是關於日本基督教傳布的史話。

這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名著，可是關於這類史料，因為日本缺乏的原故，頗資重視。故由「大政官」翻譯之，於明治十一年六月出版，原著者係古拉西氏。

是書因「大政官」重視之故，初以菊版印刷，封面的裝璜，也非常考究。後縮小為四六版。降至大正中葉，又由洛陽堂再版印行問世，一時洛陽紙貴，行銷甚廣。

它是明治時代吐露國外風情的唯一泉源。

可是較及近代，它的價值便無足重視了。因為自吉田小五郎氏苦心精譯的「日本基督教宗門史」（原著者：巴塞斯）問世後，以與「日本西教史」比照讀來，一定會發現「日本西教史」有許多的誤譯之處。但它的內容，究竟還不失為一本具有歷史價值的東西，所以史家基督教趣味者，以及大眾小說家，還是非常喜歡把它拿來作為參考資料。

至於靜巴斯的百科全書，早由文部省全部翻譯完了。譯者便是說出「藝術之箱」的翻譯界的外行，高橋是清。就中，菊池大麟的「修詞及華文」一書，坪內逍遙博士曾於其名著「小說神髓」內提及，且加引用，所以給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令名。

在這兒，我想再舉出一本名著來，那便是中江兆民譯的「維氏美學」原著者為猶捷學·維也倫，「維氏美學」的命題，便是根據維也倫這個名字的發音而來。

此書於明治十六年出版，譯者所得的稿費，每頁高及二元，這在當時，實在可以說是超越了稿費一般水準。

「葉亭的「浮雲」，假坪內逍遙之名出版，但所得稿費，頁僅五角而已。明治二十年，福地櫻痴在「國民之友」上為一文，題名「稿費應行提高」，對文筆同路人，高呼起改善稿費的呼聲。然而蘇峯氏於當時傾注精力撰写的「幕府衰亡論」，以其文名之盛，行文之美，而稿酬每頁亦不過二元而已。所以中江兆民所得的稿費，在當時可以算是首屈一指了。

同時，出於中江兆民手筆的「理學鈞支」（哲學史），也是一本有名的譯述，高山樗牛，曾譽其為「奇讀」。

不過，明治十年左右的時候，大學生多有貧資入學者，書籍的購買力，非常貧乏。坪內逍遙博士在「書生氣質」裡，曾經把這個實況，很詳盡的為我們介紹過。

六，古典文學的譯述

「大政官」廢止，內閣官制公布，翻譯事業遂一時陷於中止的狀態。直至明治末年，始趨於復興之途。時文部省設「文藝委員會」，專門負責翻譯海外不朽的名著。這是頗值大書特書的事。不過時值自然主義盛行，文部省對於涉近淫靡的文學書籍，是非常注意去鑑定考慮的。

這，獎勵文學創作的機關，置於政府的統制之下，實在可喜，因為它不以營利為目的，所以也沒有坊肆間書買的臭氣。至於翻譯的種別和工作的分担，約如下述：

▲哥德的「浮士德」——森鷗外譯

B 西提萬的「唐·吉訶德」——島村抱月譯
C 但丁的「神曲」——上田敏譯

當然莎士比亞的東西，也另有人來分担。

右側臚列的名著，浮士德，唐·吉訶德，及神曲，均與世人相見。惟神曲一書，遲至上田敏死後才得出版，這未免稍負譯者的苦心。

然而古朽了，像這樣發費心血的工作，竟霧消雲散，多末可惜！明治時代的「文藝委員會」，是一顆光輝的明月，而至大正年間，它已是一粒將殞的晨星了。

文藝委員會時代，還有一件值得留意的工作：時文部大臣牧野伸顯命令一個名叫相馬的文學士翻譯雨果的「孤星淚」，而由吉田氏校正，題名為「單純的生活」，且附有文部省圖書館的序文，以文部省的名義刊行於世。

這真是稀有的事，當這本書於明治三十年刊行之際，一個姓中村的人，因從原著者處取了翻譯權，堂堂的文部省，竟以版權之故，被中村起訴，一時世人大譁。結果，文部省謝罪，宣布「譯文得由中村行之」，此事至今，世人猶傳為話柄。

原來這本「單純生活」是已故羅斯福大總統的心愛讀物，關東軍總參謀兒玉源太郎大將，對於這本書也是非常的喜愛，就是置身戰場，他還在念念不忘的說：

「戰爭終結的時候，我也要去過像「單純生活」那樣的生活吧！」

七，早稻田學園的出版部

遍觀明治時代的翻譯出版界，我們覺得內部最有組織，對讀書層最有功績的，要算是早稻田大學的出版部了。

代表日本的偉大的政治家大隈重信，當時正是這個出版部的主腦人物。有他的聲勢來炫耀者，當然無論是什麼樣子的西文原版書，也無論是誰的翻譯權，大體總能設法獲得的。

推溯起來，當早大原在叫做「東京專門學校」的時候，校內便有出版部的雛形組織了。這是模倣英美各大學的出版部而設立的。這時出版部的首領，也有高田早苗及坪內逍遙等人。他們對於翻譯工作極慎密的計劃著，我們試翻開早稻田叢書，便可窺見一二：

威魯遜教授的名著「政治汎論」，馬叙爾的「經濟原理」，肯滋的「經濟學研究」，季得的「社會學」，溫得路，邦特的「哲學史」以及其他，這這巨著的翻譯，都還是早稻田大學這一個名詞在世上顯現之前的工作，成績。

至於純文學的一面，其輪廓約如次述：諾特路達姆，杜，巴里的「鐘樓守」，譯者為尾崎紅葉。小仲馬的「椿姬」，譯者為長田秋濤。而易卜生的社會劇，則大部出自高安月郊的手筆。

入大正年，關於哲學書籍的譯述，也非常的頻繁了。第一部便是比魯克遜的「創造的進化」，譯者為桂井當之助。這本書並不是從法文原著直接譯的，而是移譯自英譯本。不過這是一部有名的哲學書，至今仍得時人的讚揚。

早大出版部，借了大隈伯的聲望而出版行銷，事業是非常的隆盛。這雖不是什麼正式的公營事業，但却也不是什麼純然的民間事業吧！

八，軍事機關的翻譯工作

明治時代的陸海軍部，對於翻譯工作的勤跡，也是頗值一談的事。他們的譯述，坊間雖不多見，但是如果去到借行社，水交社，或其他軍事機關的書店，便可發現了。如「克魯泡特金的回憶錄」，魏特答辯錄」，都不是什麼「非賣品」或印有什麼「秘」字的書籍。出於陸軍部翻譯之手的東西，我想克勒資滋的「戰爭原理」，要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冊了。

當日俄戰爭之際，倫敦太晤士報刊載一則論文，名「滿洲的克勒資易滋」，頗為一般讀者矚目。這篇論文，曾反覆的徵引「戰爭原理」的語句。嗣日本鑑於此書的重要，便很快的把它翻譯出來。但前半

部是由森鷗的口譯，而由青年將校筆錄整理起來的，後半部又是從法譯本重譯而來，所以難免有失原意之處，吾人稍覺遺憾。

對於克勒費易滋著作最感興趣的人，要算是川上操六大將和田村

怡與造中將了。他們都是明治二十一年的德國留學生。時田村少佐，雖亦正在德國，但他對於「戰爭原理」一書，却一點都不會留意過。嗣森鷗渡德，他能講得一口流利的德語，原版本便是由他搜取得來的。

我們在森鷗的「旅德日記」裡，翻到明治二十一年一月十八日的二頁，發現了像這樣的一則記：

「夜來臨，早川氏至，求我爲他講解克勒費易滋的兵事學。克勒

費易滋是一個兵事哲學者，行文深邃，留德的日本青年將校中，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著述。職是之故，對克氏著作，每週爲早川講述二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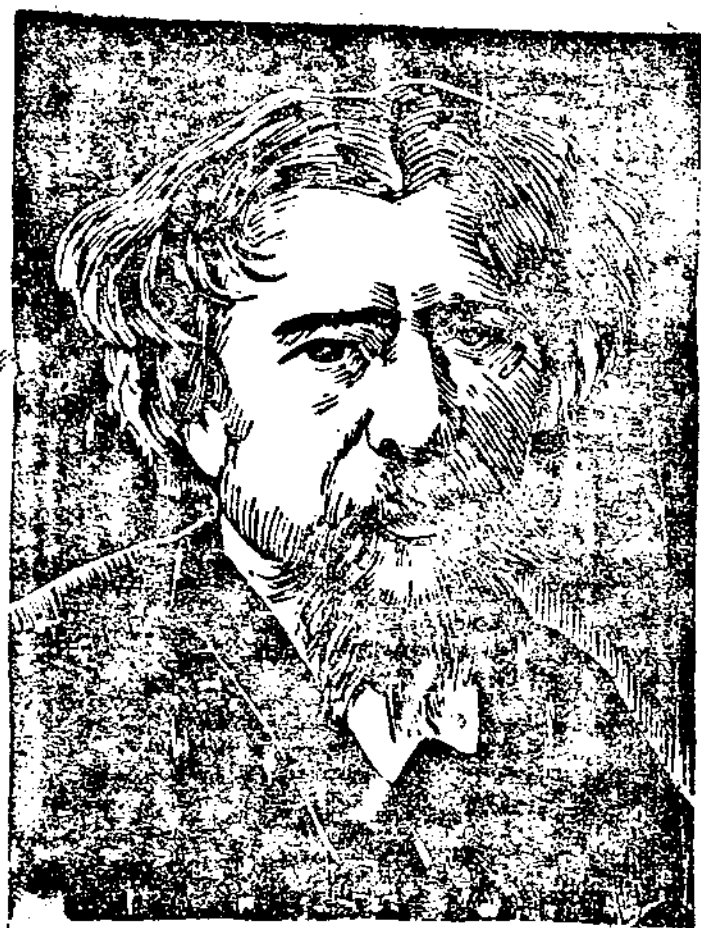
除開此書之外，於日俄戰時，日本對於德國的兵事操典也都大量的翻譯起來。但因急急譯述的原故，所以誤譯之處，在所難免。

佐藤綱次郎中將在「旅順攻略秘話」一書裡，對於這些譯誤之處，曾爲我們毫不客氣的指摘出來。

旅順之戰，並不是沒有把誤譯之處作爲戰爭的基礎的，這，我們永不能忘記。翻譯，永遠是有國營之必要的吧！

「譯自「サンデー」每日」，九月二十八日之號。

世界文學家木刻像



都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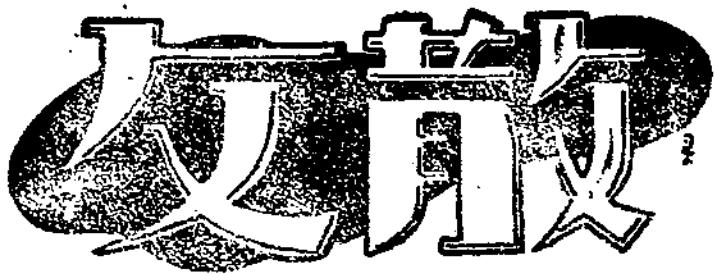
聞 青

都德（A. Daudet）是法國著名小說家，他於一八四〇年五月誕生在法國南部「尼歐」城。幼年正值大動亂的時代，家庭受革命的影響，逐漸沒落，乃形成都德的惡運，開始他終生的艱苦的生活。他曾在牛奶廠裡作過工，曾充當小學職員，參加過遊行戲班，以及困窘的流浪賣文人，當時巴黎的「失敗作家吃飯團」就有他在內。

都德的作品也正如他所處的時代，他的環境與生活一樣，有着多方面的繁雜性，他的作品風格則有人說他是「自然主義」也有說他是「現實主義」或「印象派」的，總之他所創作的作品，都包含着充分的真實性，都是當時社會的寫生，致於他文字的流暢，藝術的精練則可不用代他過度的誇張了。

他著名的著作：有初期的「磨房之扎」，是包括二十幾個短篇的集子；他第一部小說「小物件」，還有「達哈士孔的拂拂」以及「薩芙」等多種。

在一八九七年，這偉大的作家染患嚴重的失眠症，漸漸不能支持，終於在十二月的嚴冬裏靜靜的逝去。



小花集

· 桂玉孫 ·

我們的院子裡，新搬入一家鄰人來，三十多歲一個青年太太，十四歲一個女兒，一匹小白狸花貓，此外一無所有，簡簡單單，竟惹起我無端的快愉。因為我們整天曬着寂寞，多添了一個人家，靜寂的空氣，自然稍稍會繁華了起來。這樣恰似一池靜靜地溪流，偶爾不知誰給投來一片樹枝或是被微風吹在水面上一兩朵花朵，水皮上轟然盪漾着密密地圈紋，這對死沉沉的寂靜上，點綴得是如何美麗呢。為此，因為她們的移入，既帶忙了生氣，而且並沒把我們所酷愛的幽翹給破壞了，最初她們悄悄地搬進來，髣髴兩張老實可愛的幽靈，我們並沒感覺到她們的加入了這個小小地院落後，有什麼異於往日。甚至院裏的一花一木，都沒有什麼不方便。但終於添了一戶人了，院子裡增多了兩個人呢，怕只在視覺裡增多了方向，感覺上也多了一層滋味吧！不是在寒暄上，已經是稍稍起了禮貌而計數應如何加以謹慎了嗎？除去這，我們感覺不到什麼不方便，但是，在心頭上，我們終於摸到了一點言語的奢侈，總之，平空，院裡生氣起來，我們的習慣，隱隱的感到威脅，因為我們有了隣居了。

三天之後，我們把人看得清清楚楚，母親和女兒，都稱得上帝的傑作，美極了，生活的方法，也都和我們固有的習慣相接近；很早的做了飯，聽聽留聲機裡音樂，看看書，不大愛說話，但總是笑得很美，此外友飾清潔。據我想：生活得很不錯的，在平凡的日子裡，能够剔出匆忙與緊張，想來兩個人的靈魂，也必很美麗了。

日出日落，似乎在我們的院裡，被失望了。日出，毫不去計算它的得失，日落，也並未想起什麼恐怖憂悵的事。故隣人的移入，日子沒幾天，仍然又是那麼蕭索孤寂的沉悶了。最初我們原為的是企求撞破一角寂寞的牢籠，流通一些生活的氣流進來，但結果竟事與願違了。

以前為躲避寂寞，我曾給在牀頭擱置一支藍石的小鐘，後來因為那滴答的聲音，過於碎人心弦，惹煩反使人厭惡，有一次在突然升起的一點紀念下，我生怕它蝕蝕了沉悶的時間與生命，為珍貴着一點貧脊的血流，我把它易為一隻叫囓囓，午夜寂寞的時候，它幫助我打破了好些遐綺的幻念。中午陽光燦爛，照耀在綠油油地翅膀上，一架竹編的小籠，一塊翡翠是的玉瓜，一葉雪白的茶葉，一股如繡的田園風情，常常促我尋做着好多的美麗的小夢。

自從新鄰搬進來，午夜不能入眠的時候，室外凄冷的折聲，本已

使人百念叢集，每每一點灰色的感念，常常誘致不少憂鬱氣氛，最近新鄰的那隻小白貓，時常更在使我無法拒絕那殷沉重的柝聲下，在屋脊上嘯嘯地啼叫，叫得人厭煩不安，隱隱地像是仰在牀頭一隻巨靈的巴掌，它像是擾亂了靜寂的血液，隨着一陣斷續的嗚叫後，似乎把心抓扯在另外一個溫暖的宇宙，朦朧腦中，彷彿看見了「生活」，但又看不清，心裡鬱悶得想用手撕破了當前的寂寞，無端眼前飄蕩着一張張雪白的胸脯，漸漸一把把青春的火燄，燒傷了一張寂寞的心。

小白貓，天天在屋脊牆頭上，擱啞的叫，等叫黃了牆頭草，叫亮了月，也終於叫破了寂寞，叫飛了一張天真美麗的靈魂和心。

一個月之後，好像新鄰對於我們的寂靜，稍稍破壞了一些，但我們並不因此討厭她們，因為她們都太美了。三十幾歲的母親，兀自保留着青春的痕跡，我們誰都說她美，但我在她的媚媚幽幽之外，不知道爲什麼，我總認爲她極和我的書架上那具石膏像希臘美人沙菲一樣，那個爲情而死的女人，不只是外形上，甚至毫無條件的我以爲這真是一個沙菲的靈魂。十四五歲的女兒，較母親還美，總是笑，在嘴角上總是掛着輕俏的笑，十四五歲的女孩子，怕在靈魂上，早早堅實的成熟了。

最初，我以爲這母女倆個，應該是喜嗜音樂，那壓寧靜的玲瓏的靈魂，應該彈得一手好鋼琴或是一條清脆迷人的喉嚨，但是我推測得錯了，除去每晚臨睡前用留聲機轉一盤催眠性質的音樂外，一直是那樣岑寂的活着。生活得真讓人納悶呵。

自從有一次做女兒的，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因爲氣候正是殘夏新秋，天氣爽快得人舒適，一時雖說不下夏季衣服，但是天已不熱了。這女孩子那天興緻好極了。早早地起來，梳洗換衣，短短地白紗衣，裸露着光滑潔白的手臂，衣膝合一，裙角不到裙蓋，下面是一雙健美的腿，赤着腳，穿着一雙半高跟的涼鞋，足趾勻膩得美極了。長

長地頭髮，垂在圓圓兩肩，長圓臉，彷彿兩道灣灣的眉一張秀緻精巧的嘴……真是西班牙的美女呵！

「媽，悶極了！出去散散步！」

做母親的一時不做聲。照理母親對這請求是非常不應拒絕的，但是看樣子同出彷彿無此與縱，當下答應，又像意有不悅。這極短的沉默，我正在院裡搬一支竹椅納涼，我竟替女孩子感到窘極了。我默默地心裡着急的想：

「還不快答應，這樣美的女孩子，拒絕是像煩煩神明一樣的，哼！你也並不老，青春過去不久，回頭想想很容易，女孩子尤其漂亮的女孩子，多讓她玩玩吧！」

可是，做母親的竟蹙了一陣眉，若非她的眉毛蹙起來是那樣美，我真要討厭她了，爲什麼不陪她出去痛快的玩玩呢！蹙了一陣眉之後，若有無限感慨的和女孩子說：

「莎蘭，莫忘了做錯的事呵！」

女孩子聽及，起初臉上印浮出一片紅暈，隨着就悄悄地走了。

女孩子經過我臉前時：短短地雪白紗衣，雪白的臂，雪白的腿，在我臉前我感到一道亮，丰盈的一張身裁，線條真是一把青春之火，我怔怔地想要問：「喂！美人！由那兒來？到那兒去？告我可好麼？莫因你母親的冷淡而生氣呵！看氣壞了美人，那可了不得！」這時女孩子的母親有一聲微微的嘆息，含有無限悵悵的自語爬上我耳根：

「莎這孩子，費念得太多了，所以錯起來便不可救藥！」

我氣忿的想：類似這類美人，能有什麼錯處呢？

天上白雲朵朵緩緩在天空搖動，我怔怔的平的思想着……

晚上女孩子回來了。做母親的意外的沒有往日那樣殷勤溫和的和女兒談話，只是近於觀察的審視着女兒的一切語氣和動作，我這時自然明白了一點，這母女兩個恐怕是有意躲避酬酢，躲避情感的負擔，因爲照這母女兩個人的氣質上，她們的朋友應該是高貴而又繁多的。但她

們搬到這裡，一個朋友也沒人來找，那德巴比塞梅里美的故事，我讀得很多，我如何不懂這神經撞擊的故事呢！根據這點荒誕的幻想，我發現女孩子果然在臉色上，經過這回第一次的出走，像是滿臉上，被亂點着慚愧與不安，也一聲不變的坐着。突的做母親的說了一句：

「莎，爲什麼穿得這麼裸呢！媽媽在青春上，已經是一員敗將了，心碎不久，好孩子，讓媽媽休息休息心神，媽媽早晚讓你的！」

女孩子竟哭了。

這一天，我可笑極了，我竟興奮得在午夜斜掛我殘星的時候，兀自未能入眠，我隨手捧着一本那德的薩美看着……

「莎，今天妳想必是看他去了！」

「是，媽，我不應在妳面前撒謊，是看他去了。」

「以前的都忘了嗎？」

「沒忘，但我怎能忘了他呢？妳不是說，早晚他的臂灣是有我一片席之地嗎！沒有他，我想他，尤其那隻小白貓，不是他的嗎？在他懷裡膝上臥過多少時間？他吻過它多少遍？媽我不騙妳，我總想把牠讓妳，但是不行，這小白貓，我每天和它一起睡，媽！我閉着眼，我吻它我撫摸它，我儘量幻念着他，媽，小白貓身上一股味，多像他呢，媽，我忍受不了神經的重壓，那股味，那股殘留小貓身上的味，

終於使我看了他一次，但是，媽，爲了慫，這怕是最後一次了……」

「見着時怎麼樣呢？」

「他吻了我完了！」

「莎，妳只十四歲呵！」

「……」

我悄悄地由紗窗向外望着。一片如洗的銀色月光，照耀在滿院裡，莎和她母親，併靠在一隻竹椅上，月光照得清清楚楚，母女倆個通是短短一襲雪似的睡衣，雪白的手臂，雪白的腿腳，兩道濃濃地眉毛，只是做女兒的眼里像是一汪水珠，在月光底下晶瑩耀人心目。這時做母親的爲女兒的美麗所感動，攙過來女兒：「莎，妳真美，不過讓我這回吧！」做女兒的只是躲在母親的懷裡笑，母親驚地下便狂吻着女兒莎。

屋脊上的小白貓，恰在這時又在嗚叫着。做母親的搬過莎的秀麗的腦袋，問她：「明天我把冰的小花貓扔了吧，牠幾乎又使妳做錯了一件事！」做女兒的起初略一驚訝，很快的便智慧的笑了，「不行，不行，那豈不急壞了一個人！」

小花貓聽見有人說話，刷地下便躍牆投入黑暗裡了。

城邊草外二章

· 雨辰 ·

梨

暮色已蝕盡黃昏，山巔又泛起朦朧的雲烟了。

我們坐在那株古樹下的青石上，爲她理好散亂的髮，怕她回去又該受到母親的責罵，她是經不起一些委曲的，從幼小的時候她便有着驕縱的性情，常是因爲她固意的嬌嗔，惹得母親向我氣罵，而她却又含笑不語了。

從崎嶇的山路走上來，滿道坎坷，在她好像一些都沒有疲倦，帶着她兩頰逸愉的笑意說着山景，指着青松，一路上儘是太瑣屑的言語了。

偏是怕看見那叢叢的綠蔭，清風却揚起陣陣蜜味的梨香。

說起梨，它是古老的記憶上一段使人神往的故事。

還清晰地記得那是一個黃梅雨的天氣，山野明朗的景色籠罩在朦朧的薄霧中，我輕吟着一首不熟悉的山歌，跨在溫緩的牛背上，聽過那山後的荒邱。

荒邱的前面便是一片蔥鬱的林子，在每年紅蕪滿山時，這兒有着墨墨的秋聲，在很遠的地方便可以嗅到陣陣清風飄過的蜜味的梨香。我喜愛着梨的蜜味，便天天坐在低垂的樹下，讓牛去嚼食着山坡上的綠草，自己却垂涎着金黃色的肥碩的秋梨了。

「嘿，饞嘴婆，又來偷我的梨嗎？小心折斷你的腳骨！」
我得攀上那粗大的樹幹，一聲輕盈的像鳥語的罵聲使我放開了手，倒在軟軟的草坪上。

是一個帶着怒意的，美麗的臉，前額上飄逸着散亂的髮，年齡在十七八歲，有着一個窈窕的身肢的女人，我紅着臉，羞愧的有些說不出話了，是的，我看見女人就會結舌的，可是，這次我却勇敢的爬起來，擲去了背上的塵土：

「誰說，誰說我偷了你的梨啊！」

使我不相信的，她竟突然地笑了，在笑着的頰上有着兩個深陷的笑渦，那美麗的神采正像明朗的天色一樣，我又踱進朦朧的薄霧中了。在黃昏染上山巔的時候，我安詳的跨在牛背上，輕吟着一首不熟悉的山歌，愉快的聽過山後的荒邱，清風飄過陣陣蜜味的梨香。

我饞涎着那金黃的果實啊！

便在夢中也遺忘不了那美麗的神采了。

年年的風霜掃着枯黃的落葉，偏是今年回家的時候，蔥鬱的秋色還未彫朽，而紅葉正盛呢！

低跟着那豐收的秋實，又有些沉醉那古老的記憶了，望着遼遠的天色，把哀愁的臉躲在她的髮間，一片瑣屑的聲響又襲進我枯老的心。

山 雨

安詳的坐在這兒，讓我燃起這最後的一枝賭燭。

說些你旅途上的艷遇，你儘可暢快的談，我爲你掩緊窗簾，免得你又有那長絨那黑暗了。

爐火熊熊，不必再提心寒冷，這破陋的屋子雖然狹小，但是很溫

暖的，喝完這杯酒也許你會興奮了。

你憂慮着你的孤獨嗎？朋友！我該怪你太愚蠢，十幾年的日子，你還是那樣固執得可怕，我說你太懦弱，你偏又向我誇耀你的過人勇敢，遙遙的旅途已是使你疲倦不支了。看看你消瘦了的影子，是憤怒蝕去了你的雄心嗎？不要儘苦訴着旅途上的兇險，展開堆砌在你眉尖的愁苦，把那些糾纏不清的古老的記憶拋却，就看看你眼前，燭火炫耀裡，你闊別了十年的老友。

我也曾跨過山險，渡過洪流，嘗試過生之跋涉的艱苦，不要怪我向你嘆舌，遙遙的旅途上我是一個勇敢的人，就只看我的兩腳，也許在這斑點的傷痕上，有着一夜說不完的動人的故事。

十年的日子我變得蒼老了，我嗜愛着酒，酒的辛辣能使我遺忘山居的歲月，就只看看壁上破碎了的琴弦，你就該知道我孤苦的寂寞了。

夜色已染上山巒了，今晚的天氣却有些蹊蹺，也許你會看見山雨的奇蹟，朋友，你可曾看見過那狂奔的洪流嗎？真的，那神奇的聲色是不多見的。

讓我告訴你一個山雨的故事，先飲盡這杯濃茶，坐得再靠近我一些，免得又悲憤的低下頭，淚水盈眶默不語了。

說起來真會使你悲慄的，如果不是今夜我的興趣好，似乎挑不起這些將被遺忘的故事，只是我的記憶已枯朽了，一些太遼遠的影子朦朧無可捉摸，是的，就是這個故事，在我的記憶裡它永久是鮮艷的，像一枝新葩，我還能微微地嗅得一些已經沖淡了的香味。

是一個夜裡，暴風雨襲來的夜裡，山雨像是傾吐着它永生的憤懣，那時的天色是黯黑的沒有一顆星點……

我怎樣去述說當時的駭人的景象呢？岩石裡索索細細地虫鳴都殲滅了，宇宙是壓緊在沉重的雷聲裡。於是，那可怖的事情來了，像一隻魔手，魔手攫取着每一個跳躍着的靈魂。

還是讓我說得遠些，一個故事是須要有描寫的，只怪我沒有一隻更靈巧的舌尖，不能說得使你沉醉，但是我確很自信，既使我叨勞的述說不清，同樣你會覺得那是一件可悲痛的事實。

就是離這兒很近的地方，那山麓下的幾間白草屋子說起來那又是隔離着悠久年代的事了。一個中年的孀婦，如果說她仍是中年，還不如說她已是為生活折磨老了的人，帶着她相依為命的幼兒，一個只可說他將能領略人類的言語的幼稚年齡的稚子，是從遠方跋涉到這兒來的，他們的臉上是堆砌着風塵與歲月。

於是，他們辛苦地在廣闊的山麓下建築起他們的家了，家是滴滴的汗點，與一顆顆耐苦的心鏗鍊成的。

十幾年來，這太長的日子，那孤苦的影子是互相廝守着，當偶然經過那山麓的時候，可以清晰的聽見融樂的笑聲，而這個稚子，便是在這笑聲裡長成的。每到涼爽的秋天，遙遙的阡陌上，燦爛的黃蘗遍山遍野，帶着喜悅的母子倆又開始擷取他們辛苦收穫了。

悠長的歲月，在他們是不會憂慮的，正像原野上的天色，晴朗得沒有一絲雲影一樣。

就是那個暴風雨的夜裡，山雨傾吐着永生的憤懣宇宙壓緊在沉重的雷聲裡，可怖的一隻魔手，攫取着每一個跳躍着的靈魂。

在黑暗裡，一隻擁抱着的影子，在激盪的水花中，喘息着，追逐着急切的水流，飄過松林，滑過原野。

山的景色殘破了。
當曉月散着微弱的餘輝，第二天又是一個清朗的日子，大地上閃爍着金黃的小花朵。

山麓下又飄起低微的笛聲斷續的山歌了。

像不經意的歲月一樣，短垣裡的融樂的笑聲却早被人遺忘。我不敢再去回想那些，讓往事像一枝鮮葩，把一些已沖淡了的香味遺留在心裏，它是永遠有着動人的聲色的。

三十年初冬改作

嘎貝爾斯日記

· 嘎貝爾斯作 ·
· 山風譯 ·

作者略傳

姚賽夫嘎貝爾斯氏，一八九七年生於萊因蘭德地方的萊特，在包恩，福來勃爾克，維爾勃爾克，民根，海特勃爾克，開倫，柏林等大學內學習歷史，文學，哲學，美術史等學術，一九二〇年榮膺德克特爾號學位。

畢業後，開始踏入新聞界。

一九二〇年加入國粹黨。

一九二四年於愛爾比費特担任「費爾記謝福來海特」的主筆。

一九二五年創刊「納粹納爾賊加里

斯鐵齒勃利費」雜誌，担当爲國民社會主義而戰之鬥士。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被任爲柏林大學區指導者而開始爭得柏林市的鬥爭。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一日於法爾斯災禮會場鬥爭之際，在柏林突擊隊援助之下，粉碎了共產主義者的暴力。

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至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之間，國粹黨於柏林被禁閉期中，彼創刊「安格利夫」而造成爭得柏林鬥爭的利器。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於柏林舉行路瑪爾克所著的「西線無戰事」禁映示威運動，獲得成功。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德國創設國民啓發宣傳部而被任爲該部部长兼黨全國宣傳指導者之重任，直至現在。

譯者言

成功是人人希望的，一度成功而失敗的更希望復興的成功，譯者所與起譯這篇文的動機，亦即是因爲本

文是復興奮鬥的日記，希望給我們一個啓迪。

歐洲的德意志，自一九一四年受了大戰的打擊，已瀕於支離滅裂的危境，而前後不及三十載，重整海陸空三軍，奪掉了凡爾賽條約之恥，爲了永久的生存，燃起了再建新秩序的火焰，而且着着的在進展着，極其原因：不是偶然的，他的成功的因素，只是勇敢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不住的奮鬥，終致掃除了一切障礙，意志是跳上成功途徑了。

此篇翻譯的動機，是想給國人一點「力」的贈品。

一月一日

過去一年的工作完了，又要開始這一年的工作，去年最末天的那天，始終沒脫掉不快和憤怒，不住的寫，不住的讀，不住的協議。

夜晚十二點，別秀益道突擊隊去，那裡是我們在運動開始初期，在那種數次的決戰，獲得結果的紀念的地方，今夜是某某紀念在嚴肅的舉行着，紀念典禮我在充滿着希望和確信，說：「一九三二年是我們必須作到結果的一年！」

今年是嚴重而沒有姑息的鬥爭期，只有堅立不動的英豪，能戰勝了它，最重要的，還要始終抓着大眾的信心，決不能離開了國民，因為國民是我們工作的發端，也是工作的中心，更是工作的結果。

正月的第一天，顯着有些清靜，可是這是暴風雨的前兆啊！同志們，武裝起來，奮起我們不屈不撓的精神，來應付未來的難局，後天我們開始工作。

我們不要長時期的休養，排除了不斷的誘惑，有生存價值的偷安亦是不能侵入我們的想像的。

一月二日

出席國會和省議會的候補者，都是由老同志裡選出來的，這是很能信用的，因為人格和忠誠是比什麼都重要的，就是有時不能洞察深奧，也比有優良洞察力而沒具人格的小智慧強勝得多。

奧圖，秀特拉薩（註）管區在過激的活動着，單行本呀，雜誌呀，新聞報等等的像潮

水般的發行着，可是目標太顯露，有過于詭辯之嫌，筆鋒雖尖銳只是沒有什麼含蘊，直是不通血流死板板的構成物，毫沒有感應。

註，奧圖，秀特拉薩是古瑞哥爾秀特拉薩的兄長，一八九二年生於巴維利亞，初屬於社會民主黨，一九二一年始入國粹黨為該黨海羅伯派之元老，與盧德爾夫將軍甚友善，嗣後憎惡希特拉之與德國南部資本家握手，一九二五年之選舉大總統，及其他事之與希特拉反對一九三〇年五月著作「是官僚還是革命」一書，責希特拉為非革命者，該年八月脫黨而自組「革命的國民社會黨」不久更糾合各黨之反對派，結成「黑色戰線」。

一月三日

在秀勃爾巴拉斯舉行第一次演說，這是在準備一九三二年的意義的秀勃爾巴拉斯是我們在柏林向全都市民眾呼號的演說台啊！

世界大戰時的一位老將軍來訪問了，他告訴了大戰前的一切，說：「那時一切都是窮敗到了極點，不能不崩潰了，那樣是絕不能再生存下去的。」

薄里寧（註）緊急命令的聖誕節和平，明日就要壽終正寢了。

註，德克特，海英里，薄里寧一八九五年生於維斯法里，明斯他一九二一年至三

〇年，任克特里克勞勳為書記長，二四年入國會，漸次被重視為中央黨財政通，黑爾曼妙拉內閣瓦解後，三〇年三月三十日任國務總理，受痕顯勃爾大總統極端信任，大形活動，三一年十月七日總辭職，三一年十月九日受大總統委囑再行組閣，彼因濫發緊急命令而被稱為緊急命令宰相，一九三二年末又以緊急命令，謀聖誕節和平，而藉此擬壓制國粹黨之宣傳者。

一月四日

和編輯局在爭辯着，總得監視着他們的盹睡，懶怠，現在已是這樣：德國內只是兩個火槍在燃着，以外的只是受遺火槍燦映着而已，說起來新聞界，我們空擁有世界上最優秀的讀者，而缺乏着幹練的能創作的記者，慚愧極了。

「拉屋羅，法西斯拉」（註）的特派員，我們把黨的綱領及發展史供給了他，這是我們現在的血，也是我們現在的肉，我們只是這麼感覺着和國粹飛行隊協議用飛機參加選舉戰的事，現在還沒有確定選舉戰是否舉行，可是我們知道，那很能在突然的一夜勃發起來的。

許多許多的事情逼迫前來：某突擊隊的指導員來問我，發生了一個自殺者，用黨旗來殲葬他可以嗎？我回答他「可以吧，那個人是被時代的苦惱軋死的，我們全體都沒有

能耐過這個苦惱的強毅力，可是我也要用苛酷的情感來責他：他是無用的！

奧斯地區的黨自總會，今年辦到了上乘，盛況是塗鴉之塞，手工業勞動者的全部都參加了，我們不斷反復鬥爭的結果，到底將他們從赤色柏林奪過來了，得到勞動者才能得到國民，得到國民才能支配全德意志。

飛德拉旗在苦難行進着，那是我們在柏林市最能行動的隊旗，飛德拉是一個突擊隊的好導師，尤其他（註二）有火斯特魏塞爾的傳統和時代的性格。

註一，意大利，法西斯勞動組合的機關報，爲羅宇尼所創刊。

註二，火斯特魏塞兒生於柏林市富裕的牧師家，大學生時代投身荆棘途上的國粹運動，此等的勇敢和熱情，不久即招致同志的崇拜，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他被委任指導柏林羅利德里斯海因地互突擊隊第三十四部隊，不久他訓練之第五突擊隊備受稱讚。他善於從共產黨陣營中奪取黨員，而與共黨以威脅遂成了共產黨攻擊之的，他雖屢遷住址，三〇年一月十四日晚於羅姆女人家內，被共產黨員少女愛爾宅，坤恩等十數人之襲擊而重傷，終於一個月後逝去，時三〇年三月一日

年二十二歲，他爲鼓舞同志而著有「火斯特，魏塞兒之歌」等軍歌。

一月五日
召集地區指導員來，對他們解說募款之極難想像的苦衷，那裡也沒有錢，籌款是極難的誰也不想和黨來信用交易。

把持了政權，多少錢也辦得到，可是那時就不用錢了，沒把持政權以前是要用錢的，這時候錢只是不到手。

我們認清目的，來構成組織的時候，必得決定權限的境界，這若不嚴密的分清，集合多少善意的人，亦不能得到認真的實質的協力。

每天有每天的喜悅和憤懣。

從開羅夫夫掛來了總統的電話：總統今天和（註一）古禮納會談了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和總統一致，「中止政爭」這句話又流行了，可是我們絕對反對，薄利寧所以這樣做，乃是想逃避這絕望狀態的難關，可是這樣絕不能得到助手的。

新聞界在斥他是下流哪，這才是我們站在正道上逼迫政府的好表現哪。

註：古禮納是薄流寧內閣的國防大臣兼內務大臣。

一月六日。

預備着柏林的戰爭，「深入職務的場所」這暗號式的命令一下，將實行大規模的行動，動員突擊隊，親衛隊，新聞，黨，宣傳，及一切，作集中攻擊，這次最重要的是在工廠內鞏固我們的根據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勞動階級，暗號令已決定了「深入吧」！

古禮納用電報催大總統到柏林，「中止政爭」，恐怕達不到的，希特拉始終很清晰的看着，用他來顛倒是非是不可能的。

我們協議黨的內情，在組織裡，有一個誰亦不信用的人，他到了緊急的瞬間，一定要反叛給我們想不到的損害的危險，他沒有團結心，所以他絕沒有一個知心朋友，這個人的名字是（註）古禮克兒秀特拉薩。

註一：奧特秀拉薩之弟一八九八年生於巴維里之該占費爾特修業於民恨大學，大戰時志願從軍，他確信加特利教與國粹主義能一致，一九二一年入國粹黨被任爲民恨支部長，努力養成突擊隊，一九二四年代議士，一九二五年黨宣傳部長，一九二七年黨組織部長，他的兄長脫黨後，他依然留黨，一九三四年六，三〇事件時終遭肅清。



岳 命

兒時最喜歡看下雨，然而那大半是夏日的驟雨；現在却又愛看秋日綿綿的細雨了。

記得在十幾歲的時候，常常會被迷濛細雨帶到夢鄉去，懷着那種鬱鬱不快的心情：不是因為那淅淅瀝瀝綿綿無休的細雨阻止我到學校裡去，而是因為它送給我的無聊太多了，幼稚的心靈是動不住那麼沈重的陰鬱的。

然而也有稍稍對愁人細雨喜歡的時候，那就是要求祖母述說些鎖在她心中年代久遠的故事了。窗外陰沈沈的沒有光明，細碎的雨珠敲在玻璃窗子上像孤獨子的暗泣，更年幼的弟弟坐在祖母底懷裡，張着滿臉奇異的眼，嘴角隱着天真的笑，聚精會神地諦聽着自祖母口中飛出的飄渺而又綺麗的故事；微弱的心靈就會真地幻想出那沐浴仙女的姿態，或是肥胖長着小翅膀的仙童拿着水壺向地面灑水的可愛神情，讓淺笑劃在紅燦上，心頭乃蕩漾着無知的羨慕了。然而這甜意只在心中打一個迴旋，像一道閃，只一閃就消失了。外面還是如絲的雨。

所以永是討厭膠着細雨的。

喜歡的呢，是在炙人夏日陽光下，忽然孤獨的飄來一片雲，像山峯，也像巨海的波浪，滾着滾着，大了，又大了，一會兒便吞蝕了半個蔚藍的天空。像是有誰在那形雲背後指揮千軍萬馬去衝鋒呢，雲波像塵土的浪，為馬蹄的踢踏，翻騰了，烏雲乃一層一層的增加加厚，像滾了一盃參了水的墨汁。

這時就會有一陣涼風吹來了，也許會是更使人窒息的悶熱，不管怎樣吧，蜻蜓總會成羣的飛來了，天空麻得亂眼，像酒上無數黃而紅的紙屑，活潑地到處飛呀飛。

這是我最高興的時候，弟弟和我就要圍着院裡的幾盆架竹桃和石榴樹轉了，小心地捉着停在枝上的蜻蜓，一隻又一隻，一隻又一隻……捉得太多了，就不喜歡再捉了，選擇出幾隻，也就是一兩隻認爲好看的，其餘的就都放了，把夾着蜻蜓透明的翼的手指一鬆，十幾隻蜻蜓就向四面匆忙的飛去了，像脫離獄房的囚犯，弟弟會張着小手跳起來，我也覺得像它們一樣的釋然了，不過，這樣作的時候不很多，差不多總是在一隻一隻蜻蜓的尾上，用細線繫上一朵茉莉花什麼的，再放開去，看看它們痛苦地負着重擔飛去，直到它們飛過牆頭或是房後的槐樹，於是，滿院中就盈溢着銀鈴的歌聲了！

「螢火虫，點點紅，飛到西，飛到東，像隻小燈籠，……」

這把戲往往是不容許作得如此盡興的，暴雨隨着涼風會很快地光臨，我不得不跑到屋裡去看雨了，雖然有時故意在院裡沉遲四五分鐘，讓雨珠打在身上，打濕衣服，打得頭髮向下滴落水。

雨點隨着雷一陣緊，一陣緊；而雷又是隨着閃來的，濃雲中閃出一道奪目青光，我每怕得閉上眼睛，然而又常貪婪地從微閃的眼瞼裡，偷窺那電光的閃動與曲折，雷聲來時，我却誠實地堵住耳朵，怕聽那怕人而單調的聲響，可是，任憑我怎樣圖脫迴避，耳朵總會聽出隆隆的聲響，雖然是較輕微模糊了。

天像是要壓下來，鉛一般的沈重，暴雨把地面打出來如舞蹈的氣泡，跳動着；成群的消亡，又成羣的產生，看着那氣泡，簡單的心神上會塗出蘋果的顏色，數着吧，一個，一個，又一個……眼睛花了，也許會看見氣泡上的美人，也許會看見一羣玩皮的小孩子互相排擠着。

院裡晒衣服的鉛繩，漆黑的，下面掛上一排雪白的珠子，密匝匝的，像透明的羊脂玉，那是雨給掛上的，像圓的小燈籠，也像閃着眼的小星星。滅了一個，又亮了一個。落下去的是那麼精緻，再掛上的又那麼玲瓏。

桐葉笑出了眼淚，只一滴，在眼角上掛着，晶澄的，沒有見她怪柔媚地白雨點致謝嗎？當輕風吹來的時候，眼淚珠也搖落了。

雷聲又把雨點傾倒下來了，濺腳濺的濕到了腳脛，又濕到了膝頭；雨聲更急了，珠簾裡籠罩着動蕩的白氣，那裡藏有妖魔吧？我怕了，雷聲又那麼震天地的響，我閉着眼睛倒在母親的懷裡，胆怯地問着母親：爲什麼還不讓雨停住了？

怕只是怕，絕不是討厭。驟雨的威容，雖然使人怕，可是我却喜歡那樣的怕，那怕可以使人有偉大雄渾的感覺，可以在人的毅志中，播散些勇敢英武的種子。

不是嗎？它並不討厭的，只一刻它便住了。看天空的裂縫處，又漏下來陽光與健康的天色，空氣更清新了，沒絲毫塵土的影子，蟬又在樹上唱了，唱那炎午的催眠之歌，樹葉子亮閃閃的，在陽光下它們又回到青春了，嫩綠與沈綠却是讓人喜歡地，地上窪處存留的一杯雨水，清冽的，也鄰鄰地推着漣漪呢！陽光又給它鍍上了金。

唉，糟了！忘記在雨前堵住地溝了！不然，穿着膠鞋踏着水走那該多麼有趣的事！把褲子擡到大腿上，讓水沒了腳脛，拿着竹竿在水裡擡船玩，那才有趣呢！

院裡靜靜的，到處可以嗅到自由而清新的氣息，那花，那草，那山石……還有那年青的荷花，看那大圓葉子裡，還滾着那又圓又亮的水珠呢，真像翠盤裡滾着明珠，粉紅色的荷花，到不怎樣的誘人了，雖然也是怪嬌美的紅了香頰，含着眼波地賣弄着姿態；鉛細上的水珠更美了，讓陽光一照，通體晶明，排的又是那樣整齊，有誰能不愛它們呢？

這會，天可全晴了，殘留的幾朵黑雲也像是被什麼東西驅逐着似的飛着走，黑雲身後稍淡的地方，讓太陽給鍍上金色邊緣，耀目分明，像是青絨的舞衣上鑲着金線織成的花邊，秀麗而又大方，誰配穿起這件華美的衣服呢？

我又看見虹了，那一條彩色堆成的帶子，從樹梢那裡在藍天上劃了一道圓弧，一直垂落到屋頂後面去看不見了，看到虹我就想起祖母說過的故事了：那是在天上宮闕裡居住着的美麗女神的故事，就是在那珠玉砌成的宮殿後面的花園裏，這女神在那裡的玉樹瓊林的中間晒她那因雨而濕濕的長裙，她的長裙是用天上雲霞的絲線而按照幻景中的奇美的影子織成的，由那裙，你可以看到白雲的變幻和星子的溫柔；因爲她讓日光去晒乾她的長裙，天角乃畫出那條秀麗的虹，由那虹我想到那裙，由那裙我又想到那高貴的女神；我又冥想了，我想假如那虹能是一座金碧輝煌的長橋，一端在地上另一端在雲中的，那該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多麼令人神往的事！

祖母曾警告我說，誰若不小心用指指了那虹，誰的手指就要腫痛的！然而，我又如何能禁止我自己不去指那奇妙的虹呢？每當我看見虹的時候，雖然祖母會在正指着她快樂地說笑的當兒，忽然想起祖母的話而把指着的手指含到嘴裡去，爲恐怕手指腫痛而懊悔不該忘記了祖母的話呢，幸運的很，我的手指始終也沒有腫痛過。

因爲雨前的蜻蜓，和雨後的虹，幼小的我始終是喜愛着驟雨的，雖然雨中有銳利的閃和怕人的雷。

然而現在，我却愛惱人的細雨了。

年齡的增進和心情的變遷，使我深深地愛着秋天，雷不是喜愛秋天的天朗氣清，不是喜愛秋天的遍山紅葉，而是喜愛秋的肅殺之氣和草木殘喘的悲哀，因而，我也喜愛秋天連綿幾天不晴的細雨和因雨而生的寒涼。

我欣賞了自然之美，然後，我把自己的性靈參移在自然景色裡面，再面對着自然之所龐而靜會着自己之心曲；於是，我愛聽秋雨之瀟瀟，我也喜愛了秋雨纏綿的性格，我愛秋雨之寒涼，我也喜愛了秋雨平穩而輕鬆的姿態。我曾讓秋雨淋淋透薄衫，滲入我的靈魂；然而，我又爲秋雨的凜若冰霜而驚恐了，我帶着寒戰的靈魂望着無休的迷濛秋雨法然了，我的心開始代我的回憶所折磨，苦痛的折磨，我的心乃漸漸下靈魂深處所隱藏着的淚。

讓雨珠任興地流吧，無暇無休地，看幾時可以流盡鉛一般沈重的陰鬱。讓細雨永敲打人的夢，看幽閉的心裡能蘊藏多少煩惱與無聊，像夜一樣長的！像夢一樣幻渺的！

散步鄉野

彌提佛 (M. R. Mical) 作
何 漫 譯

作者略歷

作者略歷—Macy Rusell Mifcord於一八七七年生於荷姆那 (Hampton) 之國福斯佛 (Alford) 一八五五年死於燕子郊 (Swolowhill) 英作家。她父親喬治·彌提佛 (George Mical) 爲一醫生。終身放蕩，遂將財產蕩盡。彌提佛在十歲時會中得獎券，得有萬磅，但到三十三歲時 (1890年) 仍不能以賣文爲生。她第一部著作是一八八〇年出的詩集。後又出戲劇，小說，散文等甚多，本篇係譯自其散文集「吾村」(Our Village)，這書在一八一九年的「婦女雜誌」上開始刊登，極博好評，描寫英國南部一村落中的生活和自然景物，異常生動。

霜

正月二十三日——今天中午我和我的白色鸚鵡(註——獵犬的一種)「梅佛洛」出去散步到一個極美麗的世界——一種寂靜的仙界——那無匹的魔師白霜的創作。雪剛剛足以掩着大地，盡爲一片純潔一致的白色所覆蓋，雪下的時間也剛合適，使籬笆逃過了羊毛似的重負，穿上一件薄薄的霜衣。空氣優美的安靜，柔和，甚至濕潤，不管寒暑表如何。沒有可知覺的微風，只有幾乎能覺到的靜止。天空，與其說是藍色更可說是灰色，村中蓋雪的屋頂和昂在它們上面帶霜的樹連接着太

陽昏暗地照着，好像隔了面網，給與着白微弱的光，像月亮，只是更亮些，當我們站在門邊望着街道，那種寂靜也好像將它變成月亮；工作和遊戲都安息日似的停了步，在工作日是稀有的，聽不到一點聲音，除了霜的愉快的沙沙聲，那低而單調的聲音，也許就是生命和自然對絕對的寂靜所能做的最近的接近，貨車沿着鬆脆淡黃色的霜塵踏路從山上下來，如影般滑過，甚至「梅」跳躍的步子，在她的喜悅和速馳的極頂，也彷彿雪落在雪上。

但現在我們將有喧囂了：「梅」停在雷澤的門前，而雷澤正坐在窗台上，她玫瑰色

鮮艷的臉從窗格後笑着，看見了她，不見了。她來了。沒有，鑰匙在門上轉動，從鎖孔響着不祥的預兆的聲音——雷澤的堅絕的「讓我去，」和「我要去」，混合着對「梅」和我的尖聲的呼喊，沖破雷澤的謹慎的母親低聲不斷的談話，這主要部分是：道歉，凍瘡，滑冰跌斷骨頭，蘋果，餅子和薑汁麵包。梅，別抓那門！我的雷澤別那們嚷嚷！我們回來會叫你。」——「我要現在去！讓我去，我要去」是雷澤小姐最後的聲音。記着：不要姑息那孩子！只要我能幫忙。但我想她母親今天會讓那可憐的小東西跟我們去散步的。對孩子沒有比濕疹更壞的了。對

凍瘡沒有比活動更好的了。此外，我不相信她有任何一雙如滑冰時跌斷骨頭，我也想不到在公地上有滑冰。這些低語似的思想帶我們到了山上，經過了一半的輕快而空虛的公地，在上面有雪的明亮與廣闊一叢叢的村舍，他們燒着泥炭，烟環直冲天際，散佈在四週那樣的芳香氣味。這時來了孩子們快樂的聲音，差不多就在我們腳下，愉快歡樂的鳴響，啊，雷澤，你母親是對了！他們從那深的不規則的池裡發出大聲喊嚷，那池裏現在全是綠草，在兩條長而光滑劃界的滑跡上，半打穩健的頑童在蹣跚的勝利中滑着，走了六步就到了在他們右上方的岸。「梅」很難禁制着去參加他們的那種誘惑，因此這些無賴的大多數都是她的熟朋友，尤其那領頭滑冰的流氓——他戴着無邊的帽子，他的棕褐色面頰淡黃頭髮將人類面容的光與影換了位置，與那偏半滑稽的面貌以如此奇異的外狀。這妖精，名叫賈克，芮薇萊是「梅」最大的知己。於是她立在峭峭，奇突的斜坡邊沿，她的黑眼睛專心注視着他，好像盼望着跳到他頭上去的榮幸。她做了：她下去，往他身上跳；但賈克芮薇萊也不是容易受挫的。他看見她來了，就在他跳的那一霎那敏捷地離開滑冰跳到粗冰上，扶着行列下邊一個孩子的肩頭穩定着自己，那不幸的在後者那樣意外的制止着他的遊戲，立刻倒向

後面，碰倒了那一系列其餘的孩子，像一麗卡舟匣，沒有受傷，只是他們躺在那兒，喊嚷，踢，伸開手脚輪着，可笑的災難中各種姿勢，而賈克，芮薇萊和「梅佛洛」，這不幸的唯一作者，在人羣一旁站着，彼此相愛，賣弄風情，互致敬意，「梅」用她的黑眼睛，賈克以大而緊閉的嘴和全副猴子似的臉毫無隱瞞的笑着，他們同伴的災難。我想，「梅」小姐，你最好再上來，留下芮薇萊首領去為你們戰鬥吧，他會脫開這戰鬥的。他是個無賴的機靈鬼——「羅賓好像伙」（註一）——類——教區中最頑皮，最懶最機靈，最好性情的孩子：惡做劇老是他打頭，也老預備做一個好收場。我們村中的聖人預言賈克，芮薇萊的倒運，因而在聰明人們前有時有些羞於承認我對他有一種潛伏的偏向（在與別的頑童一塊時），而且我喜歡聽他和「梅」談話和喜歡聽對他差不多一樣。「梅，來吧！」她跳上來，輕得像一隻鳥，這時路上活潑起來，貨車，郵車，穿紅外衣的女孩，遠方，公共馬車幾乎像一個玩具。它迅速地不久就碰到我們。步行的要比騎馬的看來快樂得有多大——尤其是受凍傷的紳士和隱蔽着臉的發抖的女太太，那方便的工具中孤單的旅客！她是那樣戴着頭巾，面網，無邊軟帽，人們可從她的態度上看出她沒有那些裝扮總會有多麼可憐的樣子。

又是個池子，又是孩子們的喧鬧聲。還有滑冰？呵，不是！這是更高的飾詞的遊戲。我們的好鄰居，中尉，在濃雪，他自己的兩個漂亮的小男孩和另外的兩三個四歲的小鬼站在坡邊上在快樂和驚奇的狂熱中。呵，多麼高興的旁觀者，一個多麼高興的實踐者！他們讚美他，他受讚美，帶着一種對在賽恩河與蛇池（註二）的一切四組舞和「展覽廳」（註三）也從未與奮過的狂熱與誠心。然而他實在滑的很好，我很高興走到這條路上來。因為有着所有做父親的感情愉快地存在他心裏，也仍然必須感謝熟練技巧的可做才能有一個以前會看過滑雪的觀看者在那荒涼的池邊。

這時我們走到樹林——美麗的樹——從未像今天這麼美麗，想像這力量：直而規矩的兩列樹，幾乎有一哩長，頂上成穹形，密接成景好像大禮堂的屋頂和圓柱，每棵樹和枝都鑲上明亮薄薄的白霜結冰，和雪一樣白而純潔，纖細，分明，如雕琢的象牙。這多美麗，多一致，多富於變化，多充實，對眼睛和心境又多合適——尤其還有，多憂鬱！有一種動人的厭惡，一種單純的力量深沈感覺在那赤裸無顏色的美麗中，它如死的念頭一樣落到地上——死，純潔，光榮，微笑！但仍是死。雕刻在我想像中也永遠有那種力量，繪畫就從來沒有。顏色是生命！這時我們來到

長列的彼端，在一座峻峭的山頂上展開一幅有四郡大的廣闊景色——一幅雪景。一條深路突兀地引下山去；只是一條狹窄道，陷入高高的兩岸間，岸上佈滿羊齒，金雀花和矮金雀枝，圍以華麗的籬柵。他們夏日的茴香香味是有名的。這岸上現在多可愛——雜草和金雀花僵立在白霜中，霜將明亮多刺的冬青，下垂的荊棘葉和截去樹杪的深橘色櫟樹葉鑲了邊緣！呵，這是霜的最可愛的樣子！在冬青樹上處處仍有着漿果，從細緻的花紋間——蓋得像天然珊瑚——仍然有一串串的野薔薇實或山楂實為鳥兒們留着，在這兒牠們是極多的。可憐鳥兒們，牠們多馴順，多麼可愁的馴順！沒有好看的和有稀有的冠子的鸚鵡，懷特氏的 *Wren* (註四) 中呼為「影似的鳥」，棲在籬柵中間，好像在寒冷光禿的枝幹間做巢，可憐美麗的東西，尋找着牠找不到的溫暖，那兒，再過去，正在岸下面，小溪旁邊，這溪流夾在透明參差的薄冰邊沿之間仍在流着，就像它是個有生命的東西，——那兒，以迅速奔往的動作，低飛掠過的是灼爛的翠鳥它猩紅和黃色寶重的羽毛在陽光中發閃，像某些熱帶鳥的燦爛。他是到山外的小河中來飲水——就是他的長喙和細長的頭也很難够到的水，在淺淺的水流上面，那些環狀的冰之邊緣的參差狀態，是那麽挨近着，人很少如此近這麼久的看到這長怯的美麗東西；

在天然的自然中看他的愉快美麗是令人高興的——看鳥兒的唯一方法。在我們住到街上來之前，我們常在窗窗外釘一塊板，於壞天氣鋪上些麵包屑。看着美麗的東西走來，吃東西，克服他們的畏怯，去掉他們的猜疑是很愉快的事。最初來的是較普通的種族，「紅頸的知更和鸚鵡」小心的，猜疑的，從翅膀上啄一粒粒麵包屑，用他們銳利明亮的小眼睛注視着窗子，於是他們停着啄兩下，於是直留到滿足了之後。更畏怯些的鳥，看了他們的榜樣，隨後來了；終於那無禮的傢伙烏鴉跟着來到——一個倒置的貪食者，他會兩分鐘內掃光了木板——常常用他的黃喙敲着窗子要食物。我們多麼愛那個美好，心地坦白的東西的無所恐懼的信任呵！而一定他也愛我們。我疑懷實行是不更為普通的。「梅」！「梅」！淘氣的「梅」！她吓跑了翠鳥，這時在她的騙人的悔過中把雪堆到我身上。來吧，可愛的「梅」！該回家的時候了。」

融雪

正月二十八日！我們有過雨，雪，和霜又是雨；四天絕對的幽閉。現在在融雪，有山水；但我們的多沙石的土地，鄉下皮鞋，鄉下的勇壯可以帶我們過去，一個什麼樣的漸瀝不舒服的日子！正像十一月的末了：沒有太陽，沒有天空，無論灰的或藍的低，

低垂，黑暗，慘淡的雲，像倫敦的烟霧，「梅佛洛」也出外追逐逐去了，雷澤上了學。沒關係。再上山去！我們一定步行。呵，回顧是個什麼樣的水世界呵！泰姆斯，肯納，老頓(註五)——都泛濫了；我們著名的鎮，曾在內地的變成盛尼斯之類，C公園成了島；從B到W的長條草地成了一個巨大的人工湖，樹木從裡面生出來，一個什麼樣的水世界！我不願再多看它了，我走下去，道路又活過來了。喧鬧重生出來。貨車軋軋聲，馬濺着水，馬車軋軋，木屐涉泥水有比平日更多的格格聲，公地有了它舊有的綠和棕的着色以及舊日的居民，馬匹，牛，羊，豬，驢的來來往往。池子也融解了，除了些暗淡的溶化着的冰塊悽慘的飄在水上；咯咯的鴨與呷呷的鴨代替了賈克西酸菜和中尉，林路又冷又黑，籬柵滴着水滴，小道沒膝，全個自然皆在一種「融解和溶化」中。

(註一) (尺伯尼 *Good Law*) 著名的惡作劇者，莎士比亞在仲夏夜之夢中把他作一個童，嘲弄奧伯倫王。

(註二) 倫敦海德公園中的人造池塘

(註三) 一種滑雪的樣式

(註四) (White's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

(註五) (James, Knight, London) 曾為英國的河流。

花 · 露

踏碎了昨夜幻夢，我慢騰到清晨的庭院裡，輕輕地舒出了夜來的憂悵。寂靜的晨曦裏，感到了無限的鬆爽，倦倚在一塊大滑石上，俯視着地上的花草，半開的花瓣裡，含着幾滴晶瑩的露珠，我凝視着那晶亮的顆粒而迷惘了。

——草尖上滾着的一粒露珠啊，你反映出了整個的世界。——記憶一個詩人的話。

我輕拂了花枝，露珠落到土地上，再追尋時，已不能復得了，只是在土面上留下了一點濕痕。我嘆息着：

——人生如朝露，也許還不如露珠能留下暫時的濕痕吧！
抬頭時，紅色花瓣的藕力引誘着我的手撫摸着它。

——自古紅顏多薄命，妳能永遠保持着妳的青春？
我憐恤的插下了那朵最紅的。

妳是否罵我殘酷？可是，這樣也許妳的青春可長駐，你的嫩嫩怎經得起風雨的粗暴？且先輪在我書裡作妳的粉紅黃金夢吧！
我乃小心的把它夾在一本紅皮的書裡，而感覺到了一點精神上的輕鬆。過後，我又後悔了我的莽撞——像初次吻過情人的朱唇後那點心情。但憶及那癡老人的酒脫神情時，更覺到自己的渺小了，我乃默視着：

——妳，夢裡的紫色花朵，不要隨了時間層層褪
色。
弟 燕

三十，七，二十二

——我將離你而去——

· 傅冷沙 ·

也許你會驚訝吧！我將離你而去。

還記得不？那個粉紅色的黃昏，綠蔭下我認識了你；你的歐麗像細雨濕潤了我枯寂的心田，你的巧笑（你有着鳥樣的活潑）也給我一絲春意。我遂為你顛倒了，俏麗的影子如雨後的彩虹永掛在我的心裡。

上帝原是這樣排定的呢！我陷入你的青春魅力織成的網裡，我倔強的人，也得在美麗的女神面前屈膝了，你的長長睫毛下的黑眸子就是我的主人。

多少個綺麗黃昏，幽靜的仲夏夜，我伴着你，懷着一顆熱烈的心，如同忠心的狗馴善的隨着它的主人。

然而，現在我却將離你而去了！
是的，你愛我。但，你却沒聽過我一句話，總是照着自己的意志去做。誰想到美麗的，活潑如小鳥般的你，却有着如此倔強的。固執的心呢？你倔強，我也倔強，兩個倔強的人是不會結合到一起的，因此，我將離你而去了！

我離開你，我不會特別悲傷，像維持失去夏綠蒂一樣。年青人都有着充長的，光明的前途的，我不能爲了戀愛悞了我的前程（戀愛爲了人生，人生並不是爲了戀愛）。但，我將永志不褪彩虹般的，俏麗的你的影子。

祝福你，倔強的，我將離去的人，願你在銀色的月夜裡有一個溫柔的回憶。

密魔崖

歐陽斐亞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

這就是我的命令。——約翰十五章十二節。

六年前春天，因為母親的辭別，我得以寄在教會學校裏。這是個很新穎的嘗試，因此我體會了「愛」，我也領受了「愛」的溫馨，我更看見幾支淒涼的生曲。

初次混進陌生的一群裡溶煉，從不會觸傷過自己是家破人亡的苦兒。竟日喜樂融融，在靈性生活裡，在姊妹間，按舍就是我們的家庭，我們就是組織家的主人。

季考完畢了，我們這十幾個再沒有第二個去處寄宿的孩子，在 Mrs. Merrill 的照顧下，得以遷進西山密魔崖旁的小亭舍裡。房子建在山腰，兩株繁茂的毒樹：蔭滿前庭。從這裡跨進我們的「安樂窩」是要費一翻力氣的，牠還是順山勢的傾斜盤折向上，居頂有一間很小的茅亭，亭簷延著一株紫色的牽牛花。階沿的亂草掩護了我們的門庭，刈開絆腳的草莖，擦去門環的蛛絲，「啊！」抖然我感到疲倦了！「荒涼」。掉過頭去珍儼很集神的注視着那幾朵頹衰倦播的牽牛花。我有些就心；在這山野裡我們會被靜悄驅走向往的快樂。一定的，這是一個很寂寞的暑假。

推開門，並不十分掃興；是一座很敞亮的四合房，東屋是閉靜室。西房的窗幔都打開了；由此我窺見一座很美麗的玻璃走廊，珍儼探出我的意思，她腕着我說：「是不是你看牠可以做成涼台？」推開窗子，俯視羣嶺山下的綠蔭？山谷的雲霧，碧空的浮雲，別作你取詩裁的夢了！這可不是我們的「家」！說着我們踏進左進的跨院，一排靜穆的北房，依着幾棵聳高的松柏，廊下零亂地堆滿了床蓆。她笑了：「嘿！這才是咱們任意的「安樂窩」呢！」蘭姐說：「偏偏妳的嘴尖快，什麼「安樂巢」「安樂窩」的！快收拾吧！」

晚上，我們幾乎吵起來，小霍，小靈，峨嵋，路得四個人都要睡在廊下的中部，東邊緊靠院牆，東邊是墓園，晚上鬧賊鬧鬼可怎麼辦呢？西頭是跨院門，聲音大了說不定索姑奶奶（教會的會吏，我們都如此稱呼她，當然並不是美名。我想，板着面孔，管人家閑事，大概是大姐們給她這雅號的原因了。）就得跑來「嚇」一頓。（「嚇」是她說話的口頭語。）珍儼坐在禿床板上笑的很得意，因為她已經在不近不遠恰好當中的地方繫上蚊帳。小霍和我一樣是第一次住

西山，她喜歡湊熱鬧睡在廊下，可是膽量又最小。四個孩子看着珍熾勝利的笑，吵的聲音更大了。結果，蘭姐和靜姐分派；最小的睡西頭，最大的睡東邊。理由是年齡小的八點就應睡覺，上床必睡，也吵不了鄰人，年紀大的，見識多，不應有鬼的見解。賊，更不會跳牆偷咱們。得，珍熾吐吐舌頭，慢條斯里的說：「誰那末耗子胆？不過掛上蚊帳嚇嚇你們，不然早舖好被褥了。毛孩子！」順手擰一下小靈的臉巴，小靈沒急，她笑着呵呵笑了笑；「不害臊！挨下擰得塊臥舖！」峨爾看着小靈的床有點眼熱。

晚上，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我們打掃閉靜室，蘭姐發命令：「小靈擦銅器，十字架，蠟台。……靜姐晒地毯，我洗板凳，掃房……其餘的人隨珍熾到附近採野花。」

珍熾像匹野馬，脫了繩就狂奔。除去路得以外我們都不識路，她跑出門就向東拐，小靈急了！她頂怕看白墳頭。路得大笑：「饑骨頭！她不服從命令，不是摘杏，就是摘棗，不然也得拾幾個墳頭上的松仁。」其實我們也很饑，又都追去了。

很奇怪，遍地的叢樹，好像月季。都那麼矮，即使峨爾也可以發得到。青溜溜的豆子我們裝在口袋裡不少，抬頭看看杏樹；早空了！珍熾不甘心，她又去塞園兜了滿襟的松花。她教給我們：爬山走迴盤的步子，是省力氣。如此我們很快的到了山頂，沒有一隻花，一棵草，只有一遍的紫紅色的岩石。我想攀援着級，坐在上頭最大的黑石上，珍熾指給我看：「我喚牠叫椅子石。不是嗎？黑色的坐石，紅色的削壁，山後的風衝不過來。喂！你看，平緩車過來了。那是黃村車站。」

大家爭着將倦乏的軀體投在這天然的椅石上；我才得以看看範圍着我們的領域；最遼遠的邊涯，與碧空相接的地方；聳立着幾個烟囪，從牠的喉口輕輕堆起灰色的烟塵；纏繞在蔚藍的晴空裡。珍熾指着牠說：「長辛店工廠」。我再將視線接近，原來火車向在甸甸爬

行，望着那蠕動的形態；使我不能相信這就是奔馳旅程的火車。漸漸在一片綠蔭內遮住我的視線，我想折回牠來尋出那兩條靜伏不動的路軌，但是可向何處尋覓？幾方青禾，幾領畦田，連毗着盡舖大地，一直蔓延至虎頭山尾的坡脚下。我立起來，在那後邊，還有連亘不斷的青山，據說那是陰山脈了。由山脊湧出數朵白雲，輕輕滾到山頭，在那裡，映着一列穿黑色衣服的牧人，好像在雲彩間放牧。突然，羊羣內跑出一隻，向下奔去，好牧人敏捷的追趕，小靈用力牽着我的衣襟站起，手指着喊道：「那是好牧人！撒去羣羊，挽救迷失的一隻。」

珍熾拍着她的腿笑了：「好孩子！新約你可以領悟了。」我掉過頭，看見靈明亮急於尋覓的眸子；閃着光輝。再待我仰起頭來，見那曲廻的盤道旁；着黑色服裝的牧人正蹲在那裡撫摩牠雪白的毛。小靈扶在我的腕上笑出了淚。「你看，順盤道下行，右邊那高出的亭子是一靈光寺」，下面一道朱牆旁的紅門，就是寺門了。那一帶楊樹的右邊，是去三仙庵，大悲寺，龍王堂的道，這裡沒有靈光寺荷池金魚好，可是有美麗的竹子，古的碑文，清口的泉流。西北，和虎頭山對立的峯下；是寶珠洞。咱們看房的劉奶告訴我，那的佛爺是肉塑金身。北面傾下的紅亭就是證果寺了，那裡有一個洞，叫密魔崖。循道下行右山，就是我們這椅子石。左邊是山溝，如果我們遇見大雨，就可以聽見流水的聲音了。雖然我們的巢穴建在這荒蕪的一旁，可是當你坐在椅子石上，盡能瀏覽八大處的精華與乘轎的遊人。已出以前站在這裏，你可以看見山谷中的雲霧，是怎樣的輕浮飄起。有時，太陽照得人，突然會從天角湧起一堆行雲，在地上給我們罩上一片涼蔭的雲傘，看着牠的影子，輕飄飄地離去，那才真是有趣呢！你看」。珍熾轉過身來；指示給我「被陽光照得耀耀灼灼的碧鏡；就是昆明湖了。我們還可以望見十七孔橋，玉泉山的峯塔，呵！看，這下面萬樹攢攢的中間；那座灰色的房頂，是三十多個吃乳的嬰兒的棲所，他們僅僅有一個穿著粗糙；笑容可親的俄國保姆。她養着幾隻羊，孩子們的食物都

是牠們供給。院子裡，她種着四時不斷的蔬菜；如果妳去一趟，妳一定不想回來了！真的，她真是好母親！由我們這裡越過山後，完全是乾澀的荒山；不過有一條一尺寬的盤道，都被人們走平了，踏着這條路徑可以到他們那裡。離此不遠有一個療養院，他們稱牠黃土坡，曼姐在那裏養肺病的時候；我常常去……珍靈不停地一口氣說下來，猛然我們似乎聽見蘭姐的喊叫聲：「珍靈！」珍靈大笑，路得最先向下跑，越過了盤道，又順着崎嶇小徑往下奔，呵！多麗美啊！大小岩石相互堆疊，積成一座挺長的溝壑，自北向南自然地傾斜下來，一灣清澈的流水；在那小石子上輕輕浮動。兩旁斜坡上鋪滿綠茸茸的細草，雜錯着幾點紅色，紫色，黃色的小朵瓣。西坡間松林內陣陣鳴着：哥哥哥！光棍好苦！慄慄動人的聲音，我欲尋找牠的踪跡，然而，猛烈的陽光射在蒼枝間很難以覓獲一隻獨鳴的禽鳥。「婁亞！快幫助動手採吧！蘭姐他們一定收拾完了呢。」我很羞愧，待我看到牠們都採得一束鮮艷的花草的時候。在我上面六尺長的斜距離的地方，開着一遍深紅朵瓣不知名的花，我必須踏過那陰濕苔苔，不然我更沒顏面回去報功了，因為牠們所採的並沒有與這同樣的一朵。

到了家，那很慙乏了。可是更就心蘭姐會教訓一頓；因為已是中飯時候了。小靈很委屈，她一定知道我們玩去了。小靈，蛾帽將我們摘來的青蛋送給她嚐，因此惹起蘭姐本想罵而又不罵我們的話柄，她認定是珍靈作的，她真的有些生氣了；爲什麼不待牠們熟透再採？這點惜愛植物的心腸都沒有！不過她始終默默不言，大家用過飯，她告訴大師傅；今天的飯具完全歸珍靈清洗，然而她那裡知道；當我們奉命採花的幾個孩子，在廚房攪得一塌糊塗的時候，到底是大師傅代勞的呢！

傍晚，我們的「母親」來了！（呵，想起當初我們爲何都如此愚笨？不喚她一聲MOTHERY雖然她是我們的先生，實際她是我們生活的指導者，而且甚於普通的母親。）她山城內帶來許多株洋葵，西番蓮

及鳳仙草，她幫助我們將牠們種在庭院，澆完水，她說：「這才是像樣的家宅呢！」

太陽快躲入山角去了，「母親」携同大家在閉靜室作晚禱。燃着十字架旁的兩隻燭燄，愈發使我們採來的野花明鮮了。記得，「母親」曾給我們講過；聖桌上的十架，蠟燭，花朵，猶如我們生命所期望的「真」「善」「美」。現在我們這十幾顆赤熱的心；不正是浸溶於這完美的境界嗎？最後，我提議唱一首晚歌：

願主同住，夕陽漸落西山。昏夜將來，求主保護平安，人生命短，有如日光甚速，或生或死求主與我同住。

現在我才瞭解，如果不把握現實，真正的快樂是享受不到的。自那天離開學校到我們這「安樂窩」來，看見那門外的榛莽，零亂的樣子；我真就心將要度兩個月的寂寞生活。誰知，十幾個同境況的女兒；在「母親」的指揮下，居然度起「家」的生活，過着「家」的日子？「家」之於我們幾乎是完全生疏的東西，但是，「母親」慈愛的手，給我們訓練出培植出一具更有生趣的家庭。

七天裡，我們給大師傅兩天假日，其實並不是爲他休息，却是爲我們放火造飯的練習。那天，「母親」同我們一樣下手，她能包出很勻整的餃子，她最喜歡吃烙餅，炸醬麵及水餃，因此，這三樣幾乎是我們的拿手了，如果有很可口的青菜或西紅柿，她也能吃一碗米飯。

每當實習的前一天，我們大家計算所需要的東西，兩人一組輪流的下山買菜。靜姐蘭姐二人司賬，「母親」幫助她備預算。她還給我們訂好課程表，每日早禱後，必須溫課，所習的大小字她請一位教會的會長給評判，她知道，如果看不到紅圈的獎勵；終有一天我們會懈怠的。過午，全體休息的時間，年齡小的必得上床入夢。蘭姐我們利用那時縫補自己的衣服，間或「母親」送給我們美妍的花布，裁成旗袍。縫裁後所剩的零頭，她從不許我們拋棄，珍靈，小美，我聽了她的指

示；拚對成三床明艷奪目的被褥，到現在還用着呢！

又是我們實習的一天了，除去每人填飽了肚子外，還剩餘足敷一頓飯的用具。珍徽提議明晨早起爬虎頭山，在頂頭用野餐，待大家和「母親」的商討；所得的結論是：大家徒步走出十五里外的天泰山，在那裡用過飯，就作個野外查經課的創例。

當一個新的期望欲降臨的時候，每只心都在洶湧跳躍。那真是東方魚肚白的時候；珍徽第一個跳起來，只要她坐在床上穿襪子；看見大家還不會起來，她定要大聲唱，早睡覺，早起身，能使人，復能使人；更能使人歡欣，學生應當練習，這近於童謠的小曲。大家都被她吵醒了，裁縫穿着粉紅色的睡衣，跪在床上祈禱。小美在帳子裡捉蚊子，拍得滿掌是血，小霍在一旁逗氣，「那麼大活人，睡覺還不乖點！褲子會睡到身上來，虧着蚊帳沒鑽到床底下，不然也不會累你早起拍蚊子了呢！」小美臉頰蓋上一層紅暈，她也很羞愧，第二天醒來枕頭會躲腳底下，看看別人，沒有一個枕頭是離開她們的頭。這多麼奇怪呢，驀地珍徽跳下床來：「小靈這鬼東西？什麼時候起來的？離開床太猛了，震疼了與她睡在雙人床上的路得；她不禁怒了，「慢點！」珍徽頑皮的掉過頭來施個禮；不想一忽神正踏在路得特為今天遠足潔淨的白鞋上，在鞋面留印很大的黃痕，剛在轉念的一刻；小靈挾着聖經由跨門走出來，她忘記向路得賠錯，反而向小靈開起玩笑：「小靈！有什麼話不能公開嗎？更深半夜間上帝祈求的話我都聽見了！喂！留神不久妳會被稱小姑奶奶，那可和廟裡住的差遠呢！如果果你願意，我可以叫你靈尼姑！」「有那末一天我也滿足了！就怕天父不收我作使徒；不為我降下聖靈發這昏目，不用智慧的油膏塗抹我，使我分辦出愚昧來。」小靈很泰然的放下聖經坐在椅上，似沉思，似希冀的作答地。

天空的黑網漸漸拉起，周角都透出白光的時候，大家分肩起暖瓶，飯具與西紅柿。蘭姐吩咐珍徽，路得扣好各房門的鎖頭，恰好最

末一戶她倆遇在一起，珍徽強着上鋒了。「哎喲！」珍徽大聲喊叫，路得在一旁沉着面孔：「呀讓你也嚐嚐！」「報復也不應這麼陰！況且我又不是故意踏躑你的鞋！」大家都明白了，蘭姐望着她倆污濁的一隻，點點頭，如果不是「母親」在門外喚她，我知道她一定有一篇道理講述的。然而，奇異的是：蘭姐轉過身跑出去的時候，她的眼眶裡盈滿着淚水。

哭的時候大聲哭，笑的時候放聲笑，講話的時候像連珠似的清脆豪放。這就是珍徽的個性了！走出大門，大家都爲着出發前的事故不寧，然而，珍徽反若無其事的向山麓奔去了！只是，她有格別的個強，她絕不在衆人面前給他人失光彩，不管他人是否悔愧或欺凌。所以，當我們爬過證果寺後面時；我看她很安樂的坐在桃枝上候等我們，而且那鞋上的污印已沒了；倘若不仔細觀看的話。

蘭姐的雙睛隱藏着憂抑，可是她強作笑容不使大家的空氣促迫；因爲誰也不願將這淘氣的事件告訴「母親」。路得始終很沉默，像往常一樣只能看見她大而黃的眸子；俏瘦的面頰。這是慣例，在年紀參差的一羣裡，從不能輕易使她談笑，然而；回到小靈，小霍，裁縫，小美，金玲這一堆內；她能大聲狂笑，立停不語，間或道出一句使人發笑自己却很寧靜的談話。珍徽對我說過：「她很「冷」！她不體熱情。」這是實話，她不會哭過，也不善體恤他人。（除去對貓她能抱在懷裡，給她溫柔的撫摩。）不過；今天情有異樣，在她的眉端似乎還鎖住怒氣。

常常是如此，珍徽是我們的火線，如果不然起她的情緒，大家幾於閉鎖住僅管自己的一呼一吸。

越過幾領荒邱，行到這遍滿石板的顛頂。這裡很美麗，雖然除去我們再沒有動的氣象。紅黃色的土壤，圍着紫黑色的大塊岩石，牠們都很整序的鋪疊着。珍徽問大家：「此方名何處？」小霍剛要笑罵她別文縷縷的裝洋了，珍徽又而向「母親」說，「這裡可以叫：一遍

石，對不對？」「母親」雖是異國人，但是她肚腹內充滿不少中國的文字，語言及風俗，可是這次她插頭了：「盡舖滿山頭，怎能說是一片呢？」待珍獻給「母親」解釋「遍」「片」的不同後，「母親」對大家說：「珍獻很富創造能力。如果有人訓練她自己再努力，是會較你們都高一等。」

幾乎行過十里，纔看見人影。這裡比較平坦，兩旁被風搖曳着茂盛的桃林。我順乘巧的說：「風再大些，給我們吹落幾個熟桃，那末，我丟地上拾起，他們不會罵我『小偷』吧？」她望着珍獻，意思是叫她像前次採野花時摘點可吃的東西，珍獻搖搖頭，看看「母親」，看看蘭姐，其實兩個孩子也真有趣，她們忘記林內還有守望牠們的主人。

一路頗不寂寞，珍獻常發問幾個有趣的問題，「母親」給我們講述她幼時求學的一切：荒山，曠野，沒有人烟的道路，在她幼時是常遇到的。家居在偏僻的山莊裡，父親常不在家，雖然年老了，他還是將他僅有的精力為主勞動。終年不停地為欲認識天父的施洗，給病痛的人們慰安，祝福與將離去人間的男女。他將他的愛施予村民的較勝他自己的妻女，雖然自己的妻子患着半身不遂，兒女每日要乘往返十五哩的火車去攻讀，但是，他不會抱怨過家裡應安排幾個傭人服事妻子，照料孩子。（所以，我們現在有着如此能幹的「母親」！）她每日放學回來，尤其冬日，天色已黑上來了。到家向母親問安，打掃房屋，炊火造飯，溫課，補綴，沒有一樣不是親手操作。睡前，她與哥哥提著燈火，關好所有的門戶，為防止夜狼的侵入。她會說：「自幼生長在那個環境裡，可是如今每每聽到狼嗥，就不禁顫抖了。」他們常於更深時救護被狼嚙咬的旅人。她有不少的護育常識，所以村人往往將被狼獵傷的客人抬到她家來安息。說到狼，我們大家（除去小美以外，因為她睡得太死了！）都很恐怖。前幾日，月正圓的夜裡，我們都被笑聲驚醒了。我本以為小美在作夢說廢話，熟知她很安然的睡

着。我披好衣服坐起，那陣冷笑，狂笑的聲音，直投入我的血流，不禁驚懼得堵住兩耳，打了個寒顫。約有一刻鐘之久很靜寂沒一點聲音了，突然，似哭，似笑，像寡婦泣訴，像女人嬌笑的聲音攪錯一起；從山谷飄出來，有如爭得自由，被鞭笞打的狂號着蕩開山岡去了！然而，留跡空谷的尾音：還不斷抖索地繼續許久。第二天，去問劉奶，她睜大了眼睛小聲慢答：「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山裡要倒霉了！原來我才知道，貓頭鷹是多麼可怕的夜鳥。我想，狼與狐狸的咆哮一定不如一隻貓頭鷹：這夜禽來得可怕。

「所以，為要紀念父親，母親，我將從他們得來的照樣付給我們。誰也不知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技術可以放着不用，可是不能不學。……如果沒有當初的磨練，我不能攻讀大學，更不能絕心到中國來。……」她還有話說，可是她停住了，眼裏似乎含着淚，我知道，她懷念她的父親，坐在山莊裡為孩子們說教，因為他老邁了！到中國來是她父親的意見，他說：「你要將福音傳給萬人聽。我沒有作到這地步是遺憾的事。」所以，他的女兒將甜蜜的幸福都給予我們了！只是，我懷疑，上帝不是公平的！她的家庭很忠實的為宣講慈愛勞苦，為什麼當她們兄妹遠離家讀大學的時候；放進夜狼嚙死她們的母親？

「噓！一隻兔子！」珍獻跳起來，打破了這沉重的空氣，我們幾個好活動的孩子；撒開腿四下追圍。蘭姐要責備我們為什麼捉一隻沒家的野兔。可是「母親」笑笑，對她說：「傻孩子！他們多人也敵不過鬼子的躍跳呢！」後來小靈將這話告訴我們，她自己又說：「狐狸有洞，飛鳥有巢，人子却沒有安息的地方。」她很傷感耶穌的奔勞一世呢！這是大家都很驚異的事，她同我們一樣的在同一境域內薰陶，只是在靈性方面我們的領悟及窺求都不如她深刻。

當我們立在兩峯對峙的山麓間；已望到天泰山的廟宇。然而此刻大家都疲倦了，誰也不想去叩問住持；給我們講述精奇的故事。

一路被太陽晒得昏熱，進了寺門大家就坐在洋槐樹下，提板涼可口的甘泉。誰也不去強食麻醬餅，反而食光了西紅柿與黃瓜。（這兩樣是我們即經濟且美味的水菓。）

陣陣山風拂過，很想臥在草地上輕睡。然而「母親」觀看晴空捲捲堆雲，疑將落雨，勢必早些回去，不然大家會截宿此地了！她順手翻開聖經，恰開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她說：「很好，讀完這篇，我們還可以唱着背誦出來。」

珍黛有着一副婉轉的歌喉，她喜歡豪情歡呼也愛低聲細吟。一聞聽要唱，她強着要讀這篇為多尋思句詞的意義。「母親」答應了她，前四節小聲念，後四節聽讀。珍黛很有說教者的風味，字句很清晰，聲浪也很自然。她讀着：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計算人的惡」，「不輕易發怒」，她讀的很慢，幾乎是讀着單字。她微喘口氣又繼下去：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她的聲音發顫，我抬起頭，她正仰視天空，淚縱橫於面頰。大家都很驚訝，我環顧他人，蘭姐正抱着雙膝抽泣，再看看路得，她眉端的怒火已趨散了，雖然同大家一樣的睜着眼，然而她的目光並不相同的放射奇異的光彩。她很沉默，寧靜。「母親」也很詫異，她移坐靜姐身旁，直到她明白早晨的事後，她默默地翻閱經書，指示給小靈讀出來：

「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麼？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一個人有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葡萄園裡。他來到樹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對管園的人說：「看哪，我這三年，來到這無花果樹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牠砍了罷！何必白白佔地土呢？」管園的說：「主阿，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圍掘開土加上糞，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再把它砍了。」路加十三，四節至九節。

「母親」又附加一句：「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孩子們！不要哭泣！且知悔過必有更新建起。這是我的過錯，常將你們以「孩子」看待。或者是自己太自私，因為我喜歡一派純真的「孩子」，可是我又很榮幸；能在孩子們間獲得成人們都不坦然叩罪的自首！珍黛，起來！勸勸蘭姐，她為你們的事一定憂愁了一早晨。……：……多年來在今天才真正獲得絕大的收益，且願你們都能效法她們，互彼「洗腳」，彼此「相愛」。……：雖然人家說我們是可憐的孩子，實際我們很可自傲的；因為在我們中間握住了「恕」與「愛」。這兩個字溶於我們的行為裡，是上帝所喜悅的。」

當我們準備遊覽的時候，「母親」的兩肘腕着蘭姐與珍黛，她說：「我很歡喜看見這值得喜悅的事。今晚回去我要寫出寄給倫敦的史先生，我想，她看見這消息一定歡笑得流出淚。路得比你們小，她雖然始終沒表示什麼，我知道，她心裏也一定譴責自己。」

回家的時候我頗幾乎走不動了，如果沒有珍黛不時打趣，恐怕我們都要伏臥不前的。珍黛對小靈說：「將來妳打坐可以找一塊化石，每天幾次的跪在上面一定要比天泰山那塊黑石，所留的膝印更深些！雖然歸途中再沒有一個人眼着悲哀，但是我在懷疑：蘭姐，珍黛，路得三人；無論在任何事物上，所受的待遇都較大家渾厚的原因？平時，只要說及珍黛；大家就要誇讚蘭姐的姐姐風格，和路得的靜閑。這觀念正如她們自己；各方面像親手足的原因吧？但是，不！珍

路得各有着百家姓尋不出的姓氏，蘭姐却有一個最常見的姓。還有，母親對她倆談的話我都聽見了！老遠的倫敦和她們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問題在我心中盤桓半月，我不會開口問誰，處處觀察的結果，我明白：蘭姐喜歡路得有可憐她幼小的意念。她並不厭恨珍熾，只是珍熾的頑皮與直爽；常禁不了她做姐姐的管教責任，其實她並不顯垂青。

天氣枯熱難熬，大家都盼雨來；沖開源頭將山溝流滿了水。是一個下午，趁大家休息的時候，我與珍熾跑到靈光寺的荷池旁閑聊。我挾着巴金的家，她拿着一冊我從不會見過的硬皮日記簿。我擇塊蔭涼的池邊躺下，不刻已鑽入書中去了。颯風跳湖了，我的視線很模糊，淚浸漬書頁上，才發覺自己可笑的舉動。趕快拭去了淚，我怕珍熾要譏笑我。「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我所講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種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從上面飄入我的耳鼓，我奇怪那來的說教者？音調藉藉着悲泣。我仰起頭，呵，珍熾坐在側壁的斜面上，雙手蓋着打開的厚冊上。很出神的仰着頭，在凝視什麼？我還不會喚出聲，她面頰上已滴下兩滴淚花。無疑的我明曉；那冊子裏定有不能磨滅的悲哀。

我爬上去，坐在她身旁。彼此沈默許久，我不知拿什麼話安慰這從不靜思垂淚的人。她依在我的肩頭，抽泣着吐出一句：「如果你願意多知一些不關痛癢的故事，你可以看牠……十七個年頭，失去了母親；又獲得母親。雖然一日也不會捨伏親母的懷裡，但是，在人世間和愛的立場，我還不是罪惡的業兒！」

我掀開第一頁，上面臥着幾個藍黃色的字跡，一望而知已有不少年頭了：

「媽媽愛我，我愛媽媽。」

珍熾小朋友：將你的每日流露在這上面；愛妳的與妳所愛的，她們都能給你更多的甜蜜，當那未來的歲月裡。

曼姐二十一聖誕

我望着這熟練的筆體，不禁淒然！我想，珍熾懷念這比蘭姐更倍似母親的曼姐了，她會告訴我：「民國二十二年的春天，曼姐被四年的肺病侵蝕了。」她喜歡曼姐更甚於蘭姐。

我一頁頁地讀下去，幾乎使我不相信這是七八年前一個孩子的記述。我會想，在人間不會再有較母親的一生更凄楚的了！孰知竟有更辛酸更可泣的一羣，環繞着我！我站立羣間，還是幸福的女兒呢！

十二月二十五日

翻開冊子，又觸起曼姐婀娜的姿態。一年了，我並不會在這上面留上一絲痕跡！然而，曼姐居於那塊黃土之下恐怕早已枯竭了！一飛很迅速的飛過去，生活的影子也都迷糊了。爲了曼姐，我不能再像盲人整日的鬼混下去，我真應將愛我的！我愛的；刻在上面，爲了來年追憶的時刻；牽起一條絢麗的縲帶。

（唉！第一天第一頁逢於這喜慶的日子；怎麼留了悲哀的字跡呢？）

大家都說我哭笑無常，心裡最多不過讓某件事物東穿西出的躍一趨。本來嗎？難過了不哭洩不盡心胸悶壓的巨石，有強顏不笑！又多愚蠢不知享受呢？所以呀！一分鐘前的我，絕不能和現在一樣了！我但望每時每刻都有新鮮的滋味嘗試，只要她們不苦惱我，或攪亂我的睡夢！

說來也怪，往日的精神不知都藏在那裡？天色一天天地寒曉了！我也隨之安起。可是又爲什麼這麼健忘呢？昨晚剛鑽入冰冷的被窩，樓下隨着熄燈鈴就又響起蘭姐她們高中的大姐姐們的歌聲了，路得吹着她得意的口哨，我合着她們唱「聽啊天使唱高聲，報知耶穌今降生……」。看見窗外的星點，我想起她們報佳音的燈籠了！偷着蹣手蹣

腳地下床來，剛剛開門冷風就吹透了！還不及返身披衣的時候，史先生的大皮鞋就震響樓梯階上。忙扣上門，閉上眼裝睡，直等到重踏的靴音隱沒在角；我才悄悄對路得商量：「明天早起，挨着房門祝聖誕。好，誰知？一夜好睡，晨起鐘敲過半天了，還不能睜開雙眼！聖誕的事早忘了！」

小霍這東西！反倒讓她佔先了！跑着一開一閉的聲音都快震搖樓頂了，再搭上她宏亮的聲音「Happy Christmas！」路得還不理！壞了！五號，六號，就要到我們的房間啦！碰！碰！碰！幾個小指打在門外，還有輕輕的笑聲。呀，別得意！不請進你就不能串臥房。不起可就掀被窩啦！」我睜開眼，路得正在揉她睡松的雙目，「Happy Christmas！」我還她一句，告訴門外我們已起床了。其實我真怕被窩呢！「啊？」路得的床角繫着一個赭石色的襪統，我看看自己的床角也有一個黑色的！我們一樣的向外抽，聖誕老人貼着雪花蓋滿的紅色行囊。我想，牠可以掛在床頭，與曼姐的照片並排着。四寸方方藍灰色夾紅與邊的小盒子，我玩弄許久猜不出裡裝着什麼寶貝？啊？四塊嫩綠色的高力紗手帕，一角用深綠色的絲線織出「C.W.」盒子裡充溢着馥郁的芬芳，兩隻鮮紅的蘋果，一包麥芽糖，一副墨綠色的羊毛手套，最下面一隻黑色襪襪；在翻弄古玩看那兩件綠色的好東西，我真高興呢！路得的和我一樣，她喜歡天藍色，所以我倆的禮物更恰意了啊！「史先生，一定是她，當咱們睡熟了，遣這老人送來的？」

晚飯，我們三人沒有到飯廳去。史先生和我們共餐，牛肉韭菜的餃子真香！路得喜歡加里牛肉裡的栗子，蘭姐以為牛肉爬最好。這是第五個聖誕聚餐了，史先生吃的很香，我們謝謝她的禮物，她說：「紫色，代表高貴，綠色純真。晴藍象徵端莊靜雅。這三個顏色正如你們自己的性格；但願你們永持不變，如此倍勝於向我致謝。」飯畢，給我們每人一袋冠冠糖，携領我們到座堂觀看國契的聖劇公演。

本劇緊張精彩，雖然都是聖經上常聞的故事，然而演來並不凡俗

。加伯烈顯現的時候，我真以為天使光降呢！宗淑倩麗的軀體，真在粉紅色的宛如柔波的紗羽裏，相似天仙呢！小黛的馬利亞扮來很難以否認她是十三四歲的姑娘呢！雖然這是一幕聖嬰降生的可喜悅的劇，可是彈出不少人們的淚水。其中穿插一幕兩個小兄妹欲朝拜的前後；她倆是家破人亡被賦稅蹂躪的流乞孩子，在荒野相偎的睡夢中，看見天使的光彩，告訴他們伯利恒小小馬槽裡給人間生長一個和平之君，普天下人都應歡騰朝覲。天使去了，他們望着星象，踏着寒氣向西邁進。途中，遇着牧人，在他們結隊前去的道路上，小妹——哦！艱難的。天真的談着她小小生命的遭遇。正如她自己，她不懂可憐，她又不憐悲哀，她像敘述故事似的有趣的說着。座堂的各角茶裡都有了抽泣的聲音，我的淚簌簌落下，我想，她如果確有同般的際遇也堪稱幸福了，熟知她自己更有較壯更哀艱的故事呢？不過，上帝是公平的！他並沒有將一切刻在她心身上，使她哀愁，使她流淚。她的來到人間，已够孤苦了！倘若再讓她細嚼回味，那末這小生命真是罪惡呢！

唔！怎麼又講起這些？今天最快樂的日子，二十四小時都應遍撒喜悅啊！

還有五天的假期。明天史先生帶我們去天壇，盼望沒風！

曼姐！你很孤清嗎？不，一會兒我們要作晚禱的，我們去請那些活潑的小天使們取悅於你！晚安！

十二月二十六日

沒風。正如大家期望的好玩個痛快。

從祈年殿步下台階的時候，小霍，小美，金玲，阿茜幾乎是滾下來的，她們搶着蹲伏在大理石形成的中階，這是龍頭，那是雲彩，這裡是爪，啊！龍身有鱗……各自去發現她們的奇蹟。史先生在最末與守殿人問長問短，她龍鐘的身體走到階前；幾個孩子還沒爬完呢！史先生沈靜的看她們，直到各各都下去了，她才說：「中國的建築最莊嚴，人工也最精巧。由古代流傳下世更是可寶貴的！你們覺得精奇

大家都去踏，不久花紋都磨平了，還有什麼再給後代人瞻看的呢？孩子！記住，古物我們更要愛護。說着，她向一堆荒草走去，大家都奇怪她作什麼？她彎下腰，不久手裡握着什麼回來了。「孩子們！你們看！中國的琉璃瓦最珍貴輝煌，你們別可笑碎磚爛瓦有什麼？將來我回國給朋友們是很好的禮物呢！現在我就少藍色的瓦。」我不禁笑出聲，她拾來的盡是些合於我們跳房子用的小石片呢！一會小靈在一邊悄悄說：「對了！中國的古物都被你們盜回國了。與其如此，還不如叫我們都踏平的好！」「這雖是小孩子似的堵氣話，然而，想起國家的不珍重古物也够灰心了。」薇姐道。近日小靈受了薇姐的影響，差不多整天鑽在小說堆裡；東翻西閱。

這些事，我們三人和史先生出來玩是司空見慣的了。她常讀美北平的紫禁城。可是今天我才真感到古代的遺物作子民的應負有的責任回來的路上，我一直想着人民在國家的密切關係，我不會開口說一句話，據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大部分的錢用在我們身上，再者就是爲小院那些住宿讀初小的孩生購置玩具。其餘她就利用星期日帶我們遊廠甸，進古玩舖。不僅她一人如此，教會裡幾個有錢的女人都這樣，長久下去，併使高價買賣，到底是中國的損失！可是史先生前年回國的時候所帶走的古磁器與屏風，她說她換來錢擴充幼稚園，並且給我們的澡房改造便利些。如今這兩樣事都成全了。然而其他的外國人呢？史先生是奇怪的人！我摸不着她的脾氣，她待蘭姐和路得都優於我，可是在物質上，從沒有濃厚！她自己的衣服差不多件件都有縫補的線跡，我們的長衫如劃破了長口子；她再不叫穿！我想不出這道理！

奇怪的事！我現在羞於和她一起上街，人多很好，只要我們三人出去，我感覺路上的行人多驚異的瞞我們幾眼。尤其前次去市場買襪子，史先生爲謀順便就不去交民巷了。她選擇東西，那老闆問我：「你管這女太太叫什麼？」「那個女太太？」我很莫名其妙。「她是妳乾媽吧？」「誰？」「給妳買襪子的這位外國太太。」「得了，她是

我先生！我叫她史先生。」我剛要對他說她不是太太的時候，史先生喚我握拳試試大小。她付錢的時候，我聽見小夥計說，「救世軍的！她准是她養的孩子！」我看他們一眼，他們不言語了，出鋪門時，老闆撫着我的頭說：「妳乾媽真疼妳！」

自那天後我怕同她一起上街！其實也是，中國孩子同外國女人走在街上已够不凡了，再讓她給自己買東西，怎麼不奇怪呢？

想起！只有怨恨自己！記憶從不能牽到老遠。四年前的春天，丁香花將開的時候，記得離開姑姑乘大車走了一上午，下午趁火車到北平。照說，年齡不小了，可是初次與姑姑分離也並不難過或牽念，四年了一直被史先生照顧着，姑姑的臉我也記不清了。可是反能記起同路得在一起時聽所招呼的姑姑。路得比我晚來一月，那時她生着病，瘦弱非常。不想她來了，我也倒罷了！每頓飯後都得吞一匙魚肝油，又一年，蘭姐來了。記得，當初她每天都哭，史先生常將她叫到自己的屋裏，關上房門坐半天。出來的時候，她又笑了。

任憑記憶多麼壞，可是我滿記得，我不會喚過媽媽，或是一聲爸爸！在我生活裡整日招呼最多的只有三人；姑姑，史先生，蘭姐。

偏偏湊巧，在學校的這一羣裡，喊過爸爸媽媽的人很少，除去小美她每星期六叫一聲爸爸外，小靈是有母親的；可是又遠在鄉里。因此我再不想自己的爸爸媽媽。

我從不曾想過爸爸媽媽的事，可是，自那天我真思念他們！尤其華人提起小蛾帽，我不僅爲他嘆氣，更爲自己疑慮！

寫到此，又憶起去年曼姐病重的時候。一個星期日，我在七號宿舍午睡，迷朦中醒來，彷彿聽見有人低語談話：

「現在她家很富裕了，兩個弟弟，一個哥哥，唯獨少一個女兒。所以她母親要贖回她來，不過那邊的教會絕不說她的踪跡……靜姐！妳說告訴她好不好？不知自己的來路的一生多悲慘啊！也許那麼作，能把路得的冷勁兒溫暖了！」薇姐的聲音。

「噓！小聲點兒。」靜姐阻止着：「告訴她如果遭遇好，未嘗不是等事。可是，你想，教會一定不放！捨來的時候沒名沒姓幾乎凍死十幾年來從不許一個人對她們談身世，教會或者可以，現在管她們的人恐怕不成吧？到那時，有家不得歸，天倫不得享，對她自己更有害處！」

「甚麼害處？」我好奇的呼着坐起來，嚇她們一跳。其實我並沒聽懂她們的話，況且那兩天我還和路得犯齟齬，既然要溫暖她的冷情，我頂樂等她向我求恕呢！再一方面，我和薇姐有幾分生疏，更不願混進裡而倒亂了。然而，如今追憶當時她們說的：教會不放，贖回，她們，使我不由連想起自己啊！「她們」，她們只有我們三人！

可是，我去問誰呀？蘭姐，她從不對我談什麼多餘的話的？靜姐，那，那更不可能啊！自那次後，她們絕不評論人了！着急了，靜姐就說：「——不要背地判論誰，免得自己也被評論。我不忠實謹守這教訓，反讓妳懲罰我了！好妹妹，妳問的什麼事，我並不知道呢！薇姐說的路得，是她小學時的小同鄉，別多疑啦！」說完她臉上蓋上紅暈，又靈快的岔開談別的了！我知道，她扯謊！問史先生，我怎麼開口問呢？她能告訴我嗎？姑姑，她倒是頂可靠的一位，可是他在那兒？分離後我沒給她信，她也不給我片隻言，唉！我從不知什麼是苦惱的，但是，現在我吞了苦惱；而且分辨不出是辛？是甘？

噢！爲什麼如此儂！耶穌十二歲在聖殿聽道，馬利亞返回尋着她時；他不是說：「我豈不要以我父的事爲要嗎？」對！上帝是我的母親，是光明，是力量。有他我盡可平順度生呢！

願上帝永住我心內，阿們。

二月廿七日

寒假追着聖誕跑來啦！糊里糊塗又過了兩個月，我倒願意在時序上多預備些節令，多放假多嬉戲是最快活不過的事情呢！

可是今天不！史先生罰了我！

用過午飯，大家圍着玩「五百」「摸鼻子」。我正上癮呢，作活的李奶奶說史先生喚我和路得，我以爲大概要做新大掛了，擲下牌。就跑到史先生在書房寫信，我喚她一聲，她從眼鏡框上面望我一眼，「等一等。」壞了，我心裡敲着鼓，准是蘭姐給我們告訴了，吃飯時打架，一會兒，她封好信，叫我倆站在她身旁，舖平兩張分教單，我的心稍安靜些。「念給我聽聽。」「國文，修身，英文，自然，地理，歷史……」十門功課只有音樂，體育，國文甲等，我並不以爲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史先生說：「一學期過去了，年齡向上長，畢業也應向前進。可是你的成績是相反！明年不昇級大家對你的希望都空了！去，拿着這小稿坐在那牆角想想，爲什麼成績不如別人好？」

「路得的國文恰好五分，結果也是坐在我對面的牆角去「想」！多麼有趣的事！不許我們對面坐，在小櫃上望着牆角可能「想」什麼呢？不是四點下課到她房裡洗手換制服嗎？在客廳嚼椰子糖爲娃娃們製衣嗎？五點她爲我們洗澡，再半點吃晚飯，飯後不許念書六點又是晚禱了。下堂後已有顧慮了最多不過將留下的功課作好那能像茲，小美她們有功夫溫課？蘭姐演算題晚禱去晚了她還說少算不要緊呢！一點點的想法下去不就是不得自習的時間嗎？「珍敷」！成績爲什麼不好？」那敢將所想到的回答她呢！我始終不語。我不知路得想什麼，她似乎更沉靜些。「唉！」史先生離開她的椅子嘆着氣，我怕她又會倚在沙發角哭起。老半天沒有聲音，我的思想又飛了！——那是第一年到北京來的春深，我和路得先後患了疹子，她給我倆搬到衛生室住，路得住內室，我們中間有副薄木牆，每天天都有新的玩具送來，我漸漸好轉了，可以吃到四棵香甜的橄欖果，路得常在隔壁呻吟，因爲自己的精神一天天舒暢起來，愈聽出病吟越難熬。突然我發現木板上有一個圓圓的洞，我步下床來，低聲喚她，恰好她的床緊挨隔板，我從洞內遞給她一棵橄欖，她躺着細細咀嚼。我由洞內瀏覽她桌上的各色玩具，多奇怪，我倆的並不一樣，可是件數很相等呢！我預備再重數一遍，不

幸身後什麼樓住我的腰，猛回頭，史先生拍着我的肩膀說（其實她以為是打呢！）：「作什麼？還要發燒嗎？」將我拖進被裏，蓋好被角，待溫暖透透就打了兩個噴嚏。第二天果然發燒了，路得痰盒內的橄欖核也被艾護士悄悄倒出去。下午，史先生用軟木塞將隔板的洞堵塞了。病愈後不久又受感冒不時咳嗽，因之嚼出藥的味道是即甜且鮮的甜水。每至思喝牠的時候；就在史先生面前大咳，結果進可以到艾護士那裏盡一杯，然而僅僅延行幾次，在夏天第二次裝咳，却渴到一杯紅糖薑水。從此，我再也不咳嗽了，史先生很高興我的康健恢復，艾護士反背着她取笑我裝蒜呢！

「珍徽，路得。」史先生在沙發上用沉重的聲音喚着我。我看路得睜圓的雙睛，很想大笑一陣。

「現在已經兩個鐘頭了，我不能聽見你們一個人自悔！很使我難過。」說着她已流出了淚。「讀書是我們作人初學的第一條路，走錯了待年老是挽救不回的。況且，沒有第二位再關心你們的人，我，年老了！」我倆幾乎就在她雙腕間，她垂着頭，努力吞嚥流出淚，但是終於任淚自流了。我，不知為什麼？幾分鐘的空氣壓得我也湧的淚水。「孩子！僅一聲，對我說：我錯了，以後必是努力讀書。」我抽噎着道出，路得吞吞吐吐只說三個字，我錯了。

史先生攬着我倆，瞋着眼，不刻，立起來，在抽屜裡取出一盒寇寇糖，拍着我們的頭說：「好孩子！我不願意你們多念書本，可是我希冀你們能讀書。玩去吧！」

我第一次由她那裡得到「坐罰」的懲戒，從前淘氣的緣故每次都是「睡覺」做罰規，大家受罰早成爲平常的事了。今天，這新經驗，使我羞愧！使我懺悔！

二月廿日

靈修會將開始了，由四鄉來了很多的佈道士。早晨，我們大家爲女傳道師預備屋子，中飯時候，靜姊領先請她們入席。沒想到寒假將

完，又能度幾天更熱鬧的日子呢！但是，預備得快樂了，煩惱却襲來啦。

午後，我參在年青的幾個佈道士堆裡閑扯，什麼委員會的孩子初生十磅啦，索姑奶奶大發雷霆啦，途中馬驚啦，沒邊沒涯的聊着，突然，推門進來位卅餘梳頭的高女人，好似去尋找什麼的回顧週室，猛然在我身邊說：「珍徽！還認識我嗎？啊，幾年工夫已長這麼高了！也胖了，黃白的臉也紅暈了，怎麼不說話？長大就害臊了？還記得小時候在新州撒我一身尿嗎？小珍徽！他們都想你哪！」「誰？」我看她如此不客氣的舉動先有些惱怒，後來簡直將我攬在懷裏了，又說起新州。啊！我憶起了，我是從新州到北平來的。滿腹的驚疑，竟致忘情形的拼出「誰？」這麼一個簡單的驚異的問話。「誰？小珍徽！妳不是沒有良心的姑娘啊，「姑姑」！記得嗎？」「姑姑？她在那？」「她每日念着妳的名字，遇見認識妳的人；就論道說過幾百遍的妳小時的一切！她真是想妳，她逢人便說：「我沒生一個女兒，可是我養大的女兒已使我滿足了。只要她不會忘了我」。珍徽！妳哥哥已經有一個兒子啦！」「哥哥」「唔！」她端着我的面色；明白我已罩在雲霧中，她拉着我的手，我毫無知覺的跟着她步出來。

到宿舍，她給我一張照片看：一個纏足的婦人，筆直的挺在椅在內，右耳唇有一個瘤子。唔！我記起了！小時候，被姑姑抱起，我常用手指撫弄那個肉瘤。可是，顏面，啊，對了！她的眼清俏似路得的姑姑。我將她攬在懷內倒在床上哭了，可是我的內心並不難受，好似思念與童光都牽壓着我，我不能忍受這積壓！我哭了很長的時刻，她撫着我的頭髮，給我敘述一篇我急欲明瞭的自己，她還告訴我，凡知道我的人都很期待我來日的歸程。最後，她還說：「用功吧！現在一天天向成人走去了，自己不驚醒，到來日姑姑不僅灰心也無力救妳，我，愛妳的所有的人們也只有失望爲妳哀嘆，妳自己也無力自拔了！別傷心，淒涼的身世，正是上帝造妳的原意，可是，妳更應聰明些，

就乞禱頭沒人哀憐的苦兒比妳不是更堪憐嗎？利用機會，完成自己。別再流淚吧！路得的事最好別對她說，明白嗎？這是對她自己最有益的办法。記住！好孩子！」

從她的房裡走出。我很迷茫的躺在床上。以往，我常爲小峨囑咐，稚幼待乳的時候，被母親拋在廣遠的沙漠上，十幾年的功夫投在老遠的那威人家裡長起，即沒有母親，又沒有父親，目前的唯一的恩人：又雙目昏花，距西去的路已一天近似一天了。可是，她還沒成長她從不會想到媽媽的事。但是，今天，今天臨到我頭上來了！我也被媽媽擯棄的孩子，在凜冽的天氣裡僵凍葦坑的一旁，從奄奄一息的地步被我的恩人梅牧師拾起，我居然活了！因此我姓了梅。同年的深冬裴牧師又拾起路得，她被熱水口袋溫暖了一夜才正常的呼吸，我倆幾乎都走一遍陰間。新州孤兒院裡我倆是最被優待的兩個姑娘，從被拾到七歲終步不離教會爲我倆請的奶母，恰好，她倆是姐妹，我倆也可說共共雜的女兒吧！她倆都沒有女兒，並且居孀，所以說她們的溫柔體貼也正是我倆難中的幸運吧！雖然，我們稱她姑姑，但是，我由她那裡得到的並不只今在的點點啊。到北平來，史先生收養了我們，唉！我還有轉讓的一天嗎？她，她已很老了！我從不明白估價的，然而我却朦朧中被丟棄被拾起再轉讓的遷徙着，這又是不是生命的估價呢？唉！我真不明白，爲什麼曹先生不叫我告訴路得她的一切。難道她們不希望母女團圓嗎？薇姐對靜姐說的話已證實了。這都足以使我不能瞭解且煩擾我素來的靜心，啊！我的心，真的在被嚼碎了！我不安！我恍惚！

媽媽！爸爸！我不知你們是否在人間一角還記起十五年前你們所生的女兒？我恨你，我也愛你，如果你現在來，唉！但是，你不來，你無從來，你們欺騙了我，如今我正如一隻野雀，一隻野雀呀！我哭了，今天我流了很多的淚，我更嗜着恨的尖端，雖然我還顫抖着自慰的燃起希望的火；爲！那髮一天我輪在我親人的懷裏！

你來吧！我絕不恨你！我誠摯的思念較欲嚙取愛的撫摩更急切！來！來！你的女兒念你！

三月一日

曹先生將去了，我有幾分捨不去！

媽媽不會來了。我失望，我悲切。

但是，路得，我的同遭運的妹妹，她的媽媽含淚盼她，我爲什麼不讓她知道呢？她的存在也是我的存在，沒有人否認我們是姊妹，我告訴她，一定，或者由她那裡，我能得到些媽媽的溫馨！

三月二日

我欲嚙哭盡滿腹的悲愁！最後的一絲希望也毀滅了！不知媽媽的生命啊，是多耻辱！

路得，她是冷情的人！我滿以爲告訴她這離奇的身世後，她定痛哭一場，然後轉託曹先生寄給媽媽一些信息；由媽媽擯棄的愛，在女兒身上尋覓復得。並且，我爲她快樂，更爲自己快樂，因爲，我並不是孤獨的女兒。我由她那裡；可以間接地試出媽媽的滋味。但是，冷情！將我高熱的希冀都噴滅了！她不僅不像我預料的痛哭，而且使我萬難相信她始終默默不語！她冷得可怕。

或者，她是重情的女兒。現在被欺騙蒙蔽得很久了而用恨裝飾裝起來？但是，我不知她是否恨棄她的媽媽！

然而，她沒有恨，也沒有愛，對於我們接近的朋友。她沉着，她冷！

四月四日

我不再想媽媽的事了！沒有她上帝居然延續我十五年的生命；大家又都很愛我，維護我。較比小美的繼母的情況，我不是幸運的女兒嗎？

我怕，兒童節不再屬於我了！

真的，我常常幻想，將牠們摩揣得那麼神奇。清醒的時刻，我明

白自己是一天天的長起，而且心胸填滿了無涯的空虛。自從我初聽自己的遭遇後。

四月九日

姑姑來信了，她念我，我豈不想她？

用過午飯，蘭姐很心痛的哭起來，我很想分担她的悲痛，她雖然常常給我們告訴史先生，但是那些確真的是我的過錯呀！我愛她這怕似母親的姐姐！

她抽泣着告訴我！「妹妹！你看我多糊塗，昨天是母親的十週年幾年來生活過安適了，却使我忘記母親的慘死！我多對不起她，還有我的哥哥」。

上帝！我不得不懷疑你了！你看，我們的四週多少個女孩子，都是黑暗中的乞兒！她們都吞下一棵淒涼的際遇而倒在異邦人母親的懷裏。你怎能使我明白，你是要天下萬方的人們不分彼此的和協嗎？但是，在我們的國度裡，倚靠異國的母親是多麼難於做齒的事！最低他們都輕計了我們的身分！上帝！你能賜我們更好的安排嗎？讓我們伸展伸展吧！

四月十日

夏季制服將換了。今天佈告發表後，晚飯時李奶跑到飯廳報告：「史先生請小姐們飯後去換衣服。」這是很明顯的，李奶是史先生爲我們用的裁縫，她說的話，就是告訴我們幾個沒人管的孩子。但是，李却開玩笑笑了：

「諸位，吃完飯都去，讓史先生陪本兒吧！哈……」

「那有你的份兒！你有那福氣嗎？等到你亦改了國籍讓地拍着妳叫妳一聲「孩子」再享清福吧！」采用目光掃射在我們幾人的身上。我明白，她所以預備施洗，就是前天對史先生說的要求學金的事！可是史先生不允准，因爲她的環境很好。我低下頭，「恥辱呀！恥辱！」在我腦際縈迴，雖然她是報復，但是我們真担受不起了。

「說話明白點！誰甘心做外國人的走狗拍洋屁追洋人？除非想從洋人身上拍出金子來！」「孩子！」媽媽叫一聲孩子有什麼新奇？何況她是我們的責任人呢，叫她一聲「媽」也比拍金子的想頭高貴！小雀跟着跟連連帶帶給我們出了不少氣！

好半天，靜姐才給調停好，可是我們幾人的臉上，都有不能寬恕的顏色。

「別美啦！誰不知道？爸爸抽大烟，媽媽軋餅頭。將來自己也够風騷的！」采在桌角香着飯，悄悄地说，可是我能聽得到。

衣服量好了，我們都裝滿了一肚子氣！向誰發洩呢。想來，被異國拾養，倒不如讓命運衝撞吧！流乞兒再也受不到這可恥之奚落！不禁爲我們自己痛哭。

復活節

人們說：春天的一切都象徵着活躍的生命。但是，我還不能看出這萬物復生給人類什麼活躍？

放假了，我希望將我的四週可憐的人們都記在上面。這可憐，這同情，只有我們自己體驗得來。

金玲：她自己的記憶很清楚。據她自己說：她的家是黃旗族，父親吸鴉片，母親整日在烟燈旁讓烟霧噴暈了。他們只倚靠兒子的雜貨舖吸毒，兒子是煙子過繼，不久兒子賭光了，他們也沒有鴉片吸了。母親携着她的手在街頭徘徊。看見一個外國女人，想把孩子抵給她，她們在街頭談了許久，後來又一起去一所花園的洋樓裡，那女人給她母親一百塊錢，她母親就走了！她還說，她沒想過家！在家裡她沒吃過熱騰騰的飯，燒餅烙餅白開是她頓頓果腹滋養品。但是，她的姑姑！那外國女人。所給與她的不僅是舒適且安逸。明暑，她將隨着姑姑去美國了。她是我們之中有小姐風味的一個，她從不想很遠的往事，也不幻夢未來，更不渴念新的趣味的嚐試。但是，她很愛她的姑姑。僅

僅有一點，她傷了姑姑的心，她不怕，不愛，也不想自己的媽媽爸爸只是她絕不改她原來的姓氏，因此姑姑不能滿意她是她自己的女兒。她說：「黑髮黑睛黃皮膚的女孩子，有一個奇怪的外國姓氏，多難堪呀！」

小蕾：正如采譏罵她的話。爸爸死在路邊，據說是癩癩犯了凍僵路旁的。媽媽瞎了一隻眼，很有些風騷的故事。她會對我說過：「我媽會對我說，寡婦是女人的惡運。掉在別人的笑談裡，就不能清白的拍起頭了。」可是，她承認她母親有不少的好鄰人，在撒種耕耘秋收的時候得到帮忙，但是，她絕不忍受人家譏諷她們母女的「下賤」！她說：我媽如果不清白，早就可以撇棄我，對我爸爸演私奔。她有一件最得意的故事，就是她生長在黑龍江蘇俄的交界。她常逢人道及在俄國孩子羣裡和中國孩子堆裡，宛似兩個時代，「所以我也噴染了粗魯，暴燥。」她用這句話可以得到開罪他人的諒解的，真的，怒火衝上來，她再不能像她的文筆細膩的漂亮了，簡直像野孩子！她由書本裡得到不少見識，正如思想所受的怪僻，由薇姐感誘的一樣。

小美，每星期六我們因為她能享口福。她的爸爸七天看她一次，帶給她很多的美東西，她的名字象徵着她生活的安逸！雖然媽媽爲着生她叩進死亡的門，但是，處處她自爸爸那裡的物質享受對她純真無猜忌憂患的小心靈，是再快活不過的享受了！只有一次，她爸爸出差，她幾次回到繼母那裡，又幾次哭着出來。但是，過去了，她也忘了！

曼姐，她死了我才能知道她所以致病的原因！她溫和，美麗並且在學科上是拔萃的人才。爸爸給西洋人做廚子，母親是洗衣婦。她因爸爸的主人的提拔，得以讀書。她很有志氣，她要訓練自己在女界中因她發光，她要在中國的鄉村成就她的宿志，來作個現代的中國的女護士。在她讀高一年的那年，爸爸告訴她，在她沒出生前已和他的契友指腹訂婚了。她一天天鬱抑下去，而致遭結核的腐蝕！在病中，促她

早亡的，是床邊的病人的一句話：「曼的父親是洋廚子。」曼姐因此和她鄰床吵起來而咯血，七天的功夫就與我們永別了。

蘭姐：九歲時，隨同爸爸媽媽，個長兄到東北開墾去了！她的爸爸有發財的夢！不幸，可怕的鼠疫在三四個小時間將爸爸媽媽都推進死門。當時，爸爸被官方焚化了，媽媽死在夜深，兩個哥哥用坑蓋掩出去，埋在曠場的松樹下面，趁繁星點點的夜深他們遷出老遠，怕第二天官方的追究。兩年間倚靠二哥吃飯，大哥沒有正當職業也不回家，三週年的時候，二哥扶棺帶着她回到河北的故里，那年的年尾，他知道長兄做了山鬍子一氣之下吐血而亡了！春天時候，她被族人送到新州孤兒院，又轉送到北平來。她只渴念兩個人媽媽二哥。她常因想他們而淚泣。

峨嵋：這小蒙古草原的姑娘！我們是命運相同的姊妹。剛會啼哭的時候，在深夜被一個高壯的蒙古男人拋在教會的門口跑去了！她很強健，因此一個醫目的挪威老婦人撫養了。她說三種不同言語：蒙古，中國國語，挪威。還認識三國文字：蒙古，中國，英文。看她外表，你會疑心她是黃白種人的混血兒，身體魁梧，黃髮黃睛。據說，她的母親是個風流少婦，當少女期生了她，爲着生活担負就將她丟在教會了。她到北平的那年暑假，這女人她的媽媽已很富裕了，曾多次到教會欲贖出五年前的女兒。風聲傳到她乾媽的耳朵裡！就是她的恩人，那醫者，她愛這孩子，更要送她剛去世不久的丈夫的遺言，萬難叫她回去！所以將她送到北平讀書來了。她的乾媽沒有一個兒女！這挪威老女人又是近年失明而盲，她丈夫去世的時候，爲要使他的愛妻精神的慰安厚澤些，所以給她一筆豐富的遺產來撫起這草原的姑娘！不然他是要用這財產開拓荒原傳福音給蒙古包的子民的，但是，小峨嵋絲毫不知內中情，她真是孩子！蹦，跳，給乾媽寄甜吻的信。除此以外她沒有任何的存在！但是，她——那老女人，已老了！和史先生一樣，行路已扶了手杖。祝福她，讓她多快樂幾年吧！待到

明瞭自己的時候，真是空虛，促迫！

六月一日

史先生近日常易哭泣。今天她又坐在沙發角邊抽泣着整整的一下午。看樣子，似乎什麼過分的悲哀刺戟她了！她爲什麼不分給我們一點呢？

與其說我怕她哭，不如說我更怕她衰弱吧！真的，她一天天的在額角多堆起皺紋了

六月二十日

天氣如此熱，季考又將臨到了！怎麼能驅走困神使我多預備預備功課呢？我是要造出一個新的成績，來掩蓋過往的惡劣。

六月二十九日

啊！可舒了一口氣！不幾天又要去西山度暑了，盼望泉水暢流，薇姐已允許教我學泳了，我準備今暑的運動都練習游泳技術裡。與水族共泳天下，多逍遙自在！

史先生哭的更痛心了！我不知是什麼引觸得她如此傷痛？我問了她，她雙手緊攢着我痛哭，顫抖。淚縱橫於面頰，臉色更蒼老了！可憐的史先生，告訴我吧！

六月三十日

薇姐最末考完的，我們的箱籠都收拾整齊了，明天就要開始山中避暑的日子了，我真高興！

今天又和史先生一塊出街，我的心實在有幾分膽怯，在路上我不敢拾起，我畏懼路人注視我們三人的目光。但是，我也太懦弱了，這可有什麼不光明呢？

史先生給我們分好臉巾，肥皂，手帕一切的日用品，又給我們三件花衫料，她叫我們暑期練習作，我想一定作不成樣子！

七月一日

我不想去西山了，還沒起床呢，史先生坐在我的床邊吻了我許

久，她又哭了，滾濕我的枕頭，她只說一句：「珍熾！我老了！」她老邁，常常被人論道，但是她自己從不提一句，而且竟日工作着。現在她第一次哭嘆自己老了，我更刺心啊！用過早飯，我們三人在她客廳吃蘋果，她的眼已哭腫了，她幾次要說什麼又咬着牙關吞下去了，我看她抑制痛苦的样子，真難過呢！我坐在她膝邊，給她說小美夜裏掉在地板上的笑話，她一點也沒聽進去，她強拉着哭顏倒底大聲抽噎了！她說：「孩子！我要走了！因爲老了！」「去哪？」「祖國，」「明春回來嗎？」「不，我老死倫敦並不難過，可是孩子，我捨不去你們！我將你們教給誰呢？」我倒在她懷裏哭了，終於怕臨到的事不客氣的來了！媽媽不回來，母親又將重洋遠隔啊！孤單！

倒底鬆開牽着衣角的手走向山裡來！我痛心！日沒，紅霞，山鳥我還沒看牠們的樂趣，小宅院裡荒涼啊，我的心也如此！

我怎能對主教說挽留她不去呢？她確實老了，但是，她回去獨自炊飯的日子比我們更單薄得可憐啊！她的錢都爲我們花去了，我怎能捨得讓她孤零零度冷清的日子？上帝，妳愛孩子怎不多給些暮年的孤獨者心靈的慰安？你過分使我懷疑，悲傷！

史先生要走，我又想媽媽了！上帝！你別壓榨我吧，四圍的親人已將飄零盡了！薇姐明暑要遠走河南學護育工作，路得永久那末冷情！唉！

七月四日

薇姐天天慫恿我跑山，我不能負她的美意——使我遺散悲愁。但是，山谷，清泉，廟宇都那般呆板滯澀，我的心更重壓上矜矜了！

今天，我們去黃土坡附近的孤兒院。天不黑上來，我真不想回來了！

我也是孤兒院裡長起的孩子。將來有那末一天，我同這俄國婦人一樣的用全力全愛給世間被棄的小生命，將他們撫起；憑着上帝的力量我相信，我能成功。憑着禱告，我決信能啓發人們的憐憫慈心，送

給我大量的錢餵飽那些沒有爹娘溫暖的孩子們！

有那天末一天，末來的一日我定再回到孤兒院去！或者我給那俄國婦人作個帶手，她太勞碌了！

七月十日

史先生到山裡來了。臉色黃白，似乎瘦了些。

她介紹給我們她走後的責任人 Mrs. Mitchell，並且告訴我們開學回去庫房裡有三隻箱子等着我們。

傍晚，她携着我們散步。空氣是那末靜寂，好似大家都要傾訴什麼，但是都默默不語。我的言語與思想，都刻在踐動的步伐裡，我怕說出來，要惹起四人的眼淚！

月芽照着我們的身影，晚風吹動衣襟，我們又默默的回來。史先生吻着我們的額角，說：「我只送給妳們一句話：彼此相愛。尤其因為妳們是共患難的姊妹。別難過，身影可以分開，但是在上帝的禱告裡我們可以更牽緊了手的。願妳們平安！」

整夜，我盡讓月的青光照着我，僅僅明晨的一照面，我們再也不能相見了！

七月十三日

走了！終於走了！

上帝！你不要重新再安排我們吧！

媽媽，每個自己只有一個。親的去了，繼來的也得去。這就是我終身的註定了！呵！我，我的影，是我最親切的姊妹！

九月一日

挾着這顆零紛紛的心葉回來了，暑假，我變得安靜得多了，由安靜裡我學來了幻夢。苦惱逼緊了我，我就將牠們化成夢，一切一切就都泯沒了。幻影剛出現，苦惱就困鎖我，於是化成夢，又歸安然了。三隻箱子，裝滿了新的用具及衣服。最可貴的是史先生的簽名照。在底面用墨筆寫着幾個字：

中國文藝 密魔崖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做誠實無過的人。」

我認出這是學校書記的代筆。

十二月二十五日

Mrs. Mitchell 將史先生寄來的聖誕禮物交給我們，她說前一星期已寄到了。

在這上面我記不進去愛我的，我愛的什麼東西了。我只要記念史先生的一切。

二月十七日

新年的起頭，史先生就病了，我們不知道。今天收到的信，是別人的代筆。史先生已難以病牀了，護士常看見她骨節疼痛難挨的時候；她緊攥着她唯一的小黑貓。

上帝！你別給她痛苦吧！

五月十九日

上帝！感激你！給她恢復了健康。

七月五日

你給她一塊幽逸的園地休息休息吧！上帝！你真的恨心，將我們生生的扯開，又使我們不能再牽住一個愛我們的人多停一刻在世上。她去了！沒有人告訴我們日子。

七月九日

Mrs. Mitchell 爲我們三人籌備一個追悼會。主教叙述史先生的事，讀時我抑制不住哭出聲來。

會畢，蘭姐倒在 Mrs. Mitchell 的懷裡暈過去了，醒來，她嗚咽着說：「我們又失去了母親！」「孩子！沒有！我可以仿着史先生給妳們母親的需要。」

路得，這奇怪的冷情姑娘！她整整在被裡哭泣一晚。自聽聞史先

生西去至追悼會畢，她始終沉着面孔，不像大家悲切的流着淚。她冷？不，她的情緒躲在一角。

九月二日

結束了吧，追憶，追憶，只能將我消沉了，母親？沒有她，我也會被愛溫透了。父親？失掉他我也成長了。

來吧！來吧！我往日純真！

x

x

x

「明白嗎？這就是我，我們的小傳。日子雖然飛走了，史先生賜給我們的帶貼都深刻在心內；永吹不去。」

x

x

x

真其留華易逝，不覺已是六年！

上帝眷顧的女兒們，一個個已踏進社會為人羣謀福益去了。我們的「母親」——Miss Mitchell 也回到她的故里度殘年。時序的循環，對於年青的古老的却是兩條極不同的路；一個暮晚蒼蒼，一個朝氣勃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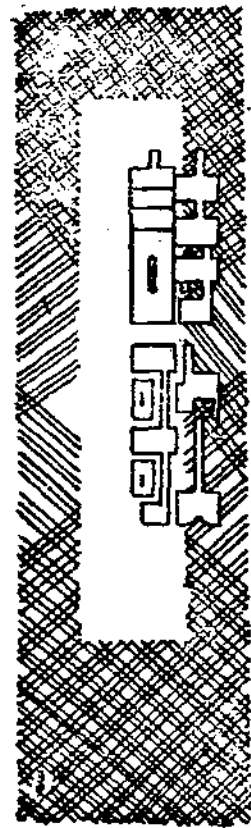
珍瓏來信告訴我：「却說執教鞭的生活清苦煩勞，熟知永集孩子群間，決不會被煩惱衝撞着。他們給我盛旺的生力，我不想回到孤兒院去了，到那裡，我不能給可憐的小生命一點幫助，反會觸起我被棄的故事！我不能寬恕他們爸爸，媽媽。」

蘭姐在丁市已業謫士，路得正努力她護育的最末年，明暑也將畢業；小靈雖還沒做修女，但已傳揚上帝的福音了。最失意的，我們不能知道小靈的踪跡！她承受了采罵的話。在五年前的夏令會上結識一個男孩子，後來會被「母親」禁止過，四年前事變的火花爆開來，她就和他一度分離，不久通車時她又來古城，據說，那時就同居了。不久又聽說去西子湖畔度蜜月，當他們去金陵的道上；曾給薇姐一封信，她說：「一切只看命運了！我們只能做朋友，不該做夫妻。我自己自信的倔強；害了我。」末句話我們都明白的，因為她常說：「朋友不分男女性，只要坦白，赤誠。」因此，她逃脫不了男女朋友情誼的最高峯而結合了，她自信的意見也推翻了，她是我們之間最預料不別的事！如果她步錯第一步，她能成何女文人，她還能寫出漂亮的詩句。

如今，雖然不再在「母親」的維護下生活，但定成長的年齡已將我們堆在社會裡，這又何嘗不是愛我們的人的心血功效呢？因此，我們大家更要忠實的作人了。一般人咒詛的罪惡世界，我們却於裡閃爍着和愛的形體，我們怎樣才能將她完全揭在大眾的眼前呢？

我們都成長了，又將步步走向中年人的路。我們只有一個座右銘，她給我們生命上洒遍了歌欣與活躍。那就是：

「我愛他，我也愛你，然而我更愛真理。」



雨中度黃昏 (外一章)

陳萃柔

黃昏的顏色停留在玻璃窗上，
我欲描畫一座淡淡的湖山，
誰給我染出五彩的筆？
待得青鳥一聲啼
我將收拾這一日的冷與熱。

軟綿的夢意正濃，
夕陽綠樹作牠們距離的親密，
雨絲想要從這夢寐里滴落一些顏色，
紅牆裡的庭院遂有深思，瞻望。

若有初月升起
也好小憩於螢火之家的綠野裡
當天邊投來最後一抹殘陽

半圓的虹！正等待我們
一刻是千金之子。
珠露尚未乾。

流螢

隕落一顆星子，
在一張綴着夢的簾幕上，
悠想吧！一個自己的或別人的故事，
天無盡到多遠呢？
星子落到誰家的窗前？
心頭遂爬上一朵兩朵的寒涼。

孩子摺起一隻玲瓏的船
說是載一顆小小的光明
渡到彼岸；
放在水里，
讓風來作牠的帆，
孩子睜大了眼睛，張開他的兩隻臂膀。
一張白紙浮在泡沫上，
回到平靜原也是一種成就，
水里又眨出一顆星子，
是天上的。

成人的悲哀

查顯琳

詩兩章

聞青

草裡捉了隻小虫虫

擺下泥罐放風箏

小孩子不懂寂寞

夜來後睡在牀上睡

小虫虫唱歌

夢裡風箏變了顏色

虫虫活了又死了

秋天來了又去了

一來二去年紀長上不少

自從他懂得憂愁

憂愁在他心頭和光陰一樣長流

風箏破啦早填入火爐去燒

虫罐上佈滿灰土碎在牆角

他想起什麼他要哭

沒有人管沒有人問

任他屋中一個人陪他的童年同伴乾嘍

雨之夕

雨絲敲碎了

旅人的輕輕黃昏夢

站台旁

綠蔭漠漠裡

搖曳着銀光倦意

灰色節日的尾上且熄了燈

奏一支蒼青曲

溫暖五月的夜不永（五月二日）

行人

露珠

小草

細虫聲近又遠

走進樹林了

遠行人

默默

一似夕陽烏鴉影

擱置的禿筆已不堪寫

讀幾頁未盡書篇

陽斷

秋之實 王玫

(一)

日特露德睜開她可憐的眼睛了(註一)
(而她可不會以生命爲抵償，誰說
不過要向水涯採一朵藍色「勿忘我」)

我看見寬遠的蒼穹
蒼穹以外如夢如幻的
那一片錦綉的春天

我看見阿波羅的金鞦灼灼
有萬丈光華纏繞
有天使張着白翅
翩飛如晨曦中的鴿笛

呵，是春雨降落麼
我的田野滋潤了，且
茁長起無際無涯稚嫩的苗芽

而人說現在是秋天
是嗎，怨不得
有些熟透了的果實如
枝頭紫紫葡萄
含笑向人心而墮落呢

(二)

夢裡浮沉的日月
是孩子手中的萬花筒

搖吧
搖吧

幾朵紫色憂鬱

幾朵綠色的憧憬

幾朵黃色的歡笑

.....

我欲問問

孤獨者，你門外來了

縱橫馳驟的

無羈野馬的蹄音

則潮濕泥地空餘有

無力而滑脫的鐘門嗎

且休吟！

「明珠欲贈還惆悵」(註二)

看淚眼已若二月春溪之汎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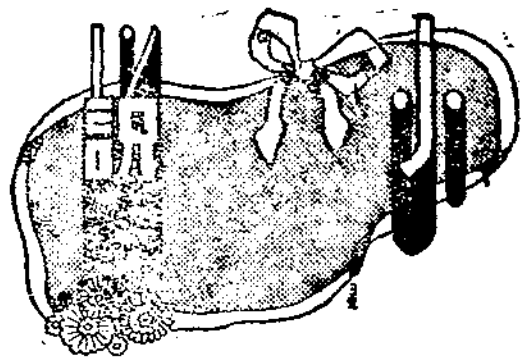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十月二十二日。

(註一) A·紀德「田園交響樂」書中的盲目少女，復

明後投水自殺。

(註二) 蘇曼殊詩：「明珠欲贈還惆悵，來歲雙星怕引

愁。」



天花

麥·靜·

克勤先生今晚坐下去又站起來已經有好幾次了，顯然的，他對於伊文思先生的話有點不大入耳。伊文思太太可不理這一套，仍然嘻嘻哈哈地聊下去。克勤先生實在沒有法子對付這個討厭的好人，假若時間能夠往過去推回四年或者五年，他早已不出一聲，站起來走了，克勤先生大概現在有了點滋養，儘自己心裡難受，總不願對這個熱心腸的好人澆一盆冷水。

外面落着很大的雪。因為是在靜靜地落着，所以屋裏的人常常由於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件事情上，忘記了外邊的情形。克勤先生又從桌上紫檀木製錢銀的盒子裡拿起一枝烟捲來，吸了一口，默然地望着屋當中小小圓桌上那盆盛開的臘梅花出神，且輕輕聞着由溫暖空氣裡暗暗浮送來的清幽香味。他有時也睜一睜在右邊沙發上的伊文思先生這個幸福的好人正在沙發邊矮矮紫檀條几上同他那唯一心疼的女孩子梅玩撲克牌，所以對於克勤先生這偶然的一瞥並沒有注意到。

伊文思太太又繼續笑道：「！

「你別就心外邊的雪，反正明天是禮拜，大家全沒有事，你在這裏住下得了。這個問題我倒不是現在才偶然想起的，老實說當我們認識不久的時候，我就覺得我自己多了一層心事，這個心事一天沒法解

決，我們見面時便不會一天感覺痛快。我想這是我們作朋友的應該盡的責任。你記不得我們那年逛香山回來，你一個人在四牌樓下了車慢慢地往東走去，回到家後我為你難過了一晚上。」

「謝謝你，伊文思太太。你的好心實在使我感動，可是我總還有一我的意思。我覺得有些情形在別人看來十分可憐，在他本身或者並不覺得，所以我倒願意來讀頌子或者驕子的幸福，這些人我覺得總是幸福，因為生理上的缺點，我們聽不到一切，也看不到一切，一切屬於人事的糾紛都與他們絕緣了。最美風景也最無情的是喚醒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他們總以為他們自己作得當，其實他們那里又會想到別的方面的影響呢。伊文思太太，你可別多心，別以為我不懂得好壞，我只是這麼說，我現在一切都比較看得清楚。其實我這個頑固意見倒不是現在才有的，就像你剛才說的，我們認識不久的時候，我就覺得我這一生應該怎麼辦了。」

「我有點不大信。記得你一篇文章裏曾有過這樣幾句話：『談到一個男子必須有一個女人伴着他活下去時，××先生就皺了眉，以為自己可以用一枝筆去解剖女人靈魂，却非常缺少甜甜的言語去打動一個女人的心。××先生愛女人，也怕女人，覺得女人若神明，也若魔鬼。××先生相信故事裡的奇遇，覺得應該有這樣一個女人，就這麼樣等待着。其實像××先生這樣一個靦腆男子，燒熟了的雞還會讓牠

飛掉，除了等待外邊還有什麼辦法？」你想看看，這裏邊是不是也透著點好迷的意思？我覺得你的確太靦腆，太缺少一點勇氣，自己還沒有動手戀愛，彷彿一切失戀的苦痛都已經準備下了。」

「你的話使我想起過去一件事情來。有一天我去看望一位朋友，因為看到他案頭正擺着一盆新開的梅花，我便盛讚那梅花的美，且說到自己的屋裡也太寂寞，需要這樣的一盆花來弄出一派風光。那位朋友聽了我的話，笑道：『你的意思我很懂得，我想你總有一天會尋到你的梅花的。』我因笑道：『我不要那些，我嫌麻煩。說起來好笑，我自己總還是感傷一流，所以我情願去供養我自己理想中的梅花了。』

「伊文思太太，你看我就是這樣不現實，不願在不太熟的朋友面前說許多話，其實我那天也並非真的感覺寂寞，實在剛放下筆，到外邊吸點新鮮空氣罷了。」

「你的道心這樣堅定，即使有天女來散花，想來也是無緣了，其實也許並不見得。×××有一篇小說，提到一個神經病患者到鄉下養病的故事。」

某日傍晚天氣非常好，×正在院裡散步時，突然聽到外邊嘈雜的聲音，以為出了什麼了不得的事，便也躡出去觀看。原來那邊山岡上鄉人們正綁了一對在光天化日下作不應該作的事的男女。大家商量着怎麼樣來嚴懲這無恥的一對。×看兩人皆極年青，女人臉紅紅的，天生就俏麗身材，穿一套漿洗乾淨的青布褲褂，頭上且有一朵為惡意取謔的人插上的黃色野花。奇怪得很，女人雖作了這樣應該使自己臉紅的事，却一點都不害羞，倒是不知鄉下人究竟要下什麼毒手，美麗眼睛裡充滿了驚懼，經×排解後，這一對男女總算被釋放下來，男的便為×說他們原是新婚夫婦，兩個人從娘家回來，路過此地，想不到出了這樣一件事。×覺得今天這件事很可以作個紀念，打算送他們一程路，兩人却說天氣很好，可以趕得回去，不必送了。說這話時×仰頭看明星在天，

夜景十分美麗，因悟及這兩個路過此地，大概也是看到天氣本好，所以情不自禁地作了這樣美麗的事，×在山岡上默立着，晚風裡隱隱有一股清幽香味送來，想起女人頭上忘了摘下來的那朵花，便叫道：『你們等一等，把那朵花送我。』女人聽見，把花摘下來，叫男的趕着送過去。×接花在手，默然了一會，想起鄉下跟城裏原來也是一樣，便打算仍然回城裡去了。

這篇小說寫得極其美麗，經我復述出來，已經減色多少，我想這總是一樣的情形，我們總還沒有作到心如止水的境界，一切總可以有個商量的。

克勤先生默然了一會，笑道：

「真個的我有時倒不免嚮往，可是我之所謂嚮往又實實在在是為了一點子寂寞。我常常希望別人能忍受寂寞，可是寂寞也常常來磨折我，這個矛盾實在好笑。我覺得自己總是秉性孤介，對人生卻又太熱愛執着，所以進退兩難，無往而非痛苦了。」

「克勤先生，」伊文思太太也笑起來，「你真有意思，說出來的話使人好笑。我覺得不到三十歲的人總還算是小孩子，意志不堅定，凡事應該想一想，太堅持自己的主見總不好。」

伊文思先生這時放下了撲克牌，舉着太太的口氣笑道：

「克勤先生，說了這一晚上，你該認輸了。」

「我並沒有推翻自己的主見，」克勤先生淡淡地笑道。「我還是寧願苦一點，我覺得一個人活下去對於我總是好的。」

伊文思先生望着太太一笑，他只好又無聊地拿起撲克牌來了。女

孩子梅今年方十歲，這時跑過來笑道：

「媽，還不睡嗎？」

伊文思太太把女兒摟到懷裡，撫着她的頭髮笑道：

「梅，還早呢，剛吃了飯，睡早了仔細停食，待一會克勤先生講笑話給你聽。」停一停，又望着克勤先生說：「你看，還是有孩子

好，尤其到了老年，一個人更覺得寂寞了。」

克勤先生默默地注視着女孩子梅那對清明美豔的眼睛好半天，慢慢地說：

「記得有年春天傍晚我們到公園看芍藥，那天天氣本來很好的，所以我連夾袍也脫了，不料看完花後，天上又微微颳起風來，可是你們的游興不盡，又到水榭去坐了一會。你們看我遠遠地坐着，一句話也不說，便問我，『你怎麼不過來，是不是怕冷？』其實我到不是怕冷，因為在路上的時候你們談起夏天要到香山去，想起我們將有一個短時間的別離，我便一直悵悵不樂了。人總是希望花常好月常圓的，沒有一生下來就悲觀的人，所以悲觀也自有其原因。我現在倒是常常做着克己的工夫，希望把這些人事方面的悲哀或者快樂看得淡一點，可是這樣一來，外表就更顯得消極了。不過我現在總是快樂的，因為我已親眼看到你們幸福家庭慢慢的長成，彷彿在自己也了却了一樁心願了。」

克勤先生說着，拉過女孩子來，輕輕撫着她的手背，愛護備至。

伊文思太太看了看，笑道：

「克勤先生真是好心腸的人，叫梅兒認你作乾爸爸。」

「你的話真有意思，」克勤先生笑起來。「我還沒有太太呢，怎麼就認起乾女兒來，我不要這個沒有娘的孩子。」

「克勤先生，說真個的，假若現在有一個女孩子，她對你十分鍾情，你該怎麼辦？」

「伊文思太太，你說什麼，你說清楚一點，是不是我的耳朵聽錯了。」

「我是說假若有一個女孩子對你鍾情，你怎樣來對付她？」

克勤先生由不得笑起來：

「伊文思太太，我不相信現在還有這種傳奇式的羅曼斯，假若有，我倒真願意爲這個鍾情我的人赴湯蹈火了。我年輕時作過許多

夢，這些夢皆像雲彩般美麗，又像雲彩般渺茫，我在一篇題作『雲的夢』的文章裡，曾經把這個夢紀錄下來。我幻想着有那麼一個人來拜訪我，於是我便倒了兩杯茶，兩個人開始談起話來了。（其實喝茶的僅只我一個，談話的也僅只我一個。）我們談得非常痛快，從天氣到文學，又從文學談到天氣。因為談到天氣太好，我們便出了西直門，沿着往玉泉山的大道走去。你知道那正是迷人的春天，沿途花紅柳綠，風光十分綺麗。找一個人慢慢地走着，一點不寂寞，有人微笑地看到我，我倒驕傲自己身邊有着那麼一個年青貌美的伴了。天黑了的時候，游人漸漸散盡，於是我從夢裡醒過來。我發覺輪在我眼前的一條無盡的寂寞的大道，四周黑暗暗的，沒有月亮，是一個陰沉的夜。『屬於我自己的只是一個虛無渺茫的夢，』於是我想道。『我應當這樣過下去，而且，更應當把這夢裝飾得非常美麗。』

「好一個美麗的夢。」

「提起這些來實在不勝今昔之感。幾本書對於我有了好處，使我從夢裡醒過來，把眼睛放在現實上。我前前後後想了一想，覺得自己還是做一個在家和尚好，關起門來做自己的事情，各有因緣莫羨人了。」

「克勤先生，那年高德劭的浮士德還會被魔鬼引誘的。」

「謝謝你的好意，伊文思太太。我自己實在是甘心如此，並非不得已而爲之也。我願意我孤獨一點，我有我的憂鬱，而憂鬱之於我乃成爲一種藝術了。」

伊文思先生這時牌也不玩了，聽兩個人的話入了神。伊文思太太

默然了一會，微微一笑：

「克勤先生，我掣封信給你看罷。」

說着，便起身到裡間的書房去。女孩子梅一直是靜靜地聽着，——她也許聽不懂什麼，可是她也不願意來打擾人，——現在看到媽媽去

擊信，便偏了頭看着克勤先生笑道：

「克勤先生，你看了信該給我們講笑話了。」

克勤先生笑着點了點頭，拍拍她的肩膀，意思是告訴她別鬧，克勤先生在想什麼事呢。

「不會，伊文思太太擊了信出來，交給克勤先生。那上面寫着：

「××：今天真對不起，席還沒有散，我就悄悄地跑了。我實在是心裏難過，沒法子再歇下去。你最近有工夫希望到我這里來。——×上。」

克勤先生看了這封信兩遍，看不出所以然來，心裡十分納悶。停了一會，他笑道：

「這是朋友間一封極普通的信，有什麼可看的。」

「這自然沒有什麼可看，可是你記不記得那天有位姓×的小姐？」

「伊文思太太，那天人多，原諒我記不清了。」

「我說的是那個穿藍布袍子的樸素女孩子，有着一對大而憂鬱眼睛的那一位。」

「就是那位×小姐？」克勤先生微微一笑。

「我們平常談起話來，總說她最喜歡那位克勤先生的文章，說是那個人對於人生的一切態度皆與她極其相近，說是假若能同這樣一個

人成爲朋友，在這個世界上活下來也不會感覺寂寞了。」

「……………」

「那天她真的就在那裏碰到克勤先生，她想不到我們原來認識的。」

「……………」

「這雖是一封極其普通的信，裏面却包含着多少曲折的心事，多少小兒女可愛的情態，假若有這樣一個人鍾情你，你會不會感動？」

「……………」

「說啊，克勤先生。」

「伊文思太太，我怎麼說呢，我那裏知道有人會鍾情我。」

「克勤先生，你別裝傻，我前後情形却對你說了，你還有什麼不明瞭的。」

克勤先生儘管撫弄着女孩子梅的頭髮，微笑不語。伊文思太太備

道：

「儘笑什麼，說阿。」

克勤先生到這時由不得氣色一正：

「伊文思太太，謝謝你的好意，文章原能使人心與心相溝通的，我們既然這樣認識，我倒願意我們能够這樣把友誼維持下去。」

然而克勤先生心裡的確一動，他爲這一動非常一哀了。

他胡亂的洗了洗臉，拿起書便走出去。

學校裡，同學差不多全到齊了；然而獨沒有陳雲的影子。張文心裡感到十二分的不安，他不知道有什麼事情阻止了她。

一上午好不容易度過去，他便跑回自己的住處。當他看見桌子上有封信在急急的等待他的時候，他驚喜的跑過去撕開了信皮：

「……文，學校生活從此起我將告一段落，你知道這是被迫的呵！我父親已經知道有一個你闖進我的生活裡，結根斷定了我的輟學的命運！告訴你，這不過是黑暗的開端，我早已預想到，黑暗的影子會一天比一天濃厚的。……相信我，你的話永遠在我的耳旁流盪；同時，你給我看的那些書，它給我指出此後生活的道路，不久，不久呵，我將進入廣大寬闊的人間！……」

張文呆呆的站在那裡，春天在他的心中漸漸的消失了，他的臉上慢慢的露出了秋天的顏色。

二個星期飛快的過了。張文一天天的廢棄下去，他討厭他的學課，雖然從前他是極其愛好的。他時常在燈下靜思；有時獨自走走馬路，回憶又來折磨他的心，他又悽慘的踱了回去。

在一天黃昏，他覺得屋子窄小得幾乎使他窒息。他打開窗子，讓秋風吹着他的臉。

天空停着炒栗白雲，黃昏的陽光極其可愛；然而這景象又觸動了他的心思，他想到在過去的一個黃昏裡，曾和陳雲在公園裡閒話，到如今却是人事皆非。他的眼淚不自主的滴落了。

在這時，他的弟弟進來了交給他一封信。

扯開信皮，他急急的看下去。他的臉漸漸的變成了灰白，頹然的倒在椅上。好久，才無力的站起來，又攤開那張信紙。

「……如果我處處退讓，也許沒有今天！可是我不能屈辱我的個性。爲了怕我接近你，我父親把我許配一個不相識的人，同時還故意把訂婚日期提前……可是我，絕不犧牲在舊禮教下，讓惡勢力吞蝕了我一生的幸福……事情將要怎樣演變下去呢？我不敢預料……總之，我拿生命對環境鬥爭。……」

第二天早晨，時針指着七字時，張文才無精打采的起來，他覺得頭總是暈沉沉的，身體有些支持不住，於是伏在桌上寫告假信。

忽然門開了，陳雲微笑的站在門口，張文驚喜的跳了起來。

「雲，你……」他跑過去，抓住她的膀子，她倒在他的懷裡。

陳雲緩緩的仰起她的頭。她的眼睛裡充滿了晶瑩的淚水，張文低下頭，輕輕的嘴唇加在她的上面。

「雲，你怎麼跑出來了……」張文激動的說着，聲音有些顫動了。

「……原來他們看得我很緊，我早就想到會有今天的。後來我聽說要將我送到我舅父那裡去，你知道我舅父是在日埠的，真的

到了那裏，我的希望就算完結了，於是今天早晨趁着他們未起，我便跑出來了……這些天來我的精神真壞透了，還幸而你的影子永遠留在我的心上，給了我多大的鼓勵呢！給了我多大的力量呢！……」

她激動的说著，臉上露出了可愛的紅光。

陳雲把自己跌在椅上，張文站在她的旁邊，用手輕輕的撫着她的柔髮。

「那麼，你打算怎樣呢？」

「哈，也沒有什麼，反正得離開這兒呀！」她倔强的說着，像一隻小獅子。「不但走，而且現在就走！現在就走！」

張文驚訝的看着她的臉。

我要到S埠去，這可是一個遙遠的路程！那裏住着我幾個知己，我也許找一點事情作，或者上公費學校……我現在帶着一點錢，日後我需要錢時，母親一定會寄給我。」

「可是——你走了，春天就離開我了！」

陳雲垂下頭，沒有說些什麼。

秋天的陽光穿過窗子，在地板上爬着。

忽然她站起來說：「讓我現在走罷！」

張文的眼睛有些濕潤了。

「不要那樣吧，我又何嘗願意離開你喲！……」

復燃的希望，在張文的心中又幻滅了。

.....

張文和陳雲悲哀的坐在車廂裡。外面秋風在斷續的吹著，他們不說話，離別的愁苦緊緊的扣着他們的心絃。鈴聲響了。

張文留戀的站起來，突的，陳雲抓住他的手說：「到明年春天燕子歸來的時候，他們會給你帶來好的消息。」

「再見吧……雲：我永遠等待你。」

汽笛響後，車身慢慢的向前移動。陳雲把手伸出了車廂搖搖手巾。

張文呆的立在那裏，一直到車影變成了模糊，而消失在天空裡的時候。

他悲哀的踱了回去。春天在他心裡已經消失得沒有一些痕跡，秋天的荒涼籠罩了他的全部的心。他眼望着遼曠的天空，露出了一個秋天的微笑。

一九四一，十，錄舊作

幸福之谷

——載 *Gratatoria of al-Nakous* 原題「幸福」——

保加利亞 *Y. Y. Parov* 原著

羅明譯

他年輕，瘦長，而且漂亮。

缺乏什麼哩？

……幸福……

「貪婪」：強烈的貪婪，不論在何地方，都同一條影子似地，殘酷地追隨着他。如若他白日不寐，他那顆疾跳着的心是在它的緊扼之中，而那充滿着貪婪的眼光就在不可知的境界中迅速地馳騁。

他所追求的又是什麼東西哩？

……某些東西……一切東西！

夜鶯撫慰着玫瑰花苞，唱熱情的調子。那轉音——清脆得如凌晨的西風——被載到遼遠的地方去。

其餘一切都是靜寂，個個諦聽者全屏住呼吸，天神，星星，甚至月兒都入神地聽着那曲兒。

他們傾軋着，全量厥在狂喜與愛情裡。

有時，當夜鶯間歇一會兒時，喜悅的太息與情慾的念望就疾蕩了全宇宙。

「啊——」地球溫情地喘息。這「啊——」就被帶上樹梢，帶到

草原，帶往月，於是一個幾乎不易覺察的回音就在遠山的巔頂消失了。

一切的東西都在夢樣的迷樂中太息，那嘆息中隱藏着苦戀的渴慕。

夜鶯繼續歌唱……：月亮散發的歡樂光芒擁抱了玫瑰花叢及夜鶯。星星以情深的微笑鼓勵鳥詩人「唱，親愛的，唱啊！」地聆聽着戀愛的歌。

耽樂於自己轉音中的夜鶯因愛情的熱火而喜極欲狂了。他把心胸逐漸貼緊了玫瑰的蓓蕾，哀懇道：「開啊，可愛的！……讓我飽吸一次妳處女的芬芳！讓我把頭潛入妳緋紅的花瓣吧！……」

直至夜深，夜鶯都如是地辯訴着，哀求着，唱着佳曲。後來呢喃的歌聲低弱了，那啜泣着未滿慾望的哀音却漸高強起來，直到最後這歌者沉寂了，低微深沉地嘆息着——「啊——」

「慾望」，虛空未滿足的慾望在那久久留戀於花叢間的太息聲中哭泣了。

這少年人立在那兒聽了半天夜鶯的歌，歌聲止後，他負着失眠夜

的重荷。

還有哩！

「慾望」那隻咬嚼人的虫子更深地鑽進了他的靈魂，更堅實地扼住了他的心胸……

他日夜的睡在森林中古木蔭影的綠草上，伸張開四肢，凝視了明朗的天空。

從那兒吹來了一陣西風，幾乎連樹葉都不會觸動地偷偷滑過了枝條，帶着溫柔，情深的微笑拂動着草片的尖端。

巨樹與魁偉的枝條一動也不動。他們發散了遠古的眠息，因為他們都沉入深睡中，而在他們悠久的睡夢中却潛藏了偉大的神祕。深恐驚擾那極度的證靜，就是心情愉快的春風也僅摩撫着他們的葉子而從中穿過。

爲什麼他們睡著那死者的沉睡哩？

或者在他們甜密的熟睡時這少年是要去尋求「慾望」的解答嗎？

他靜聽山間溪澗的怒吼。

溪水自那終年積着深雪的巔頂向下流，它咆哮，它與頑石奮鬥，它帶走了砂石，抓碎了峻坡的胸，一點一點深沉的擊進，狂怒的波濤衝開了那些相互撞擊的石子。

喘流忙着奔向何處去哩？

它不知道……

從不可追憶的年代它就奔流着，魯莽地望前衝，自己也不知衝向那兒，它也許會消失在巨川大海裡，也許會沒落在散漫的沙地間。這一個，溪流可不知道。

它不怨號與勃惱……又是不是對「不可知」的狂怒哩？……

這少年背負不起那「慾望」的重荷；它對於他是太重了！

所以他遍歷這茫茫的世界尋求幸福。

太陽升了又沉，沉了又升；夜追隨着晝，晝又追隨了夜，一年過

了又是一年。

而這少年仍在地球上遊遊着。

他走過了村莊，許多的村莊。在一個村落中他發見被辛勤的勞役弄倦了的農夫們沉沉地深眠着。不可穿刺的黑暗籠罩了那些小屋。墓地的平靜，沉寂得令人恐怖……連一聲狗吠都沒有。

「「幸福！」你在那兒？」這少年呼喚。

沒有回答。

他傍近一間茅舍的門，他的心帶着惡兆般地悸跳。

不一會兒，他聽到門那邊有混濁的呻吟與深深失望的嘆息。

那一定是夜深時「幸運」在這鬱悒的茅舍的黝暗中憤懣吧。

少年悲感地離開了。

他涉過了江河，池沼，渠谷，甚至踏上了一座高山。

一個牧人在那兒收他的羊群，短密的細草閃着朝露的晶光，風輕輕地吹皺了那些，在清晨寒冷中顫抖而試着從晨曦的微光中去溫暖他們自己，羊羣身上的羊毛。

這牧人，一個背上背了革鞵的青年人，坐在山石上吹號角，眼出神地注視着藍蔚的遠方，那低柔的音調如曙光那麼可愛，如少女的眼珠一般朦朧，從號角流瀉出來，就如白霧般散佈了遠處的山頭——也像雲樣般——輕柔地爬上了草原，峭壁，與森林。

羊羣傾聽牧人的歌。

「告訴我，告訴我你唱什麼？」

「唱的什麼？風難道也在唱什麼嗎？我唱祇是因爲我不能沒有音樂……天多憂悒啊！……我的歌可不。」

「你可認識「幸福」嗎，牧人？」

「幸福！我從未在我們山裡遇見他過。這裡，正如你所見到的，祇有我與我的羊，同一些雲與霧……幸福一定不是木神們——我認得他們——每一個……人們說：那邊——遠處——遠處——你看見沒有？——那兒有

一座美麗的城池，也許「幸福」就住在那裏——我可不知道……我從沒到過那兒……」

少年下了山，較往常更懷着一顆切望，向那座奇異的城池出發。這城市真是奇異的！他從不曾見過如此的。偉大的建築，寬廣的街道，商場，戲院，花園，宮殿……一切全浴在令人眼花潦亂的輝煌裡。財富，華美，與奢麗在各處閃耀着。

他跨過一遺街又進入別的一條。在環繞着一個富麗的公園的鐵欄前立着一個寒冷得戰抖的小乞兒，用悲哀的音調在乞求憐恤。

這少年人接續前進……

他佇立下來，從一個戲館的窗口向內窺探。觀眾在無窮盡的歡樂中鼓掌讚美一個他們奉若女神的優伶。她帶着可愛的風姿向大眾鞠躬，宛如「幸福」就出現在她微笑中。

但不久，她回到自己的化粧室，倦怠地坐在椅子裡，失望地扭着自己的手，凄苦地哭了。

少年人又離開了這宏偉的城，連頭也不回。

小乞兒痛苦的發泣與大眾拜奉的女神的無望的嗚咽把他愈驅愈遠。

他在地球上漫跡了許多時候，最後到一處山谷停住了。岩石叢中一個深洞裡住着一位古代的隱士。他遠離了人羣而比鄰着神……

「您可知道，長者「幸福」住在那裡？他走近那古哲面前時低聲地問。

那埋首在羊皮紙堆中的老人，正在搜尋着古代的智慧，半響沒有回答這塵世居民的空虛問題。他抬起灰白的頭來，以昏花的眼光注視入那少年人的兩眼，一絲苦笑浮上他深陷的顯面。

他是憶及了自己消失的青春嗎？

哲人問道：「你的「幸福」？「懷疑」在他聲腔中戰慄。於是他又忘情於自己的思索中了……」

當他再度抬頭時，粗暴地說：

「虛空，啊，虛空！……天下就沒有「幸福」！一切皆幻夢！」少年哭泣了：

「我為什麼需要生命哩？為什麼要忍受這些磨折哩？這全部的旅程又有什麼用處哩？」

老人心軟了，他憐惜這滿富青春的夢幻者。

「莫要哭吧！這條就是你所尋求的路途——去吧！你還年輕！不會有人返回來過，但你能回來，你將會把「幸福」帶到地球來！」

少年走了。「倦怠」經過了這迢迢的旅程就離開了他；因為他靈魂裡又產出了「希望」，同「慾望」一起日漸增長。

他踏上了峻險的小徑，越走越高……他四圍銳利的峭壁在落日的餘輝中不幸地閃爍。「死亡」在山頂上鼓着雙翼而又用鼻息扇動着空氣。這兒沒有東西在談論「生命」與「青春」。一切都如有將臨的「末日」在作祟似的死寂可怖。

這少年人的途徑上出現了一道深深的裂罅，他在幾步外停住了，在無言的虔敬中驚異與恐懼着。

這隙裂是因山自它的巔頂向地心深深地欠伸而成的一個深坑。它並不寬闊，輕輕地就可以從這邊跳向那邊。

一層濃霧自這深淵中向上升，還有地底川流的怒吼與尖叫，加上下方嘈雜回音的反響，把空中布滿了恐懼與驚惶。

一個人可以聽得見，在黑暗的罩幕下的遠下方，水土風火是如何猖獗與滾沸着可怖的詭語。

可是這些全不會嚇退這少年……對岸，一個森林女妖，枕臂臥在一塊兩長灰首的巖石上。

她的金黃的秀髮在晚霞中閃耀成緋紅。這少年注意到了血液是如何在那透明的肌膚下，大理石的體腔內奔流。她的酥胸均勻起伏。神秘，蠱惑的秋波自半開的媚眼中發射出

來。

少年站立在那兒痴呆了，兩手哀求似的向她伸去。頃刻間他就理會了夜鶯爲何要唱歌，溪流奔向何處去，古木爲何保持着機密的緘默，與牧人號角所召向的場所。

他乞憐地跪在她眼前，那興奮的眼光從不會離開她——從不離開塵世的「幸福」：

「死亡」躲藏在那女妖身後，她——（死亡）——可怖地豎起惡意的露出了尖銳的利齒，把鋒利的鐮刀伸到罅隙邊緣。落日的斜輝——東東皆極燦爛約麗，那從欠張着的隙口所升起的雲端尚掛着微淡的反

照。

森林女妖臥在那兒，以手招這少年人，以眼誘致他，以處女起伏的胸懷陶醉他。

「死亡」把鐮刀握在手裡笑了……刀也更其發亮奪目了。

……愚昧……衝向那兒去啊？

長久追求着「幸福」的少年，被它磨折，被它的美所激動，就以目測了一下那罅隙而躊躇了……不會跳進森林女妖的懷抱，却跳上了「死亡」的鐮刀。

人們此後就將這罅隙呼作「幸福之谷。」

論述輯

美

「人文主義」含義不少，講解不一。但是中國的人文主義却有很明確的含義。第一要素，就是對於人生目的與真義有公正的認識。第二，吾人的行爲要純然以此目的爲指歸。第三，達此目的之方法，在於明理，即所謂事事通達心氣和平，即儒家中庸之道，又可稱爲「庸見的崇拜」。

人文主義的發端在於明理，所謂明理，非僅指理智理論之理，以情與理相調和。情理二字與理論不同，情理是容忍的，執中的，憑常識的，論實際的，與英文 *Common Sense* 含義作用極近。理論是求澈底的，趨極端的，憑專家學識的，尙理想的。講情理者，其歸結是中庸之道。

——同前

所以讀書不可勉強，因爲學問思想是慢慢胚胎滋長出來……所以讀書必氣質相近，而凡人讀書必找一位同調的先賢，一位氣質與你相近的作家，作爲老師……讀書須有膽識，有眼光。

——林語堂：「論讀書」

做人應該規矩一點，而行文不妨放逸些。

——林語堂「做文與做人」

作家要救社會還得先設法自救。自救之道第一別學人空口喊叫，作應聲虫，第二別把強權當作真理，作碰頭虫。

——胡之「再談差不多」

目前有些作家拿手好戲不是寫作，只是策略，策略雖能造就一個作家的地位，并不能造就一個作品的價值。——同前

——同前

怨

紀 瑩

太陽還踟躕在枯黃的白楊的枝頭上的時候，秋風颯颯地吹來，給人帶來了無限的愁怨，幾縷微弱的陽光映照在轟轟直立的城牆上，上面生着的小草顫抖地閃爍着光芒，遠望是一條曲折的小河，像一條沒有生命的蛇，曲曲彎彎地蜿蜒在這里，水幾乎真的不能使人呼吸，白楊僅有的葉子唼唼……的響起來，接着便是一陣紛紛的落葉。

在遙遠的小石橋頭，明站住了，翹望着遠行人的歸來偶爾她拾起來一片落葉，是一層模糊的處女的羞紅，輕輕地塗在它的上面，而隱隱約約地有一縷蔥心般的淺綠，她把它放在手里，內心像火一樣的燃燒起來，即刻發現自己的遐思超出範圍太遠了的時候，她的臉馬上也緋紅的像落日的餘輝。

「喂！」由遙遠的空間傳來了一聲呼喊，她驚悸的抬起頭來，當發見他是她的翹盼人的時候，心也在禿禿地顫抖着，她的臉上蕩起來濃重的笑。

她笑，他也笑，在縷縷的笑紋間，燃燒着青春的熱情的火焰。

「喂！明，又在這等着我，腿要站酸了哩！你覺着疲乏不？」嚴

輕輕地拍了下她的肩，他的小黑眉彎彎的一挑，眼迷縫成一個小溝的笑起來。

「不，」她急促的回答，「一點也不……呵，看哪，嚴，——她把紅葉托到他的眼前——她是一個嬌羞的處女！」

「不，你的比喻是完全錯誤的，——你猜猜我說她是誰呢？」

她？……當然是一個最美的，而且是你理想里所判定的——一個……

「明，我是叫你猜，你說的是多麼滑稽呀，但，請問，你所說的美是甚麼呢？」

「我所說的麼？……絕對的不是牡丹醉人的妖野地濃郁，而是梨花樣的清淡的雅……對不？」

「你怎麼會知道的呢？」

「因為你愛我。」

「你知道我是在真實的愛妳麼？唔，那很好，——總算妳不辜負我的心，我獲得了高尙的代價……」

「代價？不必談這個吧，這是關於『利』……」

「你的理解完全是錯誤，我想，凡是一個有動的靈魂和求生的渴

望的心，應該知道他所帶來的代價是不是可以添補得上所拿出去的原、本，明，不對麼？」

太陽的光芒，已不在樹的尖頂，落日的餘紅整個的籠罩在這小小的區域，城牆上的光芒已變成玫瑰般的殷紅，小草在睜眼，小河的水靜默着，蔚藍的太空的粉朵白雲，在這不清潔的河底出現，一匹鱉魚從泥濘里潛行，水面的倒影完全粉碎了！

「不——她搖着頭——戀愛是不論甚麼惡劣的，嚴，你是不是要在我身上找回代價？」

「唔，」他由鼻子里，發出來聲音，「是的」。

短瞬間他們陷在沉默里，宇宙的一切是靜穆。

「如果，——他像從夢里驚醒，——妳主張沒有惡劣的話，妳的解釋是怎樣呢？」

「我？」望着他的臉，「我以為彼此的默默相愛，和勇敢的鼓勵，如果有一個自私的，便是不忠實！」

「好，但願我們全忠實到了老死！」他把手放在胸前，用力的摩挲着，他的眼衝出來喜悅的光「妳高興我這樣虛莽的說麼？」

「我從心里喜歡，嚴，」她撫着他的肩互相的笑起來。

「明，這也許是妳一時的心頭的高興吧？」

「你要我發誓嗎？」

「……」他沒有回答。

「上帝」她的眼向着太空，手急遽的握在胸前「我向你發誓，我要忠實到老死不變……」

「上帝是什麼？這像一個無病的呻吟……」
「像一個無病的呻吟？你為什麼要這樣錯誤的理解我……」

她有點悲哀。

「你為什麼要叫上帝呢？」

「上帝？呵，是自己的「信心」！維繫着我倆愛的生存這絕不是

一張空頭支票。

「唔，唔，」

風把葉子颳到地下來，它們的幾乎滅亡的生命，顯出來吃力的掙扎，像一個殆死的病人，發出最後的呻吟，鉛色的太空下，明和嚴在橋頭徘徊着。

「風真厲害，我有點冷，你呢？嚴！」

「我倒不冷，小心點，自己的病剛好，不要着了涼，多穿點衣服，衣服的多少要隨着天氣冷暖來變更，女孩子們一半是成反比例的，那是愛美觀念的錯誤，明，不要學那樣，聽見了沒有？」他看着我的臉，「每天必須有九小時的睡眠，因為妳自己身體弱就得好好地保養，多喝溫水，妳用鎮咳劑咳嗽減輕了沒有？晚上不要再看書了，用功也不是一天的工夫……」

「……唔……我的咳嗽減輕了，你放心！」

「唔，唔，」

他們走着，出了這嘈呀嘈呀的石子路，便是一片廣場在這里白天是常看見兵士們作體操的，地上還遺留着草剪斷的根，短短的直直着，她們的脚像奏着有節律的音樂，緩緩地走，在朦朧的雲里看見一個明亮的月，月光照在地面上，是一片青白，路的前邊是疏鬆的土地，在旁邊橫躺着一條小小的河，河水被月光映照的非常澄澈。

「讓我們都陶醉在這月的朦朧里吧！」

「呵，嚴，這地多麼潮濕呀！快起來，躺在這兒，看冰着你的身體，聽我的話，快起來，……」

她用手慢慢地想撫起來嚴，但嚴用力的把明也拉倒了，小河的水沒有了聲息，小風仍舊的吹來。

「我們睡到天明好不？」

「叫人看見是什麼樣子呢？」

「明，」他由身的左側伸出一手，和霜的摸着明的頭，「我願

永遠的陪着你，到傍晚的時候，你知道哥哥多麼想妳呀！我拿起妳的、微笑的像片，妳笑，我也笑，我們全都會心的笑了……」

月的光輝，晶瑩的照在這地面上，枯了的白楊又颯颯……的響起來，他們都像失去了知覺，像是無言的冥冥的睡去，他們互相擁抱着，在他們之間，是燃燒着異性的熱情和空氣。

一一

嚴去會晤另一個女孩子。

是一個極狹窄的路，周圍羅列着濃綠的松樹，幾株艷紅的簪搖菜叢生的輪在地上，毒樹的褐紅色的樹幹，滿生着荊棘，在這里行人是很稀少的，嚴獨自走着，像是索尋什麼似的，他忽然跑到一個密林里去。

「翠，妳等我久了吧，真的，失約了，你能饒恕我吧？」他欣然的牽着翠的手，風發發弗弗的吹起來她額前的短髮，口唇的芳香和脂粉味引起來嚴的滿心里的刺癢，他忽然沉默了片刻，在他的心里映起來過往和明在一起的舊影來，心有點蠢擊，他想，在明的臉前，是嗅聞不到這樣濃香的又好像猶豫些什麼，最後，他心里的話：「女人的濃郁也能醉倒人啊！」

翠的臉馬上接觸到嚴的臉上，嬌野而輕佻的笑起來。

「不怕的，我知道你不會失約，而且，我知道你急需要見我，你想我，對不對？」

「……………」他輕巧的笑起來，把翠攬在懷里，翠用手指着遠處的高空的風箏，他們的視線都移到那里。

「小時候，我也很喜歡這個哩，有一次，不湊巧，把金魚風箏纏在電線上，我可惜的直哭了一天……看，天多麼可愛！……」嚴像回憶起往事，把頭深深地埋在翠的懷里。

「嚴，天美，我們也美，四圍的景緻也美，是不？我愛哥哥的小

黑眉，彎彎地……」她用手玩弄着他的眉毛，小心的撫摸着：「嚴，這是屬於我自己的，聽見了沒有？你愛我應該對得起我……」

「嗯，自然是應該那樣，翠，笑一個給哥哥看……」

翠笑了，在紅唇里微露出一排雪白牙齒，道旁的松樹隨着風颯颯的響起來。

道的那端有驛車走過了，在迷濛塵埃里，看見了車夫的僵僵的背在車上高高揚鞭，車輪札札的摩擦着道旁的松樹，慢慢地，慢慢地，消逝了……

「你是還認識一個叫什麼明的嗎？聽同學說，功課挺好，氣質有點不像女孩子，帶着深度的眼鏡，對不，說實話。」

「唉，妳怎麼了，謠言不可輕信，人言可畏呀！我沒接觸過第二個女人，翠，妳不相信嗎？這完全是真的……」

「那很好，假如你真的認識那個女孩子，我想，她一定比我強，這是必然的……」

「有妳我為什麼還要再認識第二個人，不要辜負我們的心以後，我發現妳和別人發生關係的時候，那，我……」

「你怎麼樣？」

「我和那小子拼命……來吧，乖乖，讓哥哥親一個……」

黃昏的晚風吹拂着人的倦了的身體，太陽的光芒正羞躲在西邊的樹林里，無數的絲般的金條，照射在灌木叢生的簪搖菜上，它的纖細的葉顫抖的發出來光芒，在地上斜斜的映着兩人的身影，拖得長長地，長長的，動蕩着……

他們互相的挽着臂走着，地下的石子噠呀，噠呀的，在道旁翠攀折了一枝野菊，笑咪咪地拿在手里。

「這花也沒有生着眼，單開在道邊上，倘大車把它摧折了呢，嚴，看看它在向我們笑哩……」

「它爲甚麼沒長着眼呢？不然，怎麼會到美人的手里了？」他即刻想起來屠格涅夫的父與子里的伯札洛甫和費尼蘇加的對話，「把它給我吧，我要親吻一下。」

「得啦！幹麼又開玩笑……」

「什麼開玩笑，真的，我想不到誰比你再美，也許我沒有心去欣賞別人的美人……」

「我美嗎？別拿我開心了，我是一個平凡的女人，極不出色的，你高興要讀朵花？」

「妳美，妳是美，在我的眼裏，妳像天仙般的美麗，玲瓏，畫片裡的西施還不如妳哩，相信我，這是心裡的話，呵，一雙出色的眼睛，抬起頭來叫哥哥看看！」

他們仍舊走着，沒有抬頭，黃昏濃重了。

「爲什麼妳不抬起頭來呢？又和哥哥撒嬌了，我的心又癢癢起來了，別叫我忍受苦惱……」

她抬起頭來，嫵媚的笑了。

「呵，翠，這纔是哥哥的好妹妹呢！」

夜漸漸襲來了，在濃密的樹林是隱隱約約地稀疏疏疏地有幾盞模糊地路燈，晚風沙沙地，吹起來樹的悲鳴遠處是一帶花牆，上面圍繞着有零零落落的幾株籬羅的枯枝，這是一個臨河的土場。

嚴霜的！把頭低下去了，他想起來在這裡曾經和明在土場上並坐着，望着天，終於他又沉默了！

「怎麼啦！嚴，有甚麼感觸？不高興麼？……」

「不，不，我回憶起在這裡會留下……怎麼不高興妳呢？」

「會留下些什麼？說實話！」

「爲什麼不說實話呢？我不是和妳在這裡留下過痕迹嗎？相信我，我不會欺騙妳，翠！」

「不要說這話吧，我不會誤解你，因爲你不是很關心我麼？誰的

心，都是肉長的，我從來沒覺到有欺騙我的一天，我說的對不對？」

「真的，我不知要怎樣來愛妳，因爲妳會體諒我的心！」

他們全坐在土場上，河水潺潺地流。

「我們以後再見面的機會，要比現在少了，一刻不見妳便好像有什麼空虛似的，怎麼辦呢？」

「唉，爲什麼我們不能常見面呢？」

「因爲」他想起來最近要約他到異地去投考學校，於是，他的臉紅來：

「我到別處去一趟，幾天就回來，好好地等着我吧，回來帶『醉心糖』，給妳吃，……」

她的臉馬上紅起來。

「得啦，……我准好好地等着你！」

「可不許和別的男孩子……」

「你說什麼？和別的男孩子怎樣？」

「妳不知道麼？和別叫哥哥當活王八，就是這一點！」

「唉，怎麼談到王八了，男人真自私，不會那樣，安心的去吧！」

「好，」

「到什麼地方去，說真格地！」

「到天津去呀，那邊你有事情嗎？我可以給辦辦，」

「沒有，謝謝，去幾天才回來呢？」

「大概到兩星期左右吧，妳以爲多麼？」

「爲什麼不多呢？別離可不是什麼好受的事。」

幾個小星由東方的天際升起來，非常微小，閃閃爍爍地發着弱光，月由枯枝里探出頭來。

「看呵，」她指着天上的月，

「真圓哪！妳也要大發詩興嗎？」

「唉，什麼事都有圓有缺呀，」

「那自然，世事沒有絕對的好，絕對的壞，只近乎人情就算得
了，向那兒找真理去呀，」

「從前在學校裡先生告訴我們：要絕對的服從真理，什麼事都受
着真理的支配，你怎麼却說沒有地方找真理去？」

「烏托邦多美呀，但，那是詩人的幻想，詩人的誇張性呵，」
「你否認真理嗎？」

「噢，」

「爲什麼？」
她把臉接近嚴的臉，互相的辯論起來。
月的光輝更明亮了，笑眯眯地望着人間。

「也許你沒有接觸到社會，」
「你的世故真進步了！」

「代爲，人世本不合理……」
「呀，嚴，咱們像爭論什麼似的，真笑話，我的世故真不如你
哪，」

「這須要慢慢地鍛鍊呢，我有一位祖父告訴我「圓滑」二字當今無
上妙訣」，這真是經驗之談呵，不是我們年青人所能學得來的，這是
誰都不能否認！」

「唉，唉，」

「爲什麼要嘆惜呵，是爲別離麼？」
「真的，什麼事也不會像我們理想的那麼甜美！」
「與事實總有些距離呢，你新月派太重了，沒有不散的筵席，」

「你對於這聚散，沒有感傷麼？」
「唉，自然是不高興離散了，」

「離別的時候，你才會知道團聚的快樂！」
「噢，噢，」他又低下頭去，一股別的想法又鑽進他的心裡。

風又吹來，沙沙地地花簾上的簾羅也獨自顫抖着，星星在映，月

緩緩地運動着。

「嚴，這美麗的夜晚，天上沒有雲遮着月，月的青光照到我們的
身上來，在寒冷的季節給人以和暖的溫馨，嚴，你不是要生活着麼？
好好地生活着，生活得溫暖，那是你的責任，是文化的結果，自然等
待我們去改造，啊……有一個月亮皎潔的小風沙沙的夜晚你會仍舊回
到我的懷抱來吧，嚴，誰不希望嫁一個有感情的丈夫呢？你知道，這
是女人的心理啊，有感情才生活得有味，對不對？固然是誰都高興快
樂的團聚，然而，你想，月亮十五才圓一次哪，我也很明白……」

嚴抖了抖身上的土，踱到距離河水有三四尺的地方，他站住了，
河水輕輕地潺潺地流，沙沙地包裹着細砂的聲音。

「什麼都是陡然的，——」
「哦，你以爲我們的認識也是陡然的嗎？」

「妳用父與子裡的對話來問我麼？那麼，伯札洛甫的答話也就是
我的答話了，笨，讓我們一齊跳下去吧！」嚴拉起笨的手，向河水處
移進了幾步。

「不，爲什麼我們要跳進這污濁的河水裡呢？」
「妳以爲我們是潔淨的？」

「自然，我們是純潔的！」
「唉，傻妹妹！」

噴噴的石子路，拍拍地響，白楊僅有的葉子又唰唰地響起來，月
亮的光輝映照他們的身影，長長地，他們順着走，慢慢地，慢慢
地，消漸在這臨河的土場上了。

二二

早晨的太陽斜射在窗檯上，明依着窗臥在床上，嚴又像前幾天到
這裡來一樣的欣喜，歡笑，顯着特別輕鬆，爛爛地眼投到明的臉上
他們全笑了。

「怎麼又瘦了？明，」

「唉，又瘦了嗎？誰知道是怎麼回事。」

「看看你的真叫人害怕呵，發灰黃，你怎麼了？告訴我，明，好讓我放心，有什麼不可以和我說呢？」

「你不高興到我這來麼？」

「我爲什麼不高興呢，」

「你有兩星期沒見我了，也許，你厭煩了我？」

「不，那除非是我們全死掉，但，也不是厭煩，你想，我不是還允許和你到天津去呢？」

「嗯，嗯，」

嚴走到桌子旁，拿了鏡子，遞給明。

「照一照自己的臉吧，你不知道身體要緊嗎？」

「爲什麼不知道呢？」

「知道爲什麼還摧殘自己？」

陽光縷縷地透射在這間屋子裡，顯的特別明亮，桌上的鏡子反射着光芒，潔白的門簾默默地垂着。

「我以爲你不來了呢！」

「那能够，不要胡思亂想，」

「想什麼呢？」

「明，橫豎我不會對不起你，是吧，你不是很相信我嗎？」

「當然我很相信你，這是一定的！」

「我們說別的可以嗎？」

「自然可以了！」

他的目光轉到高高地書架子上面：堆滿了書，和凌亂的草本，他拿起來，高爾基的天藍的生活：

「這本東西很好，你讀完了沒有？」

「讀完了！」

「多麼神秘呵，筆法新穎的很哩！」

「唔，事情是很平凡的，筆法誠然老練……」

「呵」，他像想起什麼似的，看了看明的臉：

「說話太多了，與你的身體有害吧，閉上眼休息一會，我不走了，我坐在這看着你，聽哥哥地話，閉上眼休息一會吧，」

他坐在明的身旁，牽着她的手：「真瘦了，手瘦的就有一小條條了！」

明由嚴的手裡掙扎出來，慢慢地，她離開他了。

「明，過來點，爲什麼要離我那麼遠呢？」

「……」

「你爲什麼不高興？說給我，不願意哥哥來麼？」

「不要以惡意來臆度我！」

「明，可以看看哥哥的嘴上有什麼東西麼？我願意用你的嘴來……」

「唉，得啦吧，幹麼拿我們涮牙玩！……」

「唉，和你說那些好話都不行，愛上你沒有自由！」

「我沒有奪你自由的權利，呵，來吧，」明的笑容展開了嚴把她擁抱起來，她的短笑瞬間就中止了。

「你決定幾時到天津去，我好預備東西，」

「我決定後天，假如有人不高興叫你去的時候，我可不勉強！勉強作出來的事情總不稱人意，你說，不是嗎？」

「誰不高興去來着？我願意跟你去，誰也不能阻攔我！」

「那當然是很好的，嚴——」

「你要說什麼？……」

「嚴，女孩子的初戀是甜密的吧，她是祈禱着有一個忠誠的伙伴的！初戀的女孩子不經驗的心，往往被情感克服，……」

「男孩子，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像想起來什麼事，在他心裏像有一些不可言狀的懺悔，慢慢地向屋角走去。

「月份牌幾天沒撕了？我來替你吧！」他把牆角的月份牌撕去了六張。

「人還不知道死活啦，誰還顧得了月份牌！」

「現在你每天幾點鐘睡覺？」

「大概十一點吧，……」

「唉，明，你就別聽我的話，我不是告訴你十點鐘睡覺嗎？自己的身子不好更須要多休息呀，你聽我的話，便是疼了哥哥！」

「我爲什麼不疼愛哥哥呢，我知道你也疼愛我！」

他緊緊地擁抱着她，太陽的光，照着他們的身體。

四

一個沉重的黃昏，天上的雲像一個龐大的沒有腳的獸徐徐地蠕動，風尖厲的吹着，窗前的葡萄架已收拾了殘妝落日的餘輝由窗子里照了進來，在桌子上擺放着明的相片用銀的鏡框鑲着，像是噙噙地笑，她正如一個真正站在嚴的面前，嚴俯在桌子上，他好像有點不快意，頹廢地閉上了眼。

在他的心里滿佈着許多使他無可奈何的事情，又顯然被這事所警援，他的心幕漸漸拉開了：

他和明坐在床上，那是明正病的時候，她的父親和母親慈愛的問着嚴：

「你真愛明麼？那很好，這引起來我們的高尚的歡樂，嚴，你說實話，你真真地愛我的明兒麼？這是我晚年的一樂，你知道老人們的心里是怎樣的興奮呵，希望你永遠的熱烈的愛着明吧，嚴，我總是拿你當我自己的孩子看待，不要辜負老人的心，你愛明兒就是恭敬我，也許，嚴，我不值得你恭敬……」

「我真愛明……」

「那麼，你要對得起明，你知道她是在怎樣的愛着你呀！孩子！」

變是要真誠的！愛情也絕不是藥，不須勉強……」

「那，恕恕我，恕我叫我爸爸：信任我，信任我是忠實，您看着，在歷史的里程裡告訴您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爸爸的臉上貶起來笑容：

「哈哈……好吧」。

……

嚴像從夢里驚醒一樣，在黃昏里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由椅子上站起來在屋裏踱來踱去，他忽然發現在信兜里有零給他的信，他又墜入了沉思，最後，終於喃喃地說：

「我選擇誰呢：一個是梨花樣的清淡，一個是玫瑰般的濃郁……」

綠衣人由門縫里遞進來一封信，那正是明寫給他的，他拆開看！

！

嚴：

沒有不透風的牆！

丟掉一個損了的蘋果再選擇一個新的你沒有罪！女人要一夜換一個多好哇，活潑的金絲鳥還要一天換一個，何況我這樣的死木頭呢？你知道，嚴，我愛你，像自己的生命，是你，把我送進死亡的道路，你又由死神的懷抱里把我奪回來，的確，我爲了你，努力的向康復的消途走，我冥想著我們的樂園，我看見海和天都是那樣的美麗，平和！

然而，事實却告訴我正作着美夢，我的夢終於清醒了。

我是生活在深山里的一株小草，從小就沒嚐到過母愛，可幸的，獲得了你的愛，像上帝的一滴甘露，潤澤了我的枯萎，開始活躍起來了，有一個美的念頭常常盤互在我的心里：「我願意獨佔一個人，我願意獨佔一個我愛的人」然而，終於是成了夢影！

隨着這夢影的消逝，我嚼碎了自己的心！

嚴，我是毫不怪你的呵，因爲，誰叫我愛你呢？我望着你由我的

懷里跑去，但，我沒有本領使你覺悟，反省，嚴，人生的聚散是怎樣的匆匆呵！

你像玩弄着鳥兒一樣的玩弄着我，嚴，誰沒有良心呢你可以回憶一下我們的過往麼，我爸爸和你說的話，你總該記着吧？

「愛情是真誠的！」

我發現我們中間有一點勉强的時候，我馬上可以拔出腿來走，何必自投苦海？對於一個忠誠的伙伴，文學上的同行者，確實不應該玩這套把戲呀！

我深知道：沒有一個男人安分的守着一個女人。這獨面的貞操呀，這是鐵律，嚴，幾時你想起曾經熱戀過的明的時候，你來看看我吧，我遙祝着你的健康和幸福，向你致告別的敬禮！在人生悠長遙遠的旅途上我們也許還會遇見吧？幾時你反省過來，我很可以像從前那樣的愛你，因為，我要對得起自己的心，我要忠實到老死！

俄托爾斯泰說的：「你改悔了吧！」

我夢想着你還會回到我的懷抱里來，我要重新溫磨一下我們的友誼，我要重新點燃我們的愛情！

回過頭來吧，前邊已經是陷阱！

如果你仍舊相信我還是愛你，那麼，我是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你，

跳入火坑！

回來吧，這正是一個月圓的十五！

你曾經愛過的明。

小風沙沙地吹來，窗前的落葉發出來噙噙地響，黃昏的迷濛風！嚴的臉上有兩條淚的爬行，他的手顫抖起來。

「我……我……」

他昏昏地睡去了。

結婚戒指

· 哲西譯 ·

這車照例是由酷熱的南方開來，那裡的天彎曲下來似乎觸到了峯頂。那上面稀疏的幾株樹，如果你的眼睛好，在幾里之外都數得清楚。她想在許久年以前，天一定是接觸到山，而那車是要穿一個洞，如同穿過一個紙環，由那邊的大世界，來到這她所熟悉的的世界。

在炎熱之中，她一步步的踏上車站的月台，等待着那紙環裂開，那車會漸漸穿過來，黝黑的，細小的，一縷輕烟身軀上升；就在此時，她不願意芮克會乘這車而來，她也不願意記起那難解答的困難，她預知那不但是逼近了紛亂更是逼近了冷笑的面孔；三個郵夫模樣的人，帶着行李箱籠，正凝視着她，老畢先生，那站長，也帶着假笑，從他那污穢的小窗，向她窺探四次，現在腳夫們也來了。

她的手指無意識的放到胸前，忽然隔着白麻布，觸到那用絲線繫在頸上的定婚戒指。她趕快把手垂下，但是她覺得那些譏笑的旁觀者，一定覺查了。她沒有勇氣戴在手指上，却藏在衣服內。在四十八小時以前，她確信她與芮克所作的事，是最理智的，但是現在她知道那是愚蠢的。每個人將怒不可遏事實上，她的父母或永不饒恕她，他們要恨芮克，甚至於把婚約毀掉。

於是她又捏住那戒指——似乎可以拯救她自己免得溺于驚惶，「我是十九歲了！」她自言自語的說「我愛他，他愛我，我是一個結婚的女子了。」最後一句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安慰。忽然她自己覺得真像是一個結了婚的女子，便坦然無懼的，在衆目睽睽之下，擺出了高貴的姿態，來回的走着。

車來了，驚醒了她。她內心如同一個機盤輪似的來回的旋轉着。她希望見了芮克能給她一些力量。

但是，正是相反，當她一看見芮克，她開始生氣了。她所見的只是他的缺點。他的灰色衣服是皺的，他的鞋需要刷，在他的短而素的鼻子旁是一個黑斑，他的大而圓的臉汗溼溼的，他一摘下帽子，更使他驚異了，一日之間，他竟將頭髮剪成水手式的短髮那一頭秀髮，只餘下短短的髮根，更顯得他非常魯鈍。

「西莉亞！」他一邊喊着，便奔向她來，一手提着旅行囊，一手揮着帽子。

「啊！」她冷冷的回答「你來了！」這真够可怕的，這樣對待一個你所愛的男人，而且是在四十八小時之前，你才同他結了婚。但在此時除此之外她真不能再說別的了。當他俯身來吻她，她竟避開「不要在這兒」她說「請你不要如此，芮克！」

「什麼？」他失意的問，兩手頹然的落下，張大了那雙藍色的眸子。

「這兒人太多」她輕輕的說並且的將肘輕輕向那些村夫指一下：「我從前和他們同學，芮克，假如你當着他們面前吻我，我要死——我真要死在這月台上……你爲什麼叫他們把你的頭髮弄成這個樣子呢？」

「你不喜歡嗎？西丁」他隨着眼看着她，親昵的撫着她「我每年夏天都是這樣。」

「這真難看！」她忿忿的說。

於是他的面色改了。樣子不但不可愛反而可憎厭了。「對了」他說。憤恚的拍着帽子上的塵埃，「我去買個假髮吧！你願意那麼着？」

「哦，芮克——走吧，我恨這車站，我老是在這和人打架，其實連我也莫名其妙。親愛的，我只是不願意你剪成水手式。」

她走在她前面，直向那停車的地方，她冷冷的走過昔日同學的面前。

「這是「西比」」她說，碰一下芮克的臂膀「母親允許我用她的車。」

「啊」他說，面上頗有些驚奇之色，這就是「西比」？

「它不可怕嗎？但我警告你——她抑鬱的望着那車，呆了一會，她覺得她確是由他的目光中明白了他，不禁不寒而慄了。這輛車是那學生兄弟的。那車頂是疊下去再不撈起來，那車の後門是拴上了，風牌也彎曲了，雖然最近它的主人，還用銀色重新漆過，但是早又剝蝕了，露出了各種顏色。」

「正如我所想像的！」他說，他的聲音與他的面容一樣的可怪。

她覺得他確是不再愛她了。首先在前台上她已經使他失望，現在又這樣怪式怪樣的帶他去見那些未來的親戚，假如他的愛情真的這樣容易退縮，那麼，他見到這些未來親戚之後，又將如何呢？」

「我不能相信他」。她緊緊抓住他的臂膀。

「你不相信甚麼？」他扳過頭來望着她，輕輕的笑着，呆一會他漸回復原狀。

「我們真是結了婚」她說「你是我的丈夫」。「丈夫」她自言自語的說這奇怪的字，多麼空洞的聲音，那一點不像「芮克」她並不感覺如此。

「是啊？你爲什麼那樣做了呢？」

「不，不」她喊着說「我來得太早了，一讓我等車我總是患神經失常」她便從前門上爬進去，因爲那門緊閉着，沒有一個尖頭鐵槌把他撬開，「我恨這車站，我恨這整個的城，」她說「讓我們趕快離開這兒吧！」她用力踏着車閘，但是什麼也不動，只是前部札札的響天似乎壓到她頭上她真要喊。「啊，上帝」她說「西比，西比沒有時間再就誤了！」

芮克伸出手去扭轉那發火匙，還是先轉這個吧」他說

她見他外表是十分整潔，一面使那車動了，駛出了車站，——整潔而自卑。他確定她不會開車。但是他毫不注意她的駕駛，聽

橫行無忌的直闖？他注視着外面起伏的樹如同波浪一般說：「西，你已經告訴他們了嗎？」

「不，最後我決定我們還是一同去說」雖然她會允許過他，因為秘密結婚是她的主意所以她去宣佈這消息並且爲他通融一切，「芮克，我不能單獨去做，我真不能，昨夜我一進門時本打算那樣做，但是不可能，我真愛他們，但是不可能」。

「對了」。長歎一聲他說。微微向後傾倒，兩隻手撫弄着帽子。

「你覺得可怕嗎？芮克，我沒有告訴他們？」她緊咬住下唇，將西比轉向大街，那陡而斜的角度真與車不合適。

「不，不，」他仰望着天，「自然不，自然不」。

「我正在猶豫」她說，車已來到山脚，她只好慢慢的駛着「我會想過，芮克，也許唯一的方法是告訴他們，只是隨風使舵的再結婚，我知道那是可怕的，說起來也怪不道德的，但是……」她滿含着希望的斜瞥了他一眼，想着他一定亟亟地說不。

但是他所回答的是「如果你覺得成，我也成」。他的聲音很自然，好像滿不在乎的意思。

她幾乎要斥責他，這時西比已經覺得輪下的山坡滑得很舒適，便拍拍的叫起來；她加緊了速度，搖搖晃晃的，過了凹凸不平的地方，西比正要下山坡時，一看前面的指揮燈，由綠變成紅色了。這時她才發現車的停車桿壞了。到了此時，無法可施，只得拚命的擡笛，希望沒有人橫穿過來。——城中人知道西比是會讓路的。「天啊！」芮克喊起來，一片混雜與大的騷動，最後西比才停住了。搖搖盪盪的，已竄過指揮燈一百碼，前輪在便道上後輪在溝中。

巴尼，城中的警察，赤紅的臉，魁梧的身軀，從隅角的藥庫中從容的走出，漸漸走近車來，將一隻手倚在車門上「喂，聽着，西利亞，溫柔的笑着「這不是開車的法子，你知道」！

「但是停車桿——巴尼」

「你去告訴那學生兄弟把他按好了，這是第二次了。我真要把你們送入監獄去」。

「我想還是我開好一點」芮克說，撐起西比的門，滿面笑意的對西利亞說「掉換一下吧西」。

她默默的服從了。

「你是西利亞的青年未婚夫嗎？」巴尼善意的問。

「正是」芮克說。

「今日得見你真榮幸」巴尼伸出巨掌來預備握手。

「見到你才是榮幸」芮克說「見到你們大家才是榮幸呢」！他駛前去在人羣中揮動着帽子。「希望不久再見你們」他撥動機關將西比漸漸走上山坡後面尾隨着一些歡呼與喝采于是他又揚起帽子。

「現在你該知道我不願意在這兒結婚的一個理由了」，西利亞說「真是見鬼，這是什麼城呀，連巴尼也去參加婚禮」，「我覺得是一個很繁華的小城呀」！

呵，是的，自然在某一方面看來是如此。但是在結婚，那豈不是個笑話，巴尼和其餘的人，更有那家庭——。他夾了一眼，她不知道他是耐不住了還是高興的把眉毛一揚說：「你對於家庭總有一種成見，不是嗎？」

「你不相信我」她說「你不相信我告訴你們的一切」她深深的歎息。

那西比飛馳過多塵的路，穿過迷濛的熱氣，在以前從湖到城，似乎沒有這麼遠，西莉亞很有時間，可以細細尋思一切。

真的，人不會彼此了解。芮克是個孤兒，他不能了解她對於家庭的想像。他們如何阻止她，隨意而行，例如「她自以為是「西莉亞」，而他們偏叫她「西西利亞」，或「西西」。他覺得她有些發狂，她情願在城中與兩個朋友同住，喜歡卜盡卜夜的不離開那打字機，而不願在村中，與父、母、學生的兄弟，和小妹妹，共享天倫之樂。

全家的人都不了解她的人生觀，他們不注意那些小節目：例如某一個時間應穿某種衣服，你所謂的客人是否彼此合適，甚儂用的女僕是否守規矩。

但是那都是做作的，其實他們心中比她更注意。她遇見這個人，又愛上他，更秘密的結了婚，總共不過四五個月之內。這在西莉亞認為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然而對於他們可太出乎意料之外了。她母親的耐心自認爲是美國革命的成功，她一定要穿芮克的身世既使她贊成了這許多難堪的事都來了。定婚至少也得要延耽一年，還要極鄭重的，寫在刻花紋的紙上，向人宣佈。她每星期回家時村中人一定要用異樣的目光注視她，至于婚禮——一個盛大的野蠻的婚禮，本來可以一帆風順的進行，但一到她母親手中便要進行遲緩了。

但是這一切，對於她愛芮克，和他要結婚毫無關係。

這自然是真的，她愈愛芮克愈怕家中人挑剔他，也許她需要更勇敢一點，真的，她應當更信任一點。但是現在來想，未免太晚了。更危險的是，他也许覺得他們太可怕，因而也覺得她可怕了。

當她早晨離家的時候那對學生兄弟都只穿了游泳衣正把露西亞捆在樹上露西亞披了長的鬚髮只穿着褲套，父親正坐在洋台上看報母親穿了一件舊式的毛織衣服脹得像馬鈴薯口袋。

現在，又過了兩小時，事情也許變得更壞了，假如父親出來迎接他們，穿了那滿身虫蝕孔的浴衣——她不禁又要戰慄起來，並且輕輕的在禱告。

但是沒有人出來迎接他們，她引芮克走入那森鬱寂靜的室中，其至連那女僕文姬，和那學生兄弟最銳敏的狗，玳羅門，也沒有出現。

西莉亞一面彈着鋼琴，一面聽着那笛克答克的鐘聲，這時芮克到樓上去洗滌並換取那皺的衣服。現是她覺着室內的安靜與空虛，是一種預兆，她懷疑他們是否都發瘋了。昨夜在飯桌上，她末次見到他們時，她曾用極平凡的態度，告訴他們，她要引一個認識的男子來，他的名字叫芮克。她會注視着那發亮的燭火，如此的說。她也會緊握着雙手，使他們不會突然攫取那隱藏着的戒

指，雖然她沒注意，但是她記得，當時他們是如何的驚詫，與不自然，直到最後，那兄弟二人，嘲笑說：「什麼？到底西西交了男朋友了！」緊張的空氣，這樣的打破了；但是此外，再沒有人說什麼。她猜想，或者他們所做的，比她所想像的還要壞。

當芮克再走下樓來時，她請他吻她，這使得她覺得好過一點，雖然她把目光趕快避開那剪得禿禿的短髮，於是她引他去參觀那花園，別墅等等，她如此故意的延擱時間，因為她以為或者他們都去游泳去了。

再回到室內，他們突然遇見文姬，幾乎認不得是她，穿了一身新的僕人制服，戴着女僕戴的小帽，嶄新的衣服，走起路來都吃吃價價。問了文姬才知道，他們都各自出去吃飯去了，一會兒就回來。

「你母親吩咐了，什麼時候你和你的朋友去吃飯，叫我時候你們！」

于岸西利亞立刻坐在餐桌的一端，芮克坐在那一端，隔着一大瓶新摘來的鮮花她只能看見他那圓大的面龐的上部。百扇窗在微風中輕輕的震動着，將陽光割成一條一條的映在對面的牆上，萬籟俱寂除了文姬的悄悄的步伐，她聚精會神的注意着記住從左方上來。

當她走出去時，西利亞試要同芮克說話，但是想不起來說什麼好，她又怕他們來了她聽不見，她趕快吃完了，手足無所措的坐在那兒，這時芮克却從不迫的慢慢的一樣一樣的吃：冷的火腿片，馬鈴薯，生菜，一碟桃子凍，一杯牛奶。

最後再也耐不住了，她微微的將身子向前俯着：「有什麼不合適嗎？芮克，有——」

「不合適？自然沒有」。他說，並不看她。

「你不生氣嗎？因為——」

「自然不」，她又說但不是加重也不是辯駁「吃完了嗎？」他抬起頭來問「我們再到湖邊去，你以為如何？」

他挽着她的臂，橫過了草坪，當他們走到一個小石橋的時候，他把她抱起來，但是她以為這不過是假裝的，在他的內心，他並沒有說：「這是我愛我的妻，我所抱的是我的愛妻」。

於是他們併肩的坐在船塢那裏，把腳放在石船上，默然久之，一聲不響的靜聽那輕波的盪漾看着那陽光映照在水面隨着波紋漸漸的展開，四周的樹枝在微風中搖曳，西利亞覺得麻木了，失望了，好似中了魔，她渴望着家中人快點來，因為既使他們有罪但是他們是活人他們來了或者可以驚動了她或芮克使他們復活給他們帶回來了生命，打破這魔法。

「什麼時候了？芮克！」最後她說，伸出手去拉扯他的衣襟。他的表已經快三點了，真是「見鬼」她說着縮回手去「我真瘋了假如——」

正在這時，她父親宏亮的聲音由後面掠過來。

「好啦！好啦！好啦！」他說「你們在這兒哪！」他沿着船塢走來，穿着一身華貴的潔白的衣服非常整潔，烏黑的頭髮梳得很光滑，他的大手刷得紅紅的，「這是芮克吧！」

「真高興見到你，先生！」芮克站起來說。

西利亞從沒看見他如何伶俐也沒聽見過這樣興奮的聲音。但是內中似乎蘊藏着侷促與不自然。

「父親！你到那兒去了？」

「哦！」他眼光掠過了湖面，「有些事我必得蒞場——還有許多事沒辦完呢！我想你和芮克也許願意划划船，那賽船似乎是很潔淨的」，他說：「向下垂看着自己潔白的衣服，『我來划，你可以指示他四周的景物』」

這好似是一個不尋常的事，但是西利亞接受了。並且以目向芮克示意，想到這是給他們一個機會來說明他們的事，首先在父親面前剖白比較容易些。至少父親會聽她一再的懺悔——他的思想還沒有離開「農村改進會」。

輕風徐來，那一葉扁舟在水面上飄蕩，如同在玻璃面上滑動一般，是這般的沉寂，她可以聽到那漿上水珠落在水面細碎的聲音。她希望她現在可以開始講她的故事。如何她認識了他，如何在倉促之間，他替她打好了五頁工書的字。以後她如何抬起頭來，望見一張從未見過的熱情的面龐。以後自然很容易的他們一同去吃飯，每星期兩三次，而且他也到她的宿舍，與她並兩個朋友並用晚餐，不到一個月的功夫，她已經覺得芮克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

x
x
x
x
x

到三個月底，他們決定要結婚。她告訴他。那一定要秘密舉行，他大聲的抗議說那太不名譽了，他告訴她，容他再仔細思考一下，整整三個月她沒有見過他，除非在辦公室內，遠遠的。早春的兩個星期之後，他出城了。她孤獨寂寞的留在城中，最後他終於來了，約她一同出去吃飯，並且對她說現在他允許了，但是事後必須立刻告知她的父母，所以在放假的第一天，婚禮便舉行了——是如她所願的悄悄的度過了。

「好」，她父親說：「你不是很會談話的西利亞，是嗎？」

她用驚奇的目光望着他，因為他從來不叫她西利亞——永遠是在快樂時叫西西，在不高興時才叫西利亞。

「父親，我在想」她說。

「想」他喊道，以目向芮克示意，「你允許那個嗎？芮克！」

「父親」，她說，我們要認罪——芮克和我。

「你們要——」他說把漿揚起，船身便向前滑動一下，又停住了。

「是的，都是我的錯，父親，我自己真是羞愧得無地自容，真的，芮克，一點罪都沒有，他不願意那樣做，是我讓他做的。」

「這樣說法很不好」她父親說「她會使得你變成繞指柔，芮克，那樣的快？」

「這不是說笑話，父親，這真是可怕，你和母親一定永遠也不想我，一定要大發雷霆。」

「他」她父親沉重的說，又開始划「假如是可怕的，西利亞，你覺得好不好你現在湖面上宣佈？」

「噢，芮克，你告訴他吧，我不能說。」
但是芮克坐在她父親身後船尾上，看不見她，他正低頭凝視着自己的雙手，脚下輕輕的點着，現在他的面色突然緋紅，好似犯了罪似的。

「我想這不公平」她父親說，努力將船划回船塢，「假如是你的罪——無論你犯了什麼彌天大罪——你也應當自己承認。」

「我知道」她抑鬱的說，

「但是也許我可以先告訴你們一個小故事」她父親說，轉面笑着向芮克，許久以前，在三月初，有一個青年到我的辦公室來拜訪我，我們暢談許久，我們談到許多的事，包含了我的小女兒對於家庭的奇怪的觀念，我非常感覺興趣，所以我請他出城來，我們大家討論，他來了，並且以後常來，我們彼此非常融洽。」

「父親！」她急得站起來「噢，父親。」

「別把船弄翻了，」她父親說「這是我唯一的體面的衣服。」

「噢，芮克，」她頹然的坐下來。

「我知道那是一件可鄙的事，西，」芮克說「但是也唯有用這可陋的方法，這對你面子上似乎很難堪，但是……」

「但是現在」西利亞的父親將船停泊在船塢「我想我們誰也無需平認罪了，你的妻子，也許因此可以醫好她那奇怪的思想，芮克，讓人相信她以後變得好些。」

「噢，父親，請不要說了」西利亞說「我從今以後要恨我自己，我真想死。」

「現在不該如此了！」她父親囁囁着，扶她上了岸，「握緊了你丈夫的手，因為現在要有一個嚴厲的審判呢？」

「嚴厲的審判？」

「我們要小小的報復一下」他說「希望你別太介意！」

x x x x x x x

芮克站在她旁邊，將手指尖輕輕的放在她臉上，溫柔的將她的臉扳過來，離開湖面，轉向草坪，對準那屋子，落日餘輝的金色光芒中，花園內站滿了盛裝的人們，他們絡繹不絕的在草坪上，腳步聲與談笑聲釀成一片，在人群中，她的母親正舞弄着那豪華的新裝，那時學生兄弟，穿了與她父親同樣的新禮服，露西亞也好似成人一般，濃粧豔服的，全城的人似乎全在這兒——姑長老畢先生，巴尼，那警察，和今早在車站上一切注視她的人們。

他們以前笑過她，現在還是笑她，她起初真有點怕他們的笑。偎依在芮克的懷裏，直到她的膝不再抖戰了。

於是緩緩的移動她的手指，從衣底扯出那線繩，扯斷了，把戒指戴在手上。

「我已經預備好了！」緊握着她丈夫的手，把戒指戴到正當的部位，她可以抵抗一切，她告訴他。因為他笑了，完全恢復了原狀，她也笑了「甚至我也可以反抗你那剪短的頭髮！」她說。

一九四一，九，廿七，

長篇連載 咆哮山莊 (續)

愛密黎·勃朗特作
林 櫪 譯

第十二章

我看出來辯駁她的精神失常是沒用的了，便計算着如何能够着一件東西給她披在身上而不放鬆我抓着她的手，因為我把她一個人扔在開着的窗不能安心；那時，讓我慌張的是我聽見門把的嘎嘎之聲，林頓先生進來了。他那時候才從書房出來；經過前廳，注意到我們的談話，受了好奇心或恐懼的引誘，來看看是怎麼回事，那麼晚的時候。

「呀，老爺！」我喊着，阻住了他看見眼前的情形和屋裡的淒涼空氣因而來到他的嘴邊的驚歎。「我的可憐的太太病了，她完全制住了我；我一點不能對付她；請來勸她上牀吧。忘了你的怒氣，因為她除了自便外怎麼都不聽。」

「凱撒琳病了？」他說，趕快走到我們那兒。「關上窗戶，愛倫！凱撒琳！怎麼……」

他沈默了；林頓太太憔悴的容貌使他噤不成聲，他只能在害怕的驚訝中從她身上看到我身上。

「她早就在這兒暴躁着，」我接着說，「簡直甚麼也沒吃，可決不抱怨；我們誰來她也不許，一直到今天晚上，所以我們不能報告你的情形，因為我們自己都不知道，可是這不要緊。」

我覺得我解釋不得體；主人皺眉了。「這不要緊，是麼，愛倫。狄恩？」他嚴厲地說。「你得再說清楚一點爲甚麼不讓我知道這

事！」他把他的妻抱在懷裡，苦痛地看着她。

最初她沒有認識他的表情；她空洞地注視着並沒看見他。然而，她的神志恍惚不是固定的；她讓她的眼睛離開注視外面的黑暗之後，漸漸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發現了抱着她的人是誰。

「唉！你來了，是不是，愛格。林頓？」她說，帶着發怒的興奮；「你就是個人不想要的時候才來的那些東西之一，人想要你的時候你決不來！我想我們現在要大哭一場了，我知道我們要；可是哭也攔不住我到外面那邊我的狹窄的家裡去；我的墳墓，春天過不完我就得去！就在那兒；不是在姓林頓的人們中間，留神，在小禮拜的屋頂下，而是在露天的地方，有一個碑石；你可以隨便，無論你去看看他們或者來看我！」

「凱撒琳，你做了甚麼事？」主人開始說。「你再也不拿我當一回事了麼？你愛那個下賤的西斯？」

「住口！」林頓太太喊道。「立刻住口！你提那個名字我就從窗戶跳下去立刻完事！現在你摸得着的你可以要；可是我的靈魂要在那個山頂上，你再不能碰着我了。我不要你，愛格；我沒法子要你了。回到你的書那兒去吧。我高興你有一種安慰，因為在我身上你所有的已經沒了。」

「她心裡發迷呢，老爺，」我插口說。「她一晚上總是說胡話；可是，給她安靜，跟好好的服侍，她就會復元的……從此以後，我們得小心別讓她煩惱了。」

「我再不要你的勸告了，」林頓先生回答。「你知道你們太太的性格，你還鼓勵我讓她着急。連一聲也不告訴我這三天她怎麼樣了！真是恨心！幾個月病也不能弄出這樣的變化來！」

我開頭給自己辯護，覺得爲別人的使壞性子而受責備太不上算了。「我知道林頓太太的性情強硬壓制人，」我嘆着；「可是我不知道你願意培養她的猛烈脾氣！這我不知道，爲憤着她，我該跟西斯克立夫使眼色的。我告訴你是盡一個忠僕的責任，我得着了一個忠僕的報酬！好吧，這教訓我下次小心。下次你自己去找消息吧！」

「下次你報告不實，我就解雇你，愛倫。狄恩，」他回答。

「你寧可一點不知道那事，我猜，林頓先生？」我說。「那麼西斯克立夫是得了你的允許來跟小姐獻殷勤，你不在家他就來故意讓太太對你懷惡感？」

雖然凱撒琳是昏迷的，她的心神在注意我們的談話上却是靈敏的。

「啊！內利做了奸細，」她急着喊。「內利是我的背後的仇人。你這女巫！那麼你實在是找石鐵傷害我們了！放開我，我要讓她痛悔！我要讓她喊叫悔改的話！」

一個狂人的急怒在她眉宇之下激動起來；她拼命掙扎想離開林頓的懷抱。我不打算就誤事；決心爲盡自己的責任去求醫，便離開臥室了。

我經過花園以走上大路的時候，在一個馬勒鈞釘在牆上的地方，看見一個白的東西亂動着，顯然不是因爲風而是因爲別的主動力。雖然我匆忙，我也停住去察看它，以免此後我會在想像上留下一個信念以爲它是另一世界的動物。我極其驚訝慌亂，多半由觸覺少半由視覺發現了伊薩伯拉小姐的小狗，凡尼，用一個手帕吊着，快到最後的喘息了。我趕快解下來那個牲畜，抱進園裡去。我會看見它隨着它的女主人上樓，在她去就寢的時候；十分訝異它何以會出來到了那兒，以

及甚麼樣的壞人那樣對待了它。我解開鈎子上的結的時候，覺得不斷聽見了馬蹄的聲音奔馳在遠處；可是有那麼多事情佔住我的心思以駭我簡直沒把它在心上過一下；雖然那是一種奇怪的聲音，在那個地方，早兩點鐘的時候。

幸而肯尼斯先生剛剛走出他的家門去看一個病人，我正來到街上；我對凱撒琳。林頓的病報告引他即刻隨我回去。他是個純樸粗率的人；他並不猶豫便說他懷疑她經過這第二次犯病仍會活下去；如果她不比她從前所表示的對他的指示更服從的話。

「內利。狄恩，」他說，「我不能不想到這次有一個特殊原因。在山莊出了甚麼事？我們這兒有些奇怪的傳聞。像凱撒琳那樣強壯飽滿的姑娘爲一點小事不會生病的；而且那種人也不應該這樣。治好了他們的發燒跟這類的病不是容易事。怎麼起的頭？」

「主人會報告你，」我答；「不過你知道恩紹家的人的暴脾氣，而林頓太太又是頂利害的。我可以這麼說；病是由吵架起的。她在一場暴怒中開犯了一陣瘋病。這是她的緣起，至少；因爲她在病犯得最重的时候跑開了，把自己關了起來。後來，她不吃東西，現在她輪換着說胡話跟在半夢的狀態裡；認識周圍的人們，却讓她心裡充滿各種奇怪的念頭跟影子。」

「林頓先生要發愁吧？」肯尼斯用詢問的口氣說。
「發愁？萬一發生甚麼事他得碎了心！」我答。「別過度地警告他。」

「唔，我告訴過他加小心，」我的同伴說；「他準得受不聽我的話的壞結果！近來他沒跟西斯克立夫先生親近麼？」

「西斯克立夫常常到莊上去，」我答，「雖然所仗侍的與其說是因爲主人喜歡跟他在一起無寧說是女主人在他小孩子時候認識他。現在，他免了拜訪的麻煩了；因爲他表示了對林頓小姐的狂妄的希望。我想簡直不會容他再去了。」

「林頓小姐對他冷淡麼？」是醫生的第二個問題。

「我不知道她的事，」我答，不願意繼續談這件事了。

「不，她是做事秘密的，」他搖著頭說。「她甚麼也不洩露！可是她是個真正的小傻瓜。我由可靠方面聽說，昨天夜裏（那可是個不得了的夜晚！）她跟西斯克立夫在你們房後的林地散步了兩點多鐘；他逼她不再進去，先騎上他的馬跟他走！我的報告人說她只能對他担保說下一次他們見面她就準備好了才把他推脫開；甚麼時候見面，他沒聽見；可是你勸林頓先生提防吧！」

這消息讓我充滿了新的恐懼；我走到肯尼斯前頭去，大部跑著回了家。那小狗仍然在花園就叫。我費了一分鐘給它開了門，可是它不到屋門那兒去，却跑來跑去嗅草，假如我沒抓住帶走它會逃到大路上去的。上樓到伊薩伯拉的屋的時候，我的疑慮固定了：屋空了。我若早幾點鐘，林頓太太的病也許會阻止她的兩莽行動的。可是現在有甚麼法子？如果我即刻去追還有勉強趕上他們的可能。然而，「我不能追他們；我又不敢驚動家裡人，鬧得一場大亂；更不用說把這事告訴主人了，他那麼一意只顧眼前的災難，再沒有心思省出來管第二宗愁事！我想不出辦法來，只有噤口不言，任憑事態演變；肯尼斯也到了，我帶著鎮靜不成的面色去通報。凱撒琳臥著在不安的睡眠中；她的丈夫已經有成效地把那一陣瘋狂安撫了下去；那時候他正俯身在她的枕上，守著她那痛苦地多表情的面貌的每一種明暗，每一種變化。

醫生爲自己檢查著病狀，對他有希望地說到病的好結局，如果我們但能保持她周圍完全的長期的安靜。對我，他表示那將臨的危險不一定是死，多半是永遠的心神昏亂。

那個夜間我沒合眼，林頓先生也沒有；真的，我們並沒就寢；僕役們比平時早得多就都起來了，用輕悄的脚步在宅中走過，他們做事時候互相遇見便低聲交談。每個人都是活躍的，除了伊薩伯拉；他們

開頭講到她睡得如何沉：她的哥哥也問她起來沒有，似乎很盼她來，爲她對她的嫂嫂表示那極少的焦慮而痛心。我顫抖起來，惟恐他派我去叫她；可是我免除了做她的逃走的第一個宣告人之苦了。那些婢女之一，一個不知思慮的女孩子，早早就差遣到吉莫教去辦事的，喘吁吁地跑上樓來，張著嘴，衝進臥房，喊叫道：

「唉呀，唉呀！還有更怪的事麼？主人，主人，我們的小姐——」

「別亂嚷！」我急促地喊，她的喧嘩的神態讓我生氣了。

「小聲點說，梅利——怎麼了？」林頓先生說。「你們小姐出甚麼事了？」

「她走了，她走了！那個西斯克立夫跟她跑了！」那女孩喘著說。

「不會是真的！」林頓喊著，在激動中站起來。「決沒這種事：你怎麼會有這種想頭？愛倫。狄恩，去找她。這不可信：決沒這種事。」

他說著，把那婢女叫到門口，然後又問她有甚麼理由敢這麼斷定。

「怎麼，我在大道上碰見一個在這兒取奶的男孩子，」她口吃著說，「他問在莊上我們是不是正在苦惱。我以爲他是說太太的病，所以我是說的。然後他說，「他們派人追他們去了吧，我想？」我發了怔。他看我一點不知道那件事，就告訴我怎樣一位紳士跟一位小姐在一家鐵鋪停著腳釘一塊馬掌，離吉莫教二哩遠，半夜過了不大工夫——還有怎樣那鐵匠的女兒起來偷看他們是誰：她立刻都認出來了。她還看見那個男人——那是西斯克立夫，她覺得沒錯，而且誰也不會認錯了——他把一個金鎊攔在她父親手裡做報酬。那位小姐的外套遮到臉上；可是她要了一口水，她喝的時候，外套鬆落了，她把她的看得非常清楚。西斯克立夫把著兩條繩，當他們往前走的時候，他們的臉背著那

村子，在崎嶇的大路上也儘量地快走。那女孩子一點沒跟她的父親說可是今天早晨她給傳遍了吉莫敦了。」

我跑去向伊薩伯拉的屋裡窺看了一下，爲了裝樣子，回去時候証實了婢女的話。林頓先生已經又在牀邊坐下；我又一進去，他抬起眼睛來，看出來我的茫然的神情的意義，又低下眼睛去沒有發命令或者說一句話。

「我們要想法子追上她讓她回來麼，」我問。「我們應該怎麼

辦？」

「她走是她自己的意思，」主人答道；「她既然願意就有走的權利。別讓她的事麻煩我了。從此以後她只是我名義上的妹妹；不是因爲我不認她，而是因爲她已經不認我了。」

關於這事他並沒談別的話；他另外一句話也沒問，也一點沒提到她，除了吩咐我把家裡她所有的無論甚麼東西都送到她的新家裡去，不管它在那兒，等我知道了的時候。

論述輯 (二)

美

(報告文學)不是綜合的表現一般的時代的一般的人物與事件，而是個別的報導這一個時代中的某一特殊人物所做的特殊的事件；牠所運用的不是概括的思考與綜合的形象，而是直接的感覺與具體的印象。

——尹庚「蘇，美國嗎」

(歷史題材)——凡所摘取的題材，必需是和眼前的現實有共同感的事象。這樣，才使人們易於「聯想」。從「聯想」裡得到實際的教訓。

——唐弢「關於歷史題材」

所以我想費工夫寫口口詩的人不如改變一下自家的心理狀態，專心致力於寫真正文學的詩，注重在表現時代。——孫毓棠
弄古書，要沒有道學氣，以避免迂闊和拘泥；但也絕對不宜有才子氣。

——唐弢引魯迅語

批評與介紹

讀「沉淵」

林柯作三幕劇 廿九年八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林 茨

讀「沉淵」使我想起的是「雷雨」。這兩個劇本的氣氛有許多相近的地方，「雷雨」寫的是錯綜的倫理和愛情，「沉淵」也是由這關係釀成的悲劇。梅采雲的後半生，顯然就是繁漪，他們的脾性有極相近似的地方。趙蕃如同周冲，那樣天真，無知，却富於熱情。而方思源遭遇又和周萍相像。因為「沉淵」的故事全是由主角趙笙齋一個人所造成的悲劇。

十七年前他強佔了梅家的棉布莊，強使梅姓的女兒采雲做他的妻子，又把采雲的弟弟送進孤兒院。她給他生育了一個帶有遺傳病的小兒子趙蕃，又撫養前妻的女兒趙芝。這就是這一個家庭裡的人物。

笙齋的商業發達起來了，棉布莊一改而為紗廠，倪硯卿做了他的心腹人，劇本的開場就在這裡。做這個劇的主線線索是笙齋找回他十七年前送進孤兒院的梅家孩子，現在改名方思源做方院長養子的，來家裡教趙蕃讀書。但他却秘密著那件孤兒院的往事。結果因為方思源和趙芝性情相近，又同富進步的理想，使他們間的愛情很快的發生。因此，梅采雲單戀著方思源，倪硯卿失掉了他想追求的趙芝。悲劇造成了：采雲和倪硯卿合謀殺死方思源，趙蕃也同時被打死。留下笙齋和采雲，揭開這一切的底細。采雲悲傷達於極點，笙齋也是「看見的東西全那變黑」，只有趙芝一個人望著爽快的風，新鮮的空氣，走上她自己的新路了。

由這劇的故事裏，我們可以見到一代新生和一代沒落。新生的

中國文藝 讀「沉淵」

趙芝方思源和趙蕃。趙芝是「有一股情感的暗流，溪水似地在她內心的河床上潺潺流過，灌溉着她，浸潤着她，包圍着她，豐富她的夢想發揚她的生命，因此她渴慕獲得一些什麼，宣洩一些什麼，或是戰勝一些什麼，日積月累的結果，就在她心裡形成了一種凝定的忠誠，一種去奮鬥的自負，別人沒有覺察出她這種性質，連她自己也不覺得。」（頁二三）她自己對方思源說「你說你天生是一個做工的人，難道我就是個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別瞞我生在有錢的人家，我呀，我就沒有一時一刻不想離開這老房子。」（頁九〇），又說「從我剛懂人事起，我就覺得身子裡有種不安分的力量。我要的是自由，是光明是創造，是人類的愛，我願意做一棵野草，呼吸着大地的氣息而生存。可是這兒呢，一座大樓就像一個地窖，見不着陽光，透不着空氣，犧牲的是幾千人的血汗，維持的却是幾個人又病態又虛偽的生活。我過不慣。走！思源！咱們一塊兒走！離開這個家，到你我夢想着的地方去！思源！就是現在！」（頁九五）趙芝就是這樣一個令我們覺得值得愛的一個二十歲的女性。她天真活潑，還沒有被社會的惡環境腐蝕，所以她的理想終於達到了。「雷雨」裡的周冲是個空想者，只會對四鳳說一些美語，而結局還免不掉死亡。「日出」裡的陳白露是有個理想，而結果掉在命運的泥淖裡不能自拔。趙芝的好就好在既不像周冲那樣空想，又沒有陳白露那樣命運。因此，她在「沉淵」裡是一個很健全的人。

但方思源就不同了。他生來就是惡運。他不知道自己親生的父母，別人却硬說孤兒院的院長，就是他的父親。可是「有一回孤兒院

的老用人喝醉了酒，說我姓梅，說我的家產叫人奪了，說我是個沒出息的孩子……」（頁一〇五）「是不是有人害了我本生的父母，奪了他們的家產，欺侮我是個孩子，不懂事，又捨不得把我弄死，心一軟，把我送到孤兒院……」（頁一〇六）他把這話向趙奎齋問，奎齋當然不肯告訴他實情。他一生是一個謎，只是獲得一個愛，一個理想。然而兩者都沒有達到，反被自己的親姐姐使人暗殺了。這是命運，不可支配的命運！

作者在這劇本中，多少有一些命定的看法。方思源是這樣，他所說的趙蕃，是從小就有遺傳病，時時犯着瘋。但他的心是純潔的，他愛方思源，也愛他的異母姐姐。他却不明白那些老年人的心情和世故。「我年紀還小，沒做過壞事，也沒得罪過誰，幹嘛叫我這麼受罪呢？」（頁四八）所以終於他死在天真裏，爲了救方思源而殉命了。

趙芝，方思源，趙蕃這三個人是新生的一代，但他們畢竟爭鬥不遇命運，兩個悲慘的死亡，一個快樂的出走。

這個命運的觀念，在沒落的一代中表現得更特別明顯。趙奎齋和梅采雲便是代表的人物。

十七年前奎齋強佔了梅家產業。十七年後，他又受着倪硯卿的玩弄。「絲廠賺的錢入了倪硯卿的腰包，倪硯卿把錢存到惠通銀行，如今惠通銀行把錢再借給絲廠。其實拿絲廠的錢向絲廠放債。所以合同到了期，絲廠還不出本利，全部廠基生財就由銀行沒收，那就是說，歸了倪硯卿。」（頁一一〇）而工場罷工他更造工潮有變化的謠言。使得奎齋眼看著自己「把一家子帶下了地獄，」十七年前的所掙來產業又將要失掉了。

梅采雲這角色，在性格方面說，非常像「雷雨」裡的繁漪，她們的思想和行動都是那樣神經質的。不過，采雲比繁漪更可哀。糊塗中過了一生，做錯了一個大事。第三幕的後半就是完全揭破這十七年的歷史，這欺騙的最後結局。

「沉淵」的人物很簡單，然而他們都沒有逃出運命的手掌。整個劇本都是命定的結局，每個角色又是不能逃避的結果。只有趙芝是充

滿希望的。這希望也就是「下一代人不能再走上一代人的死路。」所以最後向她父親說「黑的是屋子，您往遠處！天一會兒一點兒的亮起來啦！」（頁二二八）「沉淵」的價值也就在這裡，他把舊的破滅了，新的却展開在未來。命運固然是命運，然而仍需要我們這一代人奮鬥的。

這裏，我又想起「雷雨」來了。「雷雨」純是一個悲哀命運的結局。「沉淵」就在這悲哀之外，賦給一個新希望，新光明。這光亮也許是很微弱，但比較「雷雨」要進步的，原因也在這裡。但，我並非從這一點判定這兩個劇本的優劣。這得歸結於時代，「雷雨」的創作是在六七年了。「沉淵」是在新近。體會這一點時代的變遷，就會明白它們各自的價值。而我們期待的新的劇作，既不是「雷雨」也不是「沉淵」，是趙芝這一代人活動的影子！

末後我想指出「沉淵」在創作上的一個弱點。那就是對話上的疏忽。這忽略是有兩方面的，一是使對話過於實際的美麗；這種詩化的句子讀來很好，若說出口來送進觀眾的口裡，恐怕就難免有些刺耳。像：

芝 弟弟！咱們都是人，可不是泥娃娃！肉是活的，血是流的，嘴是會發聲音的，眼睛是用來看光亮的，手是長着做事的。要是你有什麼痛苦跟希望，你就把牠喊出來，不光喊出來，還騰出來，不光騰出來，你的全身還得爲牠活動。這麼着，你才對得起你的每根神經跟每棵細胞，可是你！你受你那泥娃娃的生涯！（頁四七）

又如：

源 沒下大雨之前，天上先得佈滿了黑雲。現在整個天都陰透了，我看這兩天裡一定會有動靜。（頁九二）

這種雙關的對話，在舞臺上並不怎樣恰當。

另一方面那就是過於冗長的語句。像采雲一個人的獨白，敘述她自己的感慨，（頁八五—八七）硯卿對采雲的譏語和諷刺（頁一四〇，頁一七七）都顯得過於冗複了。

這只是一點感覺，我覺得演劇的經驗對於一個劇作者是十分需要的。（十一月一日）

「報告」與「朗誦」詩

林天青

——續臧克家的「淮上吟」

(二十九年五月上海離陸公司版)

詩歌不是一種純粹的藝術品，它和其它一切文學形式一樣，也是一種社會的工具，在文學運動要求通俗化的今日，我們也要詩歌通俗化。

詩歌通俗化並不是降低詩的水準，使它像新文學初期白話詩那樣簡易。要的不過是能使一般人看得懂更聽得懂，能適合朗誦的條件。

要達到這目的，第一就需要增加詩的內容。從前有許多詩，尤其是象徵派的詩人，把詩句變得極晦澀，讀來不會立刻明白，需加以仔細的思索。這種隱晦的寫法，對於整個新詩的前途實在是一個危機。新的詩歌在內容上是要直覺的，那就是用現實的題材描述生動的故

事。

其次，說到詩的形式，我覺得適合於朗誦這條條件是必要的。要達到朗誦，就需顧慮到音節的抑揚頓挫，句子的長短適當。

這樣，詩歌才盡到它的社會的使命，在文藝通俗化中才算達到它的任務。

我想來說的臧克家的報告長詩「淮上吟」就是這新詩的試作，是一部比較成功的現代詩。

「淮上吟」這一本詩集包括「走向火線」和「淮上吟」兩篇長詩，是作者二十八年時，在鄂豫皖三省間戰亂生活中的描寫。就內容上說全是「報告」的性質。每一節中恰當的描寫各方面的形態。使我們讀時如親身經歷了那一場生活，走遍許多地方。尤其是對照着地圖來讀，真像是兩篇很好的長征記。

中國文藝 「報告」與「朗誦」詩

疲勞醞成，
一夜酣甜，
春鳥的碎語，
叫破了睡眠，
一團濃紅，
一輪清淡，
朝陽同曉月，
各在一天。(頁二六)

這描寫是很美麗的，明白之中又蓄着濃厚的詩意，這實在是他誠功的地方。還有：

一個村落
三五戶人家，
門前橫一塘春水，
千竿綠竹
抱幾樹紅花。
水堰裡
麥苗蓬生，
不見插秧，
先見春耕
臉前的春光
只是一片

却一眼北國
一眼江南。(頁五一)

飄飛的雲片
像古舊的篷帆，
馭着長風萬里。
駛在茫茫的天海間。
煙雨給山色
添了幽深，
遠村的村梢上
掛起白雲。
朦朧的美，
朦朧的靜，
朦朧的春色
更多姿容。(頁六〇)

作者在現實的故事上，加些這樣的字句，並不覺得不調和，而且更顯鮮明，這是因為他善用的原故，像是有蝴蝶的飄帶牽一縷東風」(頁六八)「多嘴的波濤給人解寂寞」(頁一〇〇)這樣的句子都是很通俗易懂的詩句。

「淮上吟」兩詩字句上的特點，就是作者慣用簡短的句子，有時短不少三四字一句。正因為這短小，才顯得很有力量。這裡舉兩個例子。

兩個竹筐，
一條扁担，
生命的全力
縱上右肩，
x x x
一筐倒下，
x x x
一筐又填滿。(頁三三)

他對戰線的描寫是：
一樣的星光，
一樣的月明，
走向火線，
兩樣的心情。
山泉

在盪動，
夜犬
在警戒，
心胸
在激響，
戰馬
在嘶聲，
還有那萬壑青松
在月色裡
佈滿了疑兵。(頁八〇)

這種句子很多，幾乎可以說全詩都是這樣構成的。讀起來比看時還響亮動人。

但在最後我想指出作者的一個缺點，那就是它用了幾個典故。用典若用現實的事情還沒有關係，怕的是用歷史上的舊故事，就非要加註解不能懂了。「淮上吟」一詩就有十一個，這很能影響詩的讀家。我們且看這一節：

漆園的故里，
無根的神話蓬生，
「劉仙廟」負一面八角古井，
水味清苦忽然又甘甜，
一繩清水他戲過金蟾。
(這井水，
能叫一個黑心變成良善，)
十三級寶塔
已壽延千年，
一根繩索
「張拉塔」從郊外把它拉進城圈，
x x x x x (頁一一六)

這裡有劉海戲金蟾和八仙的事情，讀來却顯得隔膜了。
除去這一點，「淮上吟」不但是一本很好的「報告長詩」證明了詩歌除藝術本身價值之外，還有它的社會價值；同時也證明了「朗誦詩」不是一個空想的名詞。而新詩的未來道路也從此可以隱隱窺見了。
(十一月三日)

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

(Balzac Honoré)

羊 舌

巴爾扎克是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的作家，當其轉變時期：浪漫主義逃避現實，逃避社會，而他却毅然與環境搏鬥，與社會密接，在小說中加以描寫，實可謂是現實主義的始發運動者。

他於一七九九年生於法國之都爾斯。父親是一個南方富有感情的人。母親是一個巴黎的女子。這在遺傳上，實是以很大的影響與這個偉大的作家的。

他的家庭是很貧寒的。青年時代在溫都中學讀書。但不久因為生活，便跑到巴黎。在一個律師家里作書記。然而在很早他就懷着從事文學的志願。

在二十歲的時候，曾寫了一齣悲劇克倫威爾 (Cromwell) 可是未曾發表。亦未出版。他遂於此時租了一個亭子間，立下了不與世人見面的志願，埋首於創作。並且因為他那時窮苦萬分，所以飲食粗淡以極。

然而他每在吃飯的時候，便將許多山珍海味畫在桌子上，以增加自己的食慾。

這些他寫了許多神怪小說，均用假名售出以維持生活。後來因為與人同經營一個書店而賠本，以致弄得泥身是債。

此後他的生活遂更加不堪。不得已，便只得盡力寫作以維持生活，償還債務。

又因他之勇於寫作，且身體高大，相貌粗獷，發音及動作均有強

力的表現。所以有「文學界之拿破倫」之稱。及「快活野豬」的稱呼。

當其寫作之時，日以夜繼，每日工作無間斷，咖啡，煙酒不著口。有時竟將小說當爲事實。他這樣寫作了二十多年。後來與安斯加夫人結婚。終因用腦過度於一八五〇年死於巴黎。

他雖享壽五十歲，在文學上却有很大的貢獻。

他的現實主義，有二點，一爲關心小說家的任務。二爲重視行爲本身的表现。

其重要作品有代表法蘭西十九世紀全景的人間喜劇。及無數分析心理的短篇小說。

鼠瘡瘰癧丸

本醫獨創此藥效驗確歷久政府發給
破立不用消化已破爛流膿一丸特種成藥治男女一切鼠瘡瘰癧未
概不用藥應此丸服下保長肉收平惟此丸藥質與衆不同吃時務使
白水溶解泡開方服下每打十二付十元病深瘰癧加料每打十二
付二十元函購郵費五角相保好大夫啟事
同姚森治癒天津地有相保好大夫啟事
負包治癒天津地有相保好大夫啟事
市場武昌公司天順京報房代售處南榮街大開設天津東門外西
市成祥縣聚成益保定中國旅界大馬路光明報社青島大合益張子
藥房徐州張家口長安大街未記報社唐山光明報社青島大合益張
廠福興潤張家口長安大街未記報社唐山光明報社青島大合益張
鋪樓前馨慶和本刊臨時登載請君剪下留傳親友再如騰款困難處
托關親朋墊款購買使人稍代

柴霍夫日常生活種種

王志襄

我們都知道柴霍夫是世界聞名的作家，當然他日常生活瑣事也是我們極願意知道的，現在介紹給大家，我想一定是很有趣味的吧！

柴霍夫愛一切的動物，只是不愛貓，每逢他看見貓，便會極端憎惡，可是他特別的愛狗，在米勒利弗（Mullerliw）他曾買過三匹狗，後來它們死去，他很悲悽，向追念他的亡友一樣。

他極喜歡吃水果，所以花園裡種了許多菓樹，像梨，桃，蘋果，巴但杏等。

柴霍夫的書房裡掛着一小幅來爲探（Lowrain）的山水畫，畫的是一個田家的晚景，遠遠的有稻草堆，極簡淨可愛，寫字檯上懸着一個揭示：「請勿吸煙。」另有一個架子擺着許多古玩，其中有一個美麗的帆船模型，還有許多象牙和木製的細小東西。

他所寫的字，筆跡削瘦，乍看似乎有些難識，仔細一看，便很美麗了。

柴霍夫起床很早，不愛穿拖鞋及便衣，差不多在八九點鐘時，他已在書房中寫作了，這時，他的衣服總是穿得很整齊的。

他常在他手植的柏樹下坐一點多鐘，動都不動，手撫着膝，默默看着遙遠的海。

他對於男女學生都非常謙和。並且不管請求他的人是誠意，是欺騙，他從來不會嚴詞拒絕過。

柴霍夫食量極小，不喜歡坐在桌旁吃飯，時常踱來踱去，從窗前到門口，從門口到窗前。用過飯後，他便上樓，在露臺上喝茶，有時到房裡去工作，有時，則跑到花園裡坐在長椅上，穿着外衣，拿着手杖，將他柔軟的黑帽，推到眼角上，在帽緣下，仰首望天。

有時，他雖和別人談得很高興，會突然的說出幾句誰也莫名其妙的話，直着眼睛發怔，許就是他構思的時候了。也有時，一個發問即使別人答覆了他，他還要照樣的再問人家一次。

柴霍夫對於少年作家極表同情，他不以天才經驗壓迫人；他常對青年作家說：「多作，愈作得多愈好，發表與否且莫管他，將來總會發表的時候，最要緊的是不要在廢你的青春和耐勞的心，現在正是工作的時候，你寫得雖好，字却不够用，你必須將字練得馴熟自如，因此你必須多作。」

他出門好坐三等車，他說那裡可以聽到許多有趣的事情。

柴霍夫的個性是仁愛溫和，而不具熱愛，他是助人者而不望報。他常愛勸病人吃藥，也常配藥給小孩們吃，成功很大，所以他非常相信藥的功効，什麼也不能動搖他的信仰，假若有人向他輕視醫藥，他便會很生氣的作辯證。

以上拉雜寫來，已經很不少，還有一些關於他的事，等有機會再談吧！

文壇短訊

魏 敏

世界書局發行了一部「新五四運動叢刊」，由陸高誼主編。他自巳說「對於一切傳統思想，傳統學說，傳統制度，皆將予以重行估價，既具獨到見解，又富戰鬥氣氛。」目前出版的已有陳耐煩的「中國文字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提到中國文字的改革運動為未來的道路。

巴金作「激流」之四「羣」已在上海出版。又他的新長篇小說「火」，最近也在香港出版。前者仍是一貫著「家」「春」和「秋」的描寫大家庭的故事，而後者，則是一部表現大時代的作品。

由本青木正兒氏研究中國戲曲的專家，他的「支那近世戲曲史」為櫻田國維「宋元戲曲史」後一部很結實的作品。他的零星研究的文章更是不少。最近除了商務出版一部「南北戲曲源流考」外，「元人雜劇序說」亦由開明出版，陸樹森譯。末附元人雜劇現存書目在元劇的研究上是很可注意的。

郭紹虞氏近印了一本「語文通論」，（開明版），收集他這三四年來所寫的文學理論文字，有新文藝應走的途徑，新詩的途徑等。又，他在燕大編選的國文——「學文示例」也同時出版。

端木蕻良今年寫了一個很長的劇本，名字是「民族魂魯迅」，將這一代文豪的事蹟全由舞台表演出來，現在香港某大報連載。將來也許有公演的消息。這在紀念魯迅時，比演他的「阿Q正傳」要有意義得多了。

李長之寫了一本「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於去年八月在商務出版。這是他預備研究中國五大詩人（屈原，陶潛，李白，杜

甫，李商隱）的一部份。這部書在寫作方法上是可以注意的。它沒有一般考証文字的艱深，他說「我証，我不反對，考証是了解的基础，可是我不贊成因考証，而把一個大詩人的生命活活地分割於釘釘之中，像餓頭餓兒。與考証同樣重要的，我想更或者是同情，就是深入於詩人世界中的吟味」。他的這本書就是一個嘗試。

曹禺自寫他的第四部劇作「脫變」後，為內地一般人士所不滿。「脫變」第一版在商務出版時，刪削不少。後又在文化生活社重版。上海劇藝社演「脫變」一場亦被禁。這樣，使曹禺決定離開江安的國立劇專參加上海「新劇藝社」的工作，在三十一年初可到上海。

鄭伯奇為上海雜誌公司主編「每月文庫」第一輯十冊已出齊。現又陸續出版第二輯。已出者有威克家的報告長詩「淮上吟」，于伶劇本「大明英烈傳」，田漢歌劇「江上歌聲」等。

文學研究會叢書早就由商務出版。廿五年它的「創作叢書」又以新的形式出版了十冊。以後事變發生了，但預計中的十冊仍多半出版。計有新以散文集「渡家」，鄭振鐸「西行書簡」。楊慶堃「記憶之部」（包括記憶之部，心曲，迷離三篇）李健吾劇本「這不過是春天」，鄭振鐸小說集「桂公塘」，漣清小說集「黑屋」，蕭乾雜集「小樹葉」，艾蕪短篇集「芭蕉谷」，「賽先艾」鄉間的悲劇，「和王任叔的「流沙」（後改名「佳訊」）。這些書有的出版的，有的却在別處出版。最近的一本是鄭振鐸的「困學集」，是他對於戲曲小說研究考證的文章，也列在「創作」叢書裡，想來頗可笑了。



太陽

John Galsworthy 著
盧 荻 譯

人物：少女；男子；軍人。

少女屈膝坐在一條河近旁的籬門口的階梯上。佩銀徽章的男子站在她身旁，握着籬門上邊的破舊的門框，少女的雙眉緊皺在一起；她的眼睛跳望着她的過去。男子的眼睛在望着少女；他有着一個烏黑，充滿肌肉的面孔。光明的太陽照耀着一切；靜穆的河水瀉漾着；布穀鳥在歌唱着；山楸花，立金花開放着，從籬籬一直漫延到繚海旁的籬門。

少女：傑米，天知道他要說什麼。

男子：隨他便。他來晚了，還有什麼說的。

少女：他不能早點來呀，這真叫我怕。他從前本來是很喜歡我來的。

男子：那我不喜歡你嗎？

少女：我應當等他才對，傑米，他是在打仗呢。

男子：（熱情地）我呢？我不是也打過仗，盡了我所能盡的力嗎？

少女：（撫摸着他的臉）哦！

男子：你從前——？（他說不下去。）

少女：不喜歡你，傑米，不知喜歡你的。

男子：別那麼忍心地說吧。

少女：我答應他了。

男子：一個人的幸運就是另一個人的毒藥。

少女：我應當等着他才對。我未曾想到他會由戰場上回來。

男子：（冷酷地）也許他不來更好些。

少女：（向籬道後望望）不知道他現在是什麼樣兒了？

男子：（抓着她的前頭）德茜，你可別丟下我，不然我一定連你和他一起殺死。

少女看着她，顫抖着，將她的嘴唇湊近他的嘴唇。

少女：我不會的。

男子：跟我一起跑開吧？他決不會找到我們的。

少女搖搖她的頭。

男子：（暗淡地）默着不走有什麼好處？世界大着呢。

少女：我但願他回來以後再忘却他。

男子：（握緊兩手）真是沒有用的話。

少女：什麼時候啦，傑米？

男子：（看着太陽）四點半。

少女：（順着籬道望望）他說四點鐘。傑米，你最好走吧。

男子：我可不能走。我的事還沒有辦完呢。我也和他一樣過過地獄的生活的。他是怎麼樣個人？

少女：（暗淡地）現在我不知道了。三年來我就沒見他的面。自從我認識你，我就沒有再看見他。

男子：高個兒還是矮個兒？

少女：和你相彷彿。啊！傑米，走開吧！

男子：不要怕！和德國兵的彈砲比起來，差得多了。砲彈飛來的時候，我們都沒有跑過呢。你走，我才能走；別的話沒有。

她又搖着頭。

少女：傑米，你是真的愛我嗎？

男子把她熱烈地擁在懷裡代替回答。

我不覺得慚愧，我不慚愧。我希望能心知道我的心。

男子：德茜！要是我知道你在那方，我就不會在這裡死獸着。那時，他一定會把我當逃兵抓回來。我會這樣愛你！

少女：傑米，你可別和他動起手來！允許我！

男子：那得看情形。

少女：允許我！

男子：如果他安靜靜地，我是不會動手的。不過，我可不一定！常常就不一定，我說的是實話自從我參戰以來就一向如此。

少女：（戰慄一下）也許他一樣不一定吧。

男子：怎麼都是一樣。那倒可以把這內心的苦痛去掉，我和你說。

少女：願上帝保佑我們吧！

男子：（冷酷地）啊！我們說得太多了。現在，我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別人是不會給我們幫助的，我們也不怕什麼，那不能阻止我們的相愛；我們已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

少女：也許他也會這樣說呢。

男子：那麼不是他勝利，就是我勝利。

少女：我真怕。

男子：（溫柔地）不要怕，德茜，不要怕。河水就在這裡。只有一步多遠。他不會傷你，我也決不會的。

他抽出一把刀子。

少女：（握住他的手）啊，可別這樣！把牠交給我，傑米。

男子：（微笑着）不要怕！（他把刀拿開）如果沒有必須，那就不會用牠。是的，小德茜；你夢想也想不到我們都是到的什麼事。

究竟，人生是什麼？我曾經看見在五分鐘之內，殺掉一千個活生生的人。我曾經看見電網上掛着的死人，像蠅蒼紙上的蒼蠅一樣多。我自己也死過一百回呢。我也殺死過一打人。這有什麼。他決無危險，要是他不激起我的火來。要是他激起我的火來，那誰也好不了；不但他，任何人也好不了；你也是一樣。

我並不是開玩笑。

少女：（柔和地）傑米，在這光明的陽光裏，鳥兒到處的叫着，你就和他動手嗎？

男子：那得看他。我並不是自找麻煩的。德茜，我愛你。我愛你的頭髮。我愛你的眼睛。我愛你。

少女：我也愛你，傑米。在整個的世界上，除了你我什麼也不要了。

男子：願上帝降福，親愛的。緊緊地吻我吧。

他們正擁抱的時候，歌聲由遠方傳來。少女由他的臂中驚出，向她後邊的繃道看望。男子向後退，依着樹籬，用手指按着他的腰間，藏着刀子的地方。歌聲漸近：

「今夜我將到那裏，

那裡有原野白如雪，

琵琶在鳴奏，黑人在歌唱，

整個的世界光明快樂。

少女：是他！

男子：不要怕，德茜。我在這裡呢！

歌聲中止。一個男人的聲音說：「天啊！那是德茜；那的確是小德茜！」少女僵立着。籬門的另一方閃出一個軍人的身形。他的軍帽放在皮帶處，他的頭髮在陽光里照得光亮，他是瘦長的，衰弱的，面色黑褐，但却是笑着。

軍人：德茜！德茜！哈囉，親愛的小姑娘！

少女沒有動，捂住去路。

少女：哈囉，賈克！（柔和地）我有話和你說！

軍人：什麼事情，這麼可愛的天？啊，我經歷的事情，足夠我說幾年。

。你想我來的嗎，德茜？

少女：你去得這麼久。

軍人：我真的去得好久了。我的上帝！在軍隊裏，就得這樣，我說過

，我離開軍隊的時候，我一定大笑一下。像太陽似的天天出來，我天天想着你，德茜，槍彈在頭上飛着，殺聲遍野的時候，我還在想着你。你記得那天夜裡在樹林裏邊？「回來就快快地和我結婚吧，賈克。」是的，我來了——我終於來到這快樂的地方。再也沒有戰爭，再也沒有操練，再也沒有睡不足的覺。我們現在可以結婚了，德茜。我們能在一起安靜地快活地過活了。我們吻吧，親愛的。

少女：（後退）不。

軍人：（茫然地）爲什麼不？

男子：迅速地沿樹籬走到少女的身傍。

軍人：就是因爲這個，軍士。

少女：（跳到籬門前邊）你是誰，朋友？太陽沒有照見你的心吧？他是誰，德茜？

軍人：我的情人。

軍人：你的——情人！啊！威爾士人原是威爾士人，威爾士人原是不守信用的賊！完了，朋友！你已算弄到了手。因爲幸運的事要來了，我會笑了一早晨。啊，我看見了你的刀子。

男子：（已把刀子抽出一半）不要譏笑我，我告訴你。

軍人：不是笑你，不是笑你。（他看這個，又看看那個）我在笑一切的事情。你的刀子作什麼用，朋友？

男子：（提防地）刺你的胸膛。

軍人：想吧！我從沒有中過彈。四年來，我沒有受過一次傷。你居然來把我的情人搶去！不費一點什麼！啊！（他又依次地看看他們——於是走去）好吧！世界是多麼大啊！（他笑）我把德茜讓給你，做爲一個保護胸膛的東西吧。

男子：（得意地）不用你讓。我已得到了她。

軍人：那麼，不用說別的了。你就把她拿去。我要笑，你可無法不讓。我笑，就像你面色烏黑一樣，無法去掉。再見了，小德茜！

少女向他身邊移動一下。

男子：不許親近他！

少女進退不定，忽然哭聲哭泣起來。

軍人：你看，朋友；握手吧！我不願看着女孩子哭，像今天這樣，陽

光照耀着一切。悲傷，痛心的事我看得够了。你和我都會一樣地受過的。我們都逃不了。握手吧！

男子：你在欺弄誰？你就沒有愛過她！

軍人：（停了許久）啊！我想我是愛過她的。

男子：爲她，我願和你決鬥。

他放下他的刀子。

軍人：（慢慢地）朋友，你做你的，我幹我的。我們兩個人幹的，恐怕是兩條路吧。

少女：（懇求着）傑米！

男子：（握着拳）我不要他的施捨。我只要我能得到得到的東西。

軍人：德茜，我們倆，你要誰？

少女：（用手掩着面）啊！他！

軍人：你看，朋友！放下你的手吧。這只有笑了。你我都曾心裡明白。笑，朋友！

男子：你這個可惡的東西！

少女跳到他身邊，用手捂住他的嘴。

軍人：沒有用的，朋友！我不能那樣做。我說過我今天要笑，我一定要笑。我已嘗過了一切，種種不同的味道。我已受過悲慘的生活。不能再過那種種生活了。快活起來，朋友！太陽在照耀着！他轉身走去。

少女：賈克，不要深怪我吧！

軍人：（向後看）不要怕，親愛的！快活起來！再見了。

願上帝保佑你們！

他唱着，順着綠道走去，又是這個歌：

今夜我將到那裡，

那裡有原野白如雪，

琵琶在鳴奏，黑人在歌唱，

整個的世界光明快樂。

歌聲漸漸隱去。

男子：他瘋了。

少女：（向籬道望去，兩手握着）太陽感動了他，傑米！

幕下（譯自高爾斯華綏全集）

「四一劇社」成立會觀禮記

· 林孖 ·

· 聚集了五十多位愛好戲劇的人，為劇運前途開誠佈公的暢談着。



· 四一劇社成立會紀念 ·

四一劇社陣容：

董事長

張鐵筆先生

董事

陳綿先生
朱樂洛先生
齊我軍先生
張鳴琦先生
修品心先生

張鐵筆先生

喻熙傑先生

凌撫元先生

林蔚廷先生

傅惜華先生

朱青紳先生

李杜流先生

宗成之先生

陳語天先生

陳重光先生

蔣漢澄先生

邢振鐸先生

范勛陽先生

吳寧靖先生

王石子先生

張鐵筆先生

李雲子先生

王相先生

吳文德先生

王石子先生

筆者很幸運地能够參加了「四一劇社」的成立大會，使我感覺到非常地榮幸，現在把會場的印象寫在下面：

在東城青年會的樓上一百號，歡聚了五十多位華北的文化人，進門之後，話劇界的先進和文化界的份子都團團圍坐在那裡，彼此很誠懇地談着，所幸我到了會場時還不會開會，我簽過名之後，便悄悄地坐在一個角落裡，才靜聆諸先進的意見。

當接到了「四一劇社」的請帖之後，那時天氣已然變成很黯淡，使我在猶豫着星期日的召開成立大會，是否是要爲着天氣受阻呢？一直到當日的上午，依然有着這個觀念；等到吃過早飯，天氣突然開朗，使我的希望也隨之增濃了，便很興奮地向會場去。

氣，大家正在情緒濃厚的時候，由該社的社長（也就是「中國文藝」社的社長）張鐵筆先生主席，宣佈開會，他的面龐有着極深刻的皺紋，好像有了一條紋便增加了他的一層經驗似的，造成了他的沉着，有思想的一個學者。在開會之先，由他先介紹參加大會的：

(以到會先後爲序) 傅惜華，王石子，陳光，吳文德，陳琰，陳綠鸞，楊語邨，劉雪蘭，林桐，慕容慧文，陸柏年，李雲子，陸桐年，馮廷寬，王作鑄，管翼賢，王相，秦瑟，景壽仁，謝人堡，顧嘉恩，陶慎言，顧湛，劉乳燕，黃道明，李堯生，李蕾，李蕪風，高郭，查顯琳，朱英誕，趙今吾，湖梅，陳萃芬，張鳴琦，蔣漢澄，陳驥形，林敬廷，陳綿，朱耀洛，陸岳年，馬進，劉棟，松亞慶，姜英，洪偉明，洪媽，魏廣，麥靜諸位先生，自然有極幽默的口吻，介紹之後致開會詞，說明了「四一劇社」的成立的動機：

「談到四一劇社的成立，是從編輯『中國文藝』的過程中，感覺到的是收到了許多劇本而不能上演的遺憾，產生了組織劇團的理想，所以聚集了喜愛話劇的同志，在一九四一年成立了『四一劇社』；至於本社的工作上，絕對是站在戲劇藝術的立場來從事推動戲劇運動的一個小的力量，絕對不受任何人的支配，也沒有任何的背景，而是一個純藝術地從事話劇運動的團體……」

這樣子給予了參加大會的人們一個新的認識，繼由該社的副社長李雲子先生報告籌備的經過；這位先生是一個有着和藹的面型的一位青年，對於一切的事務都是在和氣中來完成的，而且他又是有着有始有終的一個肯負責的個性，所以在他起立報告籌備經過之先，先向大家要求不必嚴肅在聽他的談話，而要求大家在一邊品茶，一邊進點心，一邊再聽他的報告；當由該社的總務部長王相先生，臨時充任招待，我們由他的虛心誠懇，在向每一個人請茶的和藹態度上看來，他確也是一位有漸養負責任的青年，在他的招待的忙碌下，大家開始動嘴，這時的空氣也是由嚴肅中，演變成了一種溫暖而愉快的氣氛！

報告籌備經過是很有趣味的，他說：

「組織四一劇社最初是想多增加一個幹戲的團體來充實劇運，後來又和一個劇場的主人談過合作的事（該劇場建築是比較合理的，而且祇有四百多個座位。）這自然也不是一個極簡單的工作，又不是像

個人這麼一個庸材所能擔負得起來的，所以先想成立一個劇社，然後再慢慢地請教各位先進來完成了小劇院的工作。因爲個人總覺着要站劇有着更大的推動力，至少應加濃了多次上演的空氣，像過去半年演一次的推進劇運的工作，總不是一個澈底的辦法。因此，我便想到在各位先進的指導下來完成這個信念；但是突然地使小劇院出現，在各方面都是沒有把握的，所以先從「四一劇社」的組織，聯合了全北京，其或全華北的對戲劇有着修養的人們的合作，才奠定這個小劇院的基礎。這也可以說是我們成立「四一劇社」的一個奢望，一個大的企圖！在組織上我們覺着幾個人的力量並不够的，在未成立之先，已經去各方面請示珍貴的意見，並且組織了「董事會」爲我們的指導者；這或者或者會獲得整個文化人的同情和整個劇人的開誠佈公的來合作，也許小劇院能够出生，更不至於夭亡……」

接着由主席更加以詳細地表明，爲了經濟時間的關係，用了座談會的方式，該社願誠懇地接受意見，第一個發言的是研究舞台裝置的專家張鳴琦先生，張先生穿着中國式的長袍，胖胖的臉龐，帶着一副寬黑邊的近視眼鏡，態度的自然，實在是有着藝術家的手采；他吸着的是「No.1」烟，道地美國貨，一隻大概是角來錢，聽說他的唯一的嗜好就是吸好烟，沒有好烟抽，舞臺面實難產生，他笑容可掬說出一篇大道理來：

「對於「四一劇社」的希望是很大的，固然劇社的主要工作是要經常地公演，但是也不能忽略了其他的工作，我的至少的要求，要有以下的活動：

「第一應以「四一劇社」爲中心，爲基礎，組織「演劇協會」；這個協會應該是由官民一體的來合作。因爲有了這個組織才能够使演劇運動在政府方面可以順利地進行，同時更能獲得了劇人的保障和彼此間的聯絡。」他紙了紙口唇，繼續地說：

「第二點是關於戲劇的啓發事業，這方面自然是比較困難的，但是

也應該努力使牠實現，那就是要組織一個「演劇的博物館」和刊行戲劇刊物書籍的事情。

「第三點應注意的是劇團因「指導人材的缺乏」，及「需要演出費」的關係，造成了很慘的局面。在此可由我們組織一個「服務部」，負責演劇工具的租借，幫助介紹或負責導演等工作的人材，並且代辦一切與戲劇有關的書籍。

「第四點可以舉行演劇競賽，這能使演劇運動推動上最有力的一個組織，這件工作在業餘的劇團也許很難作到的，應該是先由職業的，或是學校的劇社為起始。」張先生很吃力地說了他對四一劇社以及對整個劇人的希望，才覺着透過一口氣來，又很興奮地繼續地說：

「關於今後話劇應走的方向，欲使演劇運動開展，依個人從事戲劇運動的十餘年的經驗，應該走向「寫實主義」。因為在許多的劇本，她底思想都是些無用的灰色氣味，有了這種戲的上演，可以把劇場的愉快氣氛完全趕出去了；再進一步地說，也就是一般人不願意到劇場去受教訓，所以，最低限度，話劇應使觀眾愉快！」

張先生對於話劇所抱的誠懇的態度，談話時使全場的人都安靜無聲，等到說完了話，大家才喘了一口氣，接着一陣強烈的掌聲。

繼張鳴琦先生談話的是陳綿博士，這位先生的外表上已經十足地表現了戲劇家的氣味，他帶着一副近視眼鏡，臉龐胖胖的，但是從他底銳利的眼睛中看出他學識的豐富，而且在他底口齒上更顯示出許多「動作」的表現，他一邊嚼着花生豆，一邊說着：

「大家都知道我的號是「陳伯早」，後來人家都把這個名字讀得成了「真不早」！這原因是爲了自己參加集會的時候，老是比旁人晚到的，真對不起！」

「現在說到正題，按這一次「四一劇社」的成立，集聚了這麼多愛好新戲劇藝術的人們，真是多少年來沒有的現象；可是我們大家看得出來的，話劇運動在北京總是苟延殘喘的，雖有熱心的青年，失敗

了又幹，以致話劇到了現在還不會死？所以在現在如果再不加緊努力，恐怕就不能再整頓了。」陳博士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轉入一個新的方向：

「說到「話劇明星制」也是很正確的，過去忽略了這一點也是錯誤的，兄弟和唐槐秋先生起初試驗着以一個團體爲單位，決不希望以某人爲單位。這是過去的事，將來也希望四一劇社成立之後，對於演員的信念應該加以考慮，決不能在演員方面用某種條件的號召（譬如演義務戲似的以某某名流，或是某某名團爲號召的。）而是應該努力訓練演員的修養。再有關於能有一個固定的戲院專演話劇，這是推進話劇運動上，抓住了一個大的力量。

「之外，對於觀眾在思想食糧也非常地重要，均應走上寫實的路上去，以供給給觀眾缺乏的食糧。綜起來說：希望四一劇社對演員的訓練必需注意，同時更應集中力量，謀一個固定的園址，且藝術家的嫉妒心太重，應接受批評。」

這是多麼珍貴的意見呢？所以熱烈的掌聲震得窗子上的玻璃都響了。但於這時，時鐘已經四點了，因爲這間房子還有其他的用途，於是主席宣佈先拍照留個紀念，照完像以後再挪到一百〇二號房繼續要求更多的意見；因此大家便忙着擺姿勢上鏡頭，攝影家李堯生和王作鏞二先生正在預備放鏡的時候，一開門，管雲賢先生也在百忙中趕來了，大家便異口同音地喊着：「董事長來了，來得湊巧，照個像吧！」陳綿博士說：「我來得就够晚了，您比我來得還晚！」管先生也歉疚的說：「實在太忙了，對不起大家！」陳博士便以幽默的口吻答道：「哪兒的話呢！」說得大家都笑了。

挪到一百〇二號房以後，因爲一部份人另外有事，便告辭了，一部份人們還在興趣很濃厚地在繼續探討着實際的問題。這一次的主席，因爲張鐵筆先生還要到公理會去做禮拜，便改由王石子先生主席。他有強健的體格，沈着的態度與週密的思慮，而是一位從事研究和

創造文藝的一個有力的份子，我們由他的談話中不難看到我們所期待他的，是很容易償還的了。

這時王相先生又誠懇地招待，請茶，讓點心，把一碟一碟的分着送到每一個人的面前請大家吃，他的這種懇懇地招待，真使我們表示萬分的謝意。

在這屋裡第一位發言的是致力於戲劇理論的專門家朱澤洛先生，他穿了一件藍緞面的袍子，很顯示着沉毅的態度，但是我們由這態度上已能知道了他是一位有修養的學者，他開頭便說：

「第一不能登台演戲，第二對於舞台裝置更不懂，寫理論也不過是人云亦云，所以願意站在外行的地位來說幾句話：第一應加強新戲劇運動，因為在中國各地方都比較北京濃厚，北京又是在啟發時代，所以應對於 ⊙ 表演出來給人家看。 ⊙ 在文字方面要確切地宣傳，這自然是因為社會一般人不明瞭話劇是什麼，所以要介紹他普通化。同時在宣傳的理論上應該是高深一點的，應適合於中學生閱讀的。 ⊙ 應組織戲劇圖書館；譬如陳先生洋味，張先生土氣，本人老實一點，再如理論的文字，劇本，翻譯作品；把從五四運動以後的系統地列出來。 ⊙ 希望各戲劇團體合作，貫徹始終，把自掃門前雪的惡習完全掃盡了。同時更希望「四一劇社」能以像今天的精神似地永久一致地來幹戲。」

一陣熱烈的掌聲之後，接着是北京劇社社長魏石凡先生的談話：「四一劇社是組合的意思，應向此方向努力，本人並非話劇專家，但是對於幹戲總應該有着一種精神一致的趨向。不要「祇說不練」的方式，應採取「科班」的精神，一生一世為話劇努力，希望「四一劇社」有着偉大的表現。」這種自期期人的偉大精神，在意義與精神上都有着熱誠的意味，自然又博得了熱烈的鼓掌聲。

這時時間已經是很晚了：許多位小姐們都要變換一個新的環境，便由陳光小姐帶領着她們走出了一百〇二號的房子；記得看過陳小姐

很多的戲，尤深的印象是「日出」中的「陳白露」，今天能够瞻仰了她本人的风采也是十分覺着榮幸的，她今天的態度就更覺着是十分靚的了；下面接着是請邢振鐸先生談話，邢先生也有着魁偉的身材，抱着他最心愛的小貝貝，還很熱心地來參加，真是格外增加了興奮的氣氛！邢先生是介紹「雷雨」第一次上舞台的人，也是翻譯日文本的譯者，同時也是對話劇有着多年修養的一位「幹將」，他本來想說很多的話，後來因為小貝貝不太高興他的爸爸多嘴，只說了下面幾句近於祝詞之類的话：

「本人回國後，聽到「北京劇社」的大名，又能看到了公演，很是安慰！但是在力量未免覺着有些薄弱，本次看到一個比較大的組織「四一劇社」成立，將來一定會有好戲看。」

接着是對舞台裝置有着實際經驗的馬君青先生的談話，他的頭髮永遠似乾柴似的那樣亂，說話老喜歡「慢」，就讓是有怎麼值得着急的事，所以記載他的談話，可以不必用速記，他說：

「把所有的力量合起來努力一下，也許更能有進展，我們要探討為什麼不能合作的原因？為什麼許多人都拿牠為開心的東西？這自然是從事戲劇運動的本身作的不够，或是錯誤，或是投機的心理。能犧牲個人的意見，集中這剩餘的微小力量，在工作表現上也許能強一點。四一劇社的李雲子先生會說過要約集留在華北的所有戲劇愛好者集合在一起，大幹一下子的話，我也表示同意。」

真的，這些話是對的，我記錄之餘，也說了這句話，對不起，下面再記下去吧：

陳綠琴先生穿着一身咖啡色漂亮出眾的西裝，和先退的新詩作者查顯琳先生有着同樣漂亮的光彩，現在既然是退席了一位，那麼陳先生就更覺着有丰采了。可是不但人和衣服都漂亮，而且談話也相當地漂亮。

「旁人談話時人多，比較容易，我談話時人少，而且又都是支持

劇運者，對內行說話就比較更難了；所以我祇希望不要「竟說不練」，而要「既說且練」，但在演出上是應該比較嚴肅的，而要真實地去幹！

這些寶貴的意見，使這間幽暗的小屋也呈現了朝氣，於是大家仍是興緻勃勃地討論着具體解決首次公演的事情由陳綿博士把他所翻譯的「復活」作了一個解釋：

「關於復活」一劇的內容及技巧上都是相當成功的，我所譯的是從法國巴大葉改編所譯來的，田漢先生的本子是根據了托爾斯泰的小說改編的，但是不如巴大葉改編的好，因為在田漢的本子中有着長篇大套的講演式的對話是欠妥的。再有關於演員方面約需六十人，在過去「中國旅行劇團」演出的時候，因為演員少，所以一個人兼飾數角

，但希望「四一劇社」演出不必兼飾。關於舞台裝置是很華麗及見匠心的，所以可以請張鳴琦和馬君青二先生於極成功的計劃下搬上舞台。」

至此，窗外的天色已經昏黯下來，這些愛好戲劇的同志祇是一味地興奮地談着怎樣演出「復活」的問題，而忘了時間已經是很實了；於是大家才從這個濃厚的氛圍中分手了。

我參加了這一次的歡聚使我能夠聽到了各專家的談話，使我感覺到萬分的興奮，因此便當日將情形記下了這一點。

（編者按）本刊發印時，「復活」一劇已因某種關係未允上演，刻已準備上演曹禺新作「北京人」，現正積極在製做舞台用品及排練云。

編後話

編者

我們很喜歡，這一期裡我們又發見三位新的寫作的朋友，——歐陽斐亞，紀楚，燕弟，他們三個人充分地表徵着自己，比如個性，風趣，思想和生活環境，都刻劃的很真切，希望今後能再從這幾個

人身上找出一些新東西。
x x x x
下一期，就是下一年的第一期了，本

刊預備延請在消逝於我們背後的這一年裡會寫我們寫過文章的幾十位基本青年作家們拿出他（或她）們的近影給讀者看看，更請他（她）們說出自己的身世與下年中的理想，使讀者們知道這些人是懷着一個什麼心緒從來活在怎樣一個社會角落裏的人。

x x x x
這是本年來的末一期了，以編者的責任說，我們很慚愧，這距離我們的希望還差着很長的尺碼，邁過這個年去又是一個

新境界，在編者心裏已經給自己擬了一個新圖樣，好在先輩們給我們留下過許多模型，我們去學學他們，可能地再自己多表現一點，那怕是幼稚的呢。

x x x x
現在年末了，如果十二月號以前的稿費，倘未收到，請即日，來函給編者或直

酒是烈性毒物

傷損胃腸 擾亂神經

縮短壽命 貽害子孫

充足體內營養抵抗頑強酒毒

目前，華北各省市已展開了自肅運動，規定時間，販賣酒類，禁止飲酒，我們姑且不談這種種節約對經濟方面有什麼裨益，只說禁止飲酒這事，對於我們的健康確有着相當的益處，因為酒是純刺激物，於身體健康最有妨害，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乘此自肅運動的時間，筆者願以公餘之暇與各界談談酒對人類的害處及健康確保的辦法，或者這也是一個合宜的話題吧？

酒，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醇（酒精），醇是一種易於發揮的液體，具有強烈的滲透性，也即所謂刺激性，所以喝到嘴裡，一定要感覺熱辣而狂烈，黏膜受到興奮的鼓舞，因而唾液分泌增加，吃飯時飲用酒漿，能夠興奮舌及顎部等神經，這種刺激能使人嚐到食物的味美，因此人們都把酒漿視作有益的東西。

酒在胃中可使胃細胞興奮而分泌加多，但胃液裡面的鹽酸量仍然如常，而蛋白醇反而減少了。同時也因醇能令血管舒張的作用，故能使醇被吸收較快，醇實在並不增加胃的運動反有遏止其節律運動和減少胃緊張的趨勢。飲用未熟酒液危險尤大，一方面足以減少胃液的功能，一方面黏液分泌增多，能夠阻礙消化，成慢性或急性的消化不良，所以胃酸過多，或有胃潰瘍症（胃痛）的人都不宜於飲酒。

醇對腦神經直接發生的現象，最初是興奮神經，渡過這時期達到被阻時期，感覺和理智呈現不共濟的病態，以致辨別力及約束力都已失去，諸種器官機能亦行遲鈍，甚至全身麻痺，失去知覺，中毒過深則脫力而死亡。

常時飲酒的人，往往能鍛鍊出「海量」的本領，這時飲用大量酒液，也不妨害他的神志，不過這種人早已種下了病害，如舌部起有厚苔，嚼覺失

去，胃力減少，並且惡心，嘔吐，頭痛不能入睡，心靈受阻，能力低減，常感口渴，如再長期飲用多量的酒，則體內一切組織便漸漸有毀壞的變態了，如肝變硬症，慢性胃炎，慢性神經炎，心臟炎，心臟缺少脂肪，邊際神經炎，各種骨髓及大腦，動脈管等的硬化等，並且飲酒的人對於傳染病的抵抗力減少，遇輕微毒力的致病菌便易於致病，據調查所得，酒徒患肺和肺結核症的死亡率比常人特別高，酒能縮短一個人的壽命，至少能減低其人的生殖力。慢性飲酒的中毒者所生的子女，因為受到遺傳的影響，常是白痴或是夭亡，所以解酒不但自身有害，且對子女，社會，民族都有間接影響。

總之，酒是大家公認的一種激烈性的毒物，凡是自愛愛國的人，就該避免飲酒，爲了民族，爲了國家，酒的出產本應根本斷絕，無奈烟酒一類東西在社會上已佔有相當地位，而酒液亦有醫理作用，很難根本取締。當前人們的吸煙飲酒，都已相沿成習，尤其是友朋宴會的時候，總免不掉要以勸酒或強飲而爲樂，少飲或忌飲太濃的酒，此外，我們這裡再介紹一種避防酒毒維護健康的辦法，請大家注意一下。

飲酒本來是有害健康的，尤其是身體虛弱，營養失調的人，更容易接受酒的毒性，酒的毒性特別狂烈，即是你很康壯，如常飲酒也會妨害健康，首先傷及胃腸與神經，如果你常服「若素」的人呢，即避免種種險象？因為若素含大量營養，對人體可盡補助健康，充實體內養的職責，且若素有可分解酒毒的特效，不論飲酒較多或偶飲濃烈酒液，對於一個服用若素的人，絕無危險，且不會有酒後百般病象。

若素不只能抵抗酒毒，即烟毒，鴉片毒，以及其他一切毒性，都能予以強有力的解化，並且「若素」專治療並預防胃腸諸病，肺病，神經衰弱，失眠，貧血，腎水不足，精力缺少，婦女妊娠，小兒百病，老年虛弱以及一切衰弱病症。

若素代價低廉，每中瓶三百片，可服二十五日，售價一元七角五分，各地藥房均有出售總批發處在北京東單新開路中國若素製藥公司及濟南市緯三路若素公司營業所。

本刊廣告刊例

種 別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面內面	70,00	40,00	20,00
目錄前後	50,00	30,00	15,00
封底內面	60,00	35,00	20,00
封底外面	100,00	60,00	30,00
普 通	40,00	20,00	10,00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面議，
 鉛版，銅版及木刻均由刊登人自備，
 本刊代為設計製圖不另收費。

本刊內政部登記証民字第八七號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中國文藝

第五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五日發行

編 輯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卅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 本期實價四角 •

全年四元五角 • 半年二元四角

郵 費 在 內

強身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殖之要素。

強力維他命A 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 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雞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豬肝之効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聖魚肝粒
哈利巴

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